

四明圖經序

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

由而一日所不可闕者也蓋天下之阨塞戶口

之多寡不有載籍以著其所以然則所謂阨塞

多寡者雖欲具知而不可得此博古之士所以

勒成一書以昭後世而傳無窮也爰自大觀元

年

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
於是明委郡從事李茂誠等撰述故地里之遠



近戶口之主客與夫物產之異宜貢賦之所出
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
江湖橋梁坊陌微而至於羽毛鱗介花木果蔬
藥茗器用之類莫不畢備書成未幾而不幸厄
於兵火遂使存者亡全者燬前日之所成者泯
然而不見

制置直閣張公治明之二年政成民和郡以無
事迺登黃堂而歎曰明之為郡亦久矣在古為
餘姚之墟在漢為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而即

鄞置縣開元中而即縣為州山有四明洞有梨
洲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僊虞喜之所廬有
任奕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瑄之德政有

建隆郡守康憲錢公億之墓有

熙寧宰相荆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勝槩章
章在人耳目者未易以縷舉而圖經則闕焉詎

不可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哉

公乃分委僚屬因得舊錄更加採摭纂為七卷
又以篇什碑記等為五卷附于其末噫年歷四

十餘守更數十政其間非無銳意立事欲作為
一書垂之永遠者或因循未暇今
公啟是念於黃堂之上財六旬而編帙粲大備
鳩工刊木昭示將來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堅而
用意到疇能有成哉

乾道五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新處州縉雲
縣主簿主管學事三山黃鼎序

四明圖經卷一

總叙



上明州

奉化郡奉國軍節度
治鄞縣

本屬會稽古

舜居後為餘姚之墟初夏禹會諸侯於江南執
玉帛者萬國上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因
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周禮東南曰揚州又曰揚
州之鎮山曰會稽明乃會稽之東境自勾踐滅
吳稱霸其後越為楚所滅子孫散于會稽甌閩
之間分有故越之地秦并百粵罷侯置守分天

下為三十六郡曰會稽郡者兼吳越而通稱也
漢興封劉賈為荆王賈為英布所殺遂以劉濞
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國除乃復為郡治於
吳又嘗封閩越王之子搖為東甌王元鼎五年
東甌國除因以其地并屬會稽而立東部都尉
治鄞其徙章安章安今奉化之南也成帝陽朔
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盜又徙句章王莽改鄞
為謹順帝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為
吳郡其會稽郡領山陰會稽鄞烏傷諸暨太末
上虞剡餘姚句章鄞章安永寧東侯官十四縣
吳郡會稽於是始分而鄞鄮句章三縣皆會稽
之東部即今明之地也故自兩漢而明越皆為
會稽郡魏晉以來蔑有變更隋平陳廢鄞以地
隸吳門總管府高祖武德四年始析句章縣為
鄞州八年廢鄞州為鄞縣隸越州明皇開元二
十六年探訪使齊澣始復奏請為州以境內有
四明山故號州為明而郡名奉化屬浙東觀察
使首命秦昌舜為刺史天寶元年改為餘姚郡

肅宗乾元元年秋七月復為明州仍兼浙東觀察使舊治鄞縣今阿育王之西鄞山之東城郭遺址猶存代宗大曆六年三月海寇袁晁作亂於翁山而鄞久弗能復乃移治鄞鄞東取鄞城財三十里領縣五日鄞曰奉化曰慈溪曰象山象山本屬台州神龍元年始來屬曰翁山是年翁山縣廢穆宗長慶元年浙東觀察使薛戎上言明州北臨鄞江地形平隘請移郡於鄞縣置其元郡城近南高處却安縣從之而移否莫得而知昭宗乾

寧二年錢鏐為鎮東軍節度使五代朱梁嘗為望海軍開平三年分鄞縣置定海縣厥後錢元瓘自號為吳越王據有兩浙十三州之地漢乾祐二年吳越王錢俶命其弟億判四明聖宋受命建隆二年陞為奉國軍復授億節鉞以鎮之億為節度十有八年至乾德五年終于任猶子惟治實襲其後太平興國二年吳越王納土歸圖籍十有三州而明居其一朝廷改授惟治鎮國軍節度使自是始用文臣

為太守熙寧六年奉

勅割鄞縣之邊海富都等三鄉剏立昌國縣元豐元年又撥定海縣金塘一鄉隸昌國故今縣有六鄞奉化定海慈溪象山昌國六縣風土物產古今人物寺觀祠宇亭傳場鎮江湖河堰地靈古跡隨縣開列于後以傳不朽

分野

案後漢志自斗六度至須女四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分野故虞翻曰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之為州實越之東部觀輿地圖則僻在一隅雖非都會乃海道輻湊之地故南則閩廣東則倭人北則高句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東出定海有蛟門虎蹲天設之險亦東南之要會也

風俗

按隋書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魚與稻以漁獵為業雖無蓄積之資然亦無飢餓之患信鬼神

好淫祀小人多商販君子資官祿市廛列肆埒
於二京人雜五方故俗頗類京口東通天會南
接江湖西連都邑亦一都會也其人本習戰號
為天下精兵俗以五月五日為鬪力之戲各料
強弱相敵事類講武會稽郡亦然川澤沃衍有
海陸之饒珍異所聚故蕃漢商賈並湊君子尚
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蓋其風
氣所尚也

城池

明之羅城舊云閩粵無諸所築夏侯曾先謂劉
牢之築以塞三江之口西城外有城基上生竹
篠俗曰篠牆即故基也今羅城周回二千五百
二十七丈計一十八里西與南則環以水東與
北則繞以江晉末孫恩海寇也其犯會稽則由
上虞以入不由乎明州者亦以此城據三江之
險云

子城

子城周回四百二十丈環以水麗譙揭奉國軍

之額太守潘良貴書州樓揭明州之額舊錢
氏書今潘良貴書州治以奉化縣之金城山
為外按山而以城中之鎮明嶺為內按山後
坐慈溪縣之驟騎山山以張驟騎而得名蓋
後漢時人也奉國軍樓中有刻漏皇朝慶曆
年太守王周重修是時王文公安石為鄞宰
嘗銘之其後歲久差舛不可信紹興辛巳太
守韓公仲通訪得吳人祝岷考古制冶銅為
蓮漏至今用之有記刻于石簽判許克昌文

也

祠廟六

靈應廊即鮑郎祠也舊曰永泰王廟在州南二
里半按輿地志云鮑郎名蓋後漢鄞邑人為
縣吏嘗俾捧牒入京留家酣飲踰月不行縣
方詰責已而得報章果上達審究實然既死
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盍開吾塚
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
第無氣息耳冥器完潔若日用者塚之四旁

燈然不滅膏亦不銷郡人聚觀咸怪神之立
祠以祀梁大通間有奴賊名益誕唱誘群盜
有衆三千號奴抄兵寇會稽永嘉臨海鹽並
海郡邑咸被其害官軍累邀擊不勝賊勢益
張定襄侯蕭祇為刺史神忽見形因巫語祇
願助討賊祇乃施帷帳迎神置于譙門形雖
隱而言與人接越三日告去語祇曰當以八
月十三日破賊奴抄果以是日至餘姚舟膠
於江衆陷於淖潰々如醉官軍悉繫縛之若

拾遺然祇奏其異武帝遣增大祠宇日以益
盛唐聖曆二年縣令柳惠古徙祠于縣會昌
中刺史張次宗嘗撰記皇朝崇寧二年尚書
豐稷奏明州鮑君永泰王廟額犯哲宗皇帝
陵名乞改額內永泰二字為靈應

勅如其請至和八年太守徽猷閣待制樓异
以兩暘順時有禱輒應奏請王爵加惠濟王
宣和四年太守直龍圖閣李友聞因睦寇竊
發驚擾鄰邦本州終獲保全繫王之功奏請

加封於是加威烈二字又至六年侍郎路允
迪使高麗舟舩安濟奏請再加忠嘉二字建
炎四年車駕巡幸奉

勅加廣靈二字今稱靈應忠嘉威烈惠濟廣
靈王

純孝廟東漢孝子董君祠也在州東南十五
步唐大曆十二年立刺史崔啟為之記徐浩
書君名蹟其孝行之大已見于徐浩所書之
碑今祠宇即其故宅先是其母塑像在南郭

外草堂中康憲錢公億因訪問而知之迺迎
歸孝子廟以伸崇奉且具其事實請於朝乞
加廟額於是

勅封為純德徽君之廟也徐浩所書碑蓋郡
中之寶也今舊石不存獨簽判韓嘉重刊石
在廟中耳

飲飛廟在州北一里二百步鹽倉之西昔有碑
今亡故神之姓氏邑里無傳焉淮南子云荆
有飲非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渡江中流暴風

揚波兩蛟夾繞其舟飲非謂柁舩者曰嘗有如此者而得活乎曰未嘗見也於是飲非瞋目勃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也不可劫而奪之此江中之肉腐朽骨棄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荆爵為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戰腐肉朽骨棄劍者飲非之謂乎按皇朝建隆中鄆令金翊纂異記謂唐武德時以此郡為鄆州至開元中改鄆為明郡名奉

化城甬東地名句章軍號飲飛考此則飲飛廟者蓋出於當時之軍號而軍必有將之者往、有功於人故人為之祠云大觀之初本州所編九域志乃引淮南子所謂荆有飲非不知淮南子之非實非是之非非飛走之飛今廟新榜遂稱荆飲飛侯豈非好事者附會其說而增以荆字歟

水利

城之河渠蓋一水自它山經仲夏而入南門一

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滄潦泛溢則
城之東北隅有堰以洩于江堰開猶存二水
之城為州民之利今猶昔也

皇朝天禧間許俞作李侯夷庚開河湖記言
廣德湖水也元祐間舒公龍圖直為西湖引
水記言它山之水也其後檢正王公庭秀作
河渠說則兼言二水之利開河記曰廣德湖
者舊為官職田之所廢穿百三十六盜洩四
注中不涵瀦耨之為畎畝之地蹂之為芻牧

之場公於是官占民侵之所及芻牧之所踐
者盡命撤廢禁不得之亘之以巨防環之以
長堤築捍堅固導洩有方均之以高下周之
以遠近自郭之內家映修渠人酌清泚湜湜
之流周環四來潤下不竭澄源有歸又引之
於州北隅鑿兩池以亭之雖炎曦下爍河流
交絕而茲池不可也引水記曰鄞縣南二里
有小湖唐正觀中令王君照修也蓋今里俗
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

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為州瀕海枕
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
湖所以引它山之水為旱歲備也

州城內古跡七

郡之子城內亭宇中舊有唐刺史王審德政碑
李舟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玉筋篆額遭建炎
兵火石已斷缺不全今在郡樓之下此碑與
董孝廟徐浩舊碑皆是所寶也

州定進思堂之西壁外有唐柳公權書金剛經
刻于石而龕之

蛟池在州之北故老云嘗有蛟自江來窟於此
人患之故其旁立飲飛廟以鎮之池今為居
民所侵埋塞無幾矣

鎮明嶺在州南一里三十步州之內案山也上
有佛亭皇朝天禧中太守李夷庚能地理之
學以州無案山故直州之南累土為阜高大
名曰鎮明嶺此蓋夷庚因其舊而增之耳非
創為也其後往來者憚於登陟日削月夷特

餘土坡於其側耳

競渡湖即開元寺西之小湖也昔有黃鍾二公競渡於此故後人以名其處亦呼為小江里又曰汾江里也

清瀾池在州衙前直奉國軍之門錢恭惠王在鎮日嘗浚之以為禦火備太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泥蓋鎮明嶺之卑薄壯內案山之勢池與州學判水池春間蛙不鳴俗傳以謂李侯夷庚以法禁之也

西湖在州南六十步舒公龍圖亶嘗記其事以為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歲月皆莫得而考湖中有汀洲島嶼凡十曰柳汀曰雪汀曰芳草洲曰芙蓉洲曰菊花洲曰月島曰松島曰花嶼曰竹嶼曰煙嶼四時之景不同而士女遊賞特盛於春夏飛蓋成陰畫船漾影無虛日也

賢守事實十二

唐開元二十六年齊幹既請置明州更為潤州

刺史招集流民五百戶置此以安輯之
正元九年刺史任侗修治廣德湖田四百頃
大和元年刺史于季文築仲夏堰溉田百頃
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建跨江浮橋五十五丈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明州舊貢蚶走驛達于長
安郵卒不勝其疲稹奏罷之

王宓為刺史德政可紀李舟為之記事見于碑
刻

皇朝建隆間廣德湖湮塞康憲錢公億請于

朝用工濬治築為塘岸周回一萬二千八百
七十一丈

它山堰損若不可修公跪請于神復得存固
天禧中直館李夷庚為太守修治東湖與廣德
湖水利通濟有功於民
政和間太守樓异明人也被

命再任繼而睦寇猖獗蹂踐鄰郡公備禦有
方六邑無犯

紹興八年太守仇公愈當兵火之餘復省建州

學與鄉士大夫行鄉飲之禮邦人乃立祠于學

乾道五年太守直閣張公津憫鄉飲酒之禮久廢迺以正月二日率郡僚與鄉之士大夫及士人之客寄是邦者即州庠行釋菜之儀盡致敬之義然後叙齒會拜于講堂三爵而退自此遂為常規云由是邦人復共立祠于學焉

四明圖經卷二

鄞縣

望鄞縣古越地之東境國語曰吳更封越東至于鄞秦平百粵以其地置鄞縣屬會稽郡吳越春秋謂越有赤堇山故加邑為鄞漢武帝元鼎五年會稽東部都尉治鄞其後徙章安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王莽改曰謹後漢改為鄞縣居鄞山之陰既而復為鄞縣晉太康中戶一千六百六十隋平陳縣廢併其地入句章縣屬吳

門總管唐武德四年復分置更名鄆縣蓋古句

三縣之地故其後屬鄆州八年州廢還屬越

州開元二十六年又為鄆縣於縣置明州元和

中定為上縣

皇朝為望縣元十八鄉淳化元年分為萬齡為

二鄉曰老界曰手界熙寧中割六鄉靈巖太丘

海晏富都安期遼萊疑定海昌國今十三鄉

鄉里村附

十三鄉管里十三村二十一

武康鄉

東安鄉

清道鄉

萬齡老界鄉

萬齡手界鄉

光同鄉

桃源鄉

鄆塘鄉

陽堂鄉

翔鳳鄉

豐樂鄉

通遠鄉

句章鄉

武康鄉在州城下管小江里

東安鄉在州城下管白壇里

清道鄉在縣西一里半管里一村二

橫山里

高橋村在縣西二十里

沈店村在縣南七里

萬齡老界鄉在縣東五里管里一村二

赤城里

盛店村在縣東一十五里

尚書村在縣東一十里

萬齡手界鄉在縣東南一十里管里一村二

赤城里

張村在縣東南二十里

鄧橋村在縣東南四十里

光同鄉在縣南一十里管里一村二

清林里

北渡村在縣南二十五里

櫟杜村在縣南二十里

桃源鄉在縣西二十里管里一村二

石馬里

黃姑林村在縣三十里

林村在縣西四十里

鄞塘鄉在縣南二十五里管里一村二

姜山里

姜山村在縣南三十里

銅盆浦村在縣南二十五里

陽堂鄉在縣東三十五里管里一村二

太白里

寶幢村在縣東三十里

東吳村在縣東三十三里

翔鳳鄉在縣東南四十里管里一村一

滄門里

隱學村在縣東南四十五里

豐樂鄉在縣東南四十里管里一村二

石柱里

乾坑村在縣南四十二里

故干村在縣南四十五里

通遠鄉在縣西南六十里管里一村一

李洪里

環村在縣西南五十里

村名舊犯
欽宗廟諱故改

句章鄉在縣南六十里管里一村二

夕陽里

高橋村在縣西南五十里

市中村在縣西南六十里

御書四

阿育王山廣利寺在縣東三十五里晉義熙元
年建皇朝大覺禪師懷璉居之法席鼎盛名

聞天下皇祐二年懷璉入居東京淨因禪院
仁宗皇帝命召對化成殿因賜食 禁中及授
以

御製釋典頌十四篇并提綱語白治平三年
英宗皇帝內降劄子許歸本寺熙寧三年廼
建

宸奎閣奉藏所賜

御書且被

昔歲度僧一人寺有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塔

內有一角金鐘舍利在焉寺之東北峰上有佛左足跡距寺一二里輪相分明今為石宇以覆之傳者謂迦葉佛之跡也寺有東塔院相去二里即劉薩訶所禮舍利塔湧出之處西塔院去寺五十步其塔唐明皇時建也聖功院本崇教院也周顯德元年建在縣西南四里半皇朝至道元年

真宗皇帝詔內侍裴愈訪名山聖迹寺院恭藏

太宗皇帝石刻

御書於是本院奉賜五十卷軸明年因愈奏改賜今額

大中祥符寺在縣南一里半

皇朝僧三惠大師從信得業之地也信妙於琴院端拱中至京師求知已會有上言于太宗皇帝者召見與語奏技盡其所學

上大悅命入翰林祇候賜食禁中賚錢白無藝一日求歸特俞其請行日且錫以師號

及
御書御批等信迺奉藏于寺也內有教院輪
藏在焉

致和七年太守樓昇之置高麗司
徽宗皇帝有

御筆批諭刻之于石其碑在西湖錦照堂

橋梁

鄞江跨江浮橋在 東南里舊曰靈現橋亦曰
靈建橋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建太和三年

刺史李文孺重建初建橋於東渡門三江口
江濶水駛不克成乃徙今建橋之地經始橋
基雲中微有刑彎環如虹衆以為異因建橋
於其下

皇朝開寶中康憲公錢億復新之舊有范的
所撰碑後沉于江而尚書謹溫其所作碑亦
不存也乾道四年太守直閣張公津重修今
名東津橋其長五十有五丈其濶一丈有四
尺云

渠堰

它山堰在縣西南五十里唐開元間邑宰王元
晞之所建也累石為堤江河分流截然為二
若神工然明之為州瀕海枕江水善泄而易
竭雨澤少也井泉輒涸酌飲江水人以為病
引它山之水自南門入城瀦為西湖闔境取
給始無旱暵之憂山堰之為利博矣餘載
祠廟門

仲夏堰在縣西南四十里唐大和元年刺史于

季文於四明山下開鑿河渠引山水流入諸
港置堰蓄之溉田數千頃

祠廟十二 祠堂附

至聖文宣王廟在縣東半里唐元和九年建
皇朝崇寧二年因行三舍法教養生員移初
於縣西南半里而成於大觀之三年建炎四
年遭兵火至今未建也

東嶽行宮在縣東三十二里育王山相近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行廟在城外甬東廟五

里

它山堰善政侯廟在縣西南四十里以廟碑考之蓋唐大和中邑宰瑯琊王侯諱元暉之祠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淤或水旱成災侯乃命採石於山為堤為防迴流於川以灌以漑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自它山堰漑良田者凡數千頃故鄉民德之立祠以祀後封為善政侯

皇朝乾道四年七月八日有

旨賜遺德廟額知縣事楊布書太守直閣張公津之所立也

逸老堂在西湖上衆樂亭相對為唐祕書監賀

公知章季真而作也而祠堂在其西

皇朝紹興十四年八月太守莫公將建乾道

五年四月太守直祕閣張公津重修

皇朝故丞相魯國魯宣靖公公亮祠堂在縣南三里半延慶寺按天聖中楚國公魯會守明

州丞相方毓德侍下一日游延慶而主僧法智大師知禮夜夢伽藍神告之曰翌日相公來可恭迓之知禮異其事戒閭人以來者告已而魯國公至禮以夢告魯公曰烏有是哉然默記于方寸至大拜而以知禮之夢為然於是請于

朝置田闢舍大啓法席延慶之名始播于天下寺僧圖其像而祠之碑碣具存

鬼谷先生祠在縣之東六十里太白山其祠倚

山臨水幽深闐寂人迹罕到真仙游所宅也
夏侯曾先地志云鬼谷子廟三面連山前有清溪之水泉源不竭山崖重疊雲霧蔽虧晉郭璞曾到有游山詩曰清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吹牕牖裏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即此祠也

阿育王山淵靈廟在廣利寺鰻井在其東相去里餘世謂之聖井自東晉時已著靈異其中二大鰻乃護塔神也其一有金線自腦達于

尾其一每現光耀折花引之則雙紅蟹或二
鰻前導而後出焉錢武肅王以歲旱命九華
長老十善大德與國中所謂五叔太尉者同
迎歸錢塘之南塔寺山間鑿石為井立亭其
上以徇聖井用伸禮敬而阿育王寺僧時見
復在鄮山井中游泳也山有七井前有亭榜
曰應現或云又有二井則在之山絕頂峻險
不可得而至然亦未知其果否也康憲錢公
嘗因早齋沐禱請靈鰻以紫羅為帕若冒狀

布井中啓祝竟蟹先入冒靈鰻隨後以銀缸
貯沙泉養之置道場中命僧為法事復有天
花散鰻之瑞僧統贊寧嘗著護塔靈鰻菩薩
傳

皇朝累因早暵祈求感應元祐元年奉

勅賜額乾道二年太守趙公伯圭禱雨有應
知鄞縣事李柄作記刻于石

皇朝故丞相荆國王文公安石祠堂二所一在
縣之經綸閣一在縣東育王山廣利寺按寺

中祠堂記云介甫之為鄞也勸農務業區別善惡習俗丕變鄉民父老思之願立生祠圖像以順鄞人之心焉

蓋嘉祐六年郡首錢公輔立從事胡宗愈之文也

皇朝故內翰蘓公軾祠堂亦在廣利寺內佛殿之右乾道中住持僧從廓重建

李陸二公祠堂在縣東南四十里青山下

皇朝天禧中郡守李侯夷庚唐開元中縣令

陸南金之祠也李侯又有祠堂在童山景德禪寺千佛閣之東

黃公廟在縣東近海昌國縣交界即四皓之黃公也見會稽典錄

山十六

四明山在縣西南六十里孫綽天台賦云登陸則四明天台今按此山有四面各產異木而皆不雜又山頂有池、中有三層石臺石樓一名石柱云是四明山纜風處陸龜蒙云

有峯最高四穴在峰上每天地澄霽望之如
戶牖相傳謂之石窓即四明之目也事備四
明小記山有黃領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
石縫中天欲雨作牛吼聲中人亦死王蜀時
許寂少年棲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旦有夫
婦詣山挈一壺酒寂誥之云今日離剡縣寂
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亦異之其夕
以壺觴命酌此文夫出一拍板抗聲高歌悉
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兩物展而唱之即

兩劍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駭尋匣
之飲畢就寢迨曉乃空榻也出北夢瑣言

鄮山在縣東三十六里高二百八十丈東北峯
上有佛左足跡下瞰阿育王寺按十道四蕃
志云以海人持貨貿易於此故名而後漢以
縣居鄮山之陰乃加邑為鄮雖或以山或以
縣取義不同其所以為鄮則一也故在後漢
志為越州鄮縣之境而唐武德中分置縣境
更名鄮者以此金翅纂異記乃引顧越碑云

昔西國獵人劉薩訶南登稽嶺東踐鄞山即
此人也按鄞因赤堇山得名而其山在縣東
三十四里吳越春秋云有赤堇山故加邑
為鄞則鄞與鄞蓋二山也舊記考之未審乃
併為一山故於此詳辯之

亶洲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十道四蕃志云亶洲
有虞喜塚宋屢召不至死葬於此東方朔十
洲記云山有不死之草赤堇綠葉人死三日
以草覆之即活接吳志黃龍二年春正月魏

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
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漢武洞穴記言秦始
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
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
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
人海行亦有遭風飄至亶洲者所在絕遠卒
不可得至故衛溫等但得夷洲數千人還今
謂亶洲山去縣四十五里尚可疑焉世傳今
日本國即此洲然未知是否也

水四

江湖河潭附

江在縣東一里實海口也而有大決小決之名
蓋隨地而異也乘潮往來南入于奉化界東
入于定海昌國西入慈溪

廣德湖在縣西十二里舊名鷺脰湖唐大曆八
年縣令儲仙舟加修治之功而更以今名正
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湖中有若樓
閣狀者不常隱現也

皇朝建隆間康憲錢公億為守之初欲展拓
波瀾迺託情篇什累達

宸聽而復奏乞於諸縣農隙集鄉夫萬人為
十隊以官吏分董開鑿之後當時嘗給米九
千碩錢五十萬公復出金千緡以相其費周
迴凡萬有二千八百七十一丈驕陽鑿石無
早曠之患淳化中禁民畝田者至其後遂著
之於一州敕大中祥符年蘇耆為守以湖壞
漏不補復而浚之湖之興已數百年而民之
請為田危於廢者屢矣至政和七年知州事

樓昇奏請奉

御筆開墾為田今歲收其米以給甬東所屯之水軍焉

小江湖在縣南二十里唐正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建溉田八百餘頃

東錢湖在縣東三十里周迴八十里溉田八百頃夏侯曾先地志云其湖承錢埭水故號錢湖唐天寶三年縣令陸南金開廣之皇朝天禧元年郡守李夷庚重建是湖受七

十二溪之水凡有七堰錢堰大堰莫枝堰高秋堰粟木塘堰平湖堰梅湖堰縣之東七鄉不病旱者湖之力也湖之中一山突然水四環之不與陸接有庵曰二靈蓋以山而名之也熙寧間左正言陳禾字秀實築以讀書其中以延僧知和居之知和有道釋子也每有虎相隨當時名播江浙叢林衲子雲集由是法席鼎盛向經兵火焚場一空紹興中淳屠相與出力復新屋宇丞相史公浩翔廣德張

王廟像在廊廡下前有

國初韶師所築故塔基近已重建塔于其上
庵有塔銘詳言其事凡四方名人勝士往來
其間莫不以為東南之佳地也

人物十五名僧三附

任奕句章人文章之士也嘗為御史中丞出
會稽典錄梁宏嘗為句章主簿與鄭雲俱敦
終始之義見會稽典錄虞叙處士厚友于之
義弟犯公憲乃乞代焉出會稽典錄董孝子

黯縣人也事見祠廟門

徐浩唐乾元二年嘗進廣孝經十卷授校書郎
非徐季海也

周師厚字敦夫邑人也皇祐五年及進士第歷
荆湖北路農田水利差役事時

朝廷方議役書本路特紛更未定且有欲為
搗甲法者師厚具論四方風俗盜賊婚田獄
訟簿書繁簡之所不同則後有勞逸輕重宜
亦不可以一朝廷以為是下其說行之辰沅

兩州初復版圖縣官念所以備邊且欲歲發常平粟師厚謂溪獠嘯聚無常而常平之人有限不可繼宜乘事始擇曠土使戍卒且耕以守亦古法也

俞充字公達邑人也中嘉祐四年進士第官至右正言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環州有田與夏國相錯歲種為虜所掠未有敢誥者由是委而荒之充至檄州所部以時耕種卒不敢犯屬羗山夷嘯聚為叛充授

第二將張守約以籌算且招且討有亡入夏國者三百戶充又遣守約耀兵塞上夏人亟歸亡者充釋其脅從老弱以奏不自浹遂獲安妥

手詔褒焉沿邊屬羗之馬充條上勸賞買馬之法朝廷可其奏下諸路行之未久屬羗樂於蓄養大增戰馬之利慶陽兵素玩恩稍繩治徃々震搖充至嚴約束斬五妄言者於和門軍始肅然卒之夕大星隕于寢堂之北有

奏議五卷邊說二卷藏於家

豐稷字相之邑人也弱冠登嘉祐四年進士第
歷襄陽穀城令韓持國維曾子固鞏相繼守
襄奇之薦於朝是時兵部侍郎葉康直方為
光化令亦有能名韓公嘗曰豐葉二邑它日
必皆清近襄陽人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
如水平如衡以選知封丘縣大臣薦其清脩
儉直宜為御史乃除監察御史裏行為御史
三歲彈刻不避權要

神宗嘗謂臺諫曰惟豐穀論事最誠實後自
成都府路提刑召為工部外郎復以薦拜殿
中侍御史改國子司業除起居舍人權中書
舍人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兼侍講刑部侍
郎以集賢院學士知潁州自潁遷待制移知
廣州過闕入

覲留拜吏部侍郎丐出累典大藩召拜諫議
中丞工部尚書責降叙復提舉亳州太清宮
以薨被遇三朝出入數十年終始一節清德

重望達于天下性嗜學逮老不衰素恬靜寡
言語平居危坐終日不跛倚常若對大賓雖
見卒隸必正衣冠無踞情容追復樞密直學
士謚曰清敏

袁穀字容直世為明人一程文于開封兩試于
鄉皆第一嘉祐六年中進士第歷任至知興
化軍累官至朝奉大夫而以文名天下其為
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急人之所不足著文
集七十卷藏于家纂通題九十卷韻數一百

卷行於世

姚孳字舜徒縣人也以字行幼開爽穎悟學如
宿植登熙寧九年進士第歷尉掾以考第薦
章應格改秩為鼎之桃源宰承虐政後訊民
之疾苦苟利於民無不為也郡將武人怙威
凌僚吏屬邑苦其擾孳毅然以民害告郡將
終不敢以氣燄挫之為之少戢旁郡訟訐有
不得其平日必丐于部使者付孳次之捐金
修夫子廟躬率士子日勸以學、者翕然歸

之鄉有虎孽禱諸社諭以文越三日虎仆于
祠旁奏課為天下第一部使者學孽學行優
異才能顯著以應元符之

詔賜

對稱

旨乃除提舉成都府路常平等事陞辭

玉音諭以聞卿久任桃源有愛民之心孽退
謂丞相論蜀道利疚乞以義倉之儲置吏立
法收養鰥寡老疾死給衣衾官為歛瘞歲荐

飢間有遺兒請僱嫗以乳丞相上之丁家艱
服除提舉湖南常平等事

上復喻以居養安濟漏澤朕施實德于民卿
向有言故復命卿易使浙部過家上冢會閭
里耆舊握手盡歡未始以持節自榮

朝廷遣使三韓渡曹娥江非潮時舟膠公道
董其事禱于神女潮應禱而邁由江東副漕
除直龍圖閣知夔州興學校劭農桑有古循
吏風卒之日夔州民罷市聚哭于牙門仆聞

桃源民乃即孳生祠爭出資命道德士以伸薦導其為民所思如此

陳禾字秀實邑人也元祐初試國子監擢第一自是課試上庠累居前列聲名籍甚中元符三年進士甲科初調鄆州司法直死囚之寃部使者列薦于朝除濰州州學教授以經術之學講明開悟後進從者翕然大變其俗後由婺州教授入為大學正遷避龐博士徽宗聞其才召對甚喜特旨改秩擢監察御

史未幾遷殿院隨事獻言補益為多

上愈加其忠值命為左正言專以言責付之由是感激展盡底蘊無所回忌因以諫諍聞後坐與忠肅陳公瓘交游流落江湖著書立言以垂世有論語孟子易春秋四經解流行侍郎高閔抑崇為之序四明士大夫之解經者自未始其文集藏于家云父謚字康公博學教子有法許將榜登第而禾之子曦黃公度榜登第明白

國朝以來連三世登科者陳氏而已鄉人以
為甚榮也世喜藏書謚之亡舒中丞亶作挽
章有曰塵埃滿匣空鳴劍風雨歸舟只載書
曦復為藏書記以告于後俾勿墜素業也

俞偉字仲寬邑人也元祐初為南劍州之順昌
令邑民生子多不舉偉乃集耆老諭之以理
且申約束日孕者登籍邑人悔悟遵其教再
期而閱其籍欲棄而留者甚衆率以偉字名
之部使者狀其績以聞朝廷嘉之降

詔獎諭進秩再任且許出粟以賑其薦卧而
貧者偉益憮惻宣諭

朝廷好生之意數年間賴以活者萬餘人有
邑士廖曉為立德政碑而郡人黃裳作邑中
步雲閣亦紀其政績以循吏許之

陳攄字君益邑人也紹聖間宰南劍之將樂敦
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先是邑民家舉
一子富屋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
性申以令甲犯者窮治自茲民無不舉子矣

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皆然也後卒於官邑人思慕祠而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淫雨亢陽乞靈祠下咸遂所祈部使者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錫旌福廟額

陳之翰處士延平陳忠肅公權誌其墓云字憲之邑人也居西湖少有志操治經求大旨為文不蹈襲時語三上禮部不中因不復應舉歸求其志大觀二年

徽宗皇帝詔舉逸遺勤之賢士大夫而已也其為忠肅公所敬服如此

王庭秀字穎彥其家四明者不知始所徙庭秀與蘇子瞻程正叔之門人高第黃魯直楊中立之徒游從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其造詣蘄遠操植堅正發於文辭深茂宏達以其緒餘從事科學政和二年登上舍第歷樂壽尉泗州隨州教授當路論薦文章溢格政宣教郎李公光遷侍御史與之昧平生一

見如舊識即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其在宣和靖康建炎間進言于

朝皆發於忠義自察院遷殿中而振臺綱屢丐祠優詔止之後因對漑懔得知筠州召為吏部外郎擢左司郎官遷校正與宰相議多齟齬引疾丐間除直祕閣主管江州太平觀歸老于鄉長子壁生而穎異不凡七歲日誦千言一過輒不忘以宣和六年丙科登第少年氣銳負才宏碩方勇功名之會悉焚前所

為舉子之文披閱群籍孜孜勿勸無不淹該左丞葉公夢得叅政孫公近議欲列薦出應大科適

朝廷方復博學宏詞科首冠其選天不假年用罔究其長而終於一待通判士論嗟惜之高閔字抑崇唐宰相智周後世家廣陵高祖贊襄始居明閔幼穎悟不凡八歲誦經史通其義或問得時則駕出何書閔曰非史記老子傳乎客驚異之謂其父欽臣曰此兒當興君

門戶弱冠入辟雍繼升太學屢中魁選初課
試文格尚對偶閱特變為古文又先群彥一
時文格遂復元豐元祐之舊以校定最擾充
舉錄宣和中置講議司領以大臣辟官屬日
夕講議天下事大學公試用為策題閱對為
天下事當今天下人議之時以為至言建炎
初試上舍中優等紹興改元賜進士第釋褐
諸公方欲薦引繼丁內外憂服闋執政文章
稱閱議論簡正明於治體可以居經筵勸講

之地五年春有

旨與

行在差遺令

內殿引見進劄有曰入君不難用臣下之謀
猷而難於不忘臣下之規戒故在承奉即除
正字論薦舉之弊與天下之勢最急者在機
會又請止賜新恩進士中庸篇而儒行篇雖
間與聖人意合實出漢儒雜記非聖人格言
乞勿賜又請預嚴水戰之備皆蒙聽納後攝

禮部外郎因上

殿奏事論及和氣

上曰朕見士大夫議論以為輕徭薄賦安民心寬民力可以召和氣閱曰臣以為此召和氣之一事耳而其本乃在人君有以感之心正則氣正氣則天地之和氣應矣

上是其說至言正名分與屯田之利為尤切久之出奉詞復叅浙東帥謀除國子司業引見奏曰陛下復興太學此帝王盛德事

上曰太學復興欲得學問淵源德行純正者為師表故命卿因言臣在京師見太學辟雍皆有

御書閣今當依

祖宗例建閣以藏

御書願時灑

宸翰加惠多士

上許之其任司成論事為最詳兼權中書起居二舍人廼除禮部侍郎以杵秦檜意出為

筠州遂請掛冠居鄉每對士大夫唯舉前言
徃行可師法者未嘗及時政得失人物臧否
泛觀經史諸子百家而絕意榮進不戚於
阨窮享年五十七

僧普交邑之萬齡鄉人畢氏之子也幼穎悟未
冠從釋初徃錢塘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
懺悔佛事遇道人於塗忽問曰師之懺罪為
自懺耶為懺它耶若自懺罪、徃何來若懺
它罪它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歸語南

屏亦不能決遂憤然辭去乃造泐潭泐潭知
其為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之交不
能復進一日忽呼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商
量何不自室中來交擬進泐潭唱之交豁然
有省即以偈呈曰有人問我解何宗一唱須
教兩耳聾滿杓黃蘗飽喫了生涯只在鉢盂
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歸隱天童山
八年偶寺闕主僧郡僚邀之甚力交不得遁
居之宣和六年三月二日沐浴留偈辭衆而

逝後七日開龕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交脩
持清苦履行孤潔嗣法者三十餘人皆能傳
交之道而闡揚于時忠肅陳公瓘嘗贊之曰
拶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其為士
大夫推重如此有塔銘中書舍人黃公龜年
撰

僧法忠縣之萬齡鄉人姚氏之子也母初夢神
僧託宿于家覺而有孕既生兩足有文若篆
書之木字父母奇之生不茹葷年七歲依州

之崇教院道英和尚出家博識強記出乎天
性諸部經論默究其義或笑其憨而試之以
隱奧辯駁瀾翻旨趣超卓咸以忠虎子名之
將歷訪諸方有挽而止之者師曰達磨之門
真吾所行之地子休矣乃參天童交和尚交
見而喜曰子吾宗之法器也俾往謁雪峰需
和尚機緣有契後抵舒州龍門佛眼和尚佛
眼稱之曰將知他日蓋天蓋地老朽之所不
及為吾向後宜藏深山窮谷之中久而彌芳

也師掩耳而去自是耆德改觀而語句大播
叢林游南嶽有終焉之志乃卜築于妙高峰
下庵之左有石如卧牛師榜其居曰牧菴焉
述宗教正心論十卷補寒山詩三百篇元談
漁父並行于世蓋已自利而利他也藩師節
相爭邀致之復住南木雲蓋公安二聖大為
黃龍凡六處禪學輻湊奔走如市隨其根器
方便接誘最後在黃龍遺囑徒衆并書頌曰
六十年遊夢幻中浩歌歸去撒手長空吐跏

趺而遊緇俗同聲慙慙龕而葬之寺東之香
源洞平日持一木斧以垂接人於是同葬焉
號曰聯光之塔

僧奉真邑人也善醫熙寧中名聞於東都沈存
中筆談載其一事云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
淮發運使奏果于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
亟瞑而不食愾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
脾已絕不可治死生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
知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對能延數日之期

否奉真曰如此似可諸臟皆已衰唯肝臟獨
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一臟絕則死若急
瀉肝氣冷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
可術也乃投之藥至晚遂能張目稍復吸
粥明日漸蘇而能食元極喜奉真笑曰此不
足喜肝氣暫舒耳無能為也越三日果卒奉
真之為醫也其矜視之妙不差銖分沈公不
妄其可許所錄如此則奉真殆和緩之流亞
歟奉真號善濟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

琮及了初皆能續其焰馳聲一時相傳蓋三
世活人無慮千百數侍郎高閑嘗跋沈公筆
談後亦叙其傳受之大畧云

古跡六

鄆縣在縣東三十里蓋古鄆縣城也漢為巴縣
後漢改曰鄆唐武德四年於縣置鄆州八年
州廢復為鄆縣故稱其舊城曰鄆郭即官奴
城也太平寰宇記與舊圖經云漢光武為賊
所敗有奴耕于田而藏之獲免後定天下議

賞光武問奴欲何官奴云欲得鄮縣令故俗號鄮縣為官奴縣又十道四蕃志云宋武微時避吏於此與人奴善奴名桂藏匿既久為吏所逼逐適值桂在田以土覆之得免後立官奴城以服之掘土築城之地名官奴池太平寰宇記以為光武於吏無所據今按宋書孫恩破上虞時劉裕嘗戍句章疑其為宋武也

古句章城在縣南六十里漢書地理志云渠水

東入海山海經云句章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郭璞注以為山在餘姚北句章南故二縣因以為名漢武帝元鼎六年東粵王騶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道以伐之顏師古曰句章會稽之縣也今句章鄉即其地也吳錄云句章因山為名十道四蕃志云在太平山隋開皇九年平陳縣廢

東甌漢嘗封閩越王為東甌王後漢志永和三年以章安縣東甌鄉為縣晉太康記云東甌

即鄆縣南之田浦鄉

甬東即越王遷吳王之地杜預曰句章縣東海外洲是其處又曰達吳王句章之東注曰句章即句章甬即甬東也

古鄆城按太平寰宇記曰本漢縣廢城在今縣南故曰杜里有鄆城山

瑞井在縣東三十五里即淵靈廟靈鰻井也事已見祠廟門

釋迦如來真身舍利塔在阿育王山廣利寺北八

萬四千塔之一也按寺碑云東晉義熙元年以塔之出現肇創茲寺至梁武帝廼賜阿育王額

皇朝大中祥符元年

真宗皇帝改賜為廣利寺道宣感通傳云晉太康二年并州離石人劉薩阿生業弋獵因病死而復蘇云在冥中見一梵僧語之曰汝罪深重應墮惡道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

禮懺當免斯苦薩訶更生乃祝髮為僧更名
惠達東詣鄮縣入烏石嶼結茅以寓徧訪海
淡名山忽一夜聞土下鍾聲即標識其處越
三日見梵僧七人行道空中地形如湧為方
壇狀神光照映因斲土求之得一石函中有
舍利寶塔六僧騰空而去一僧化為烏石因
以名嶼焉朱梁正明中吳越武肅王嘗迎舍
利 往錢塘累 有光景靈跡尤異後復奉
以歸寺紹興三年

光堯壽聖太上皇帝賜號佛頂光明之塔今
四明歲有禮塔會遐邇畢集斯為盛焉又案
會稽記云晉相王導初渡江有道人神采不
凡自言來從海上告導曰昔與阿育王全游
鄮縣安真身舍利塔阿育王與真人捧塔飛
行虛空入海諸弟子攀引不及一時俱墮化
為烏石如人形名僧傳云昔有神人捧塔飛
行海上弟子中有未得道者墮地化為烏石
猶作人形上有袈裟文至今村名塔墅嶼名

烏石與傳頌異開寶中僧統贊寧作舍利寶塔記其載地中湧出寶塔事亦或不同若乃塔之神異備載于贊寧之記茲不復詳

塚墓六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鮑王墳在縣東南三十里管公明先生墓在縣西四十里聖女山蓋父老相傳云然即無碑碣可考也

義婦塚即梁山伯祝英臺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

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臺之為女也其朴質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義婦祝英臺與梁山伯同塚即其事也

陳國塚郡國志鄮山有陳國塚一名鴈棲墓昔為日南太守死有雙鴈隨柩而歸棲墓上三年然後去

董孝子母墓在縣南城外

鄞女墓在城南崇法院之西北廢曆中荆國公王安石為鄞宰有女曰鄞女死而葬此有墓

誌并別鄞女詩見于集中

縣宰題名

建炎四年以前皆不可得而考故斷自王勳而下著之

王勳

左朝奉即建炎四年到任

徐注

左宣教即建炎四年到任

張汝說

右文林郎即紹興三年到任

顧汝美

左承議郎即紹興六年到任

梅執臣

右宣教郎即紹興九年到任

張庭

右奉議郎即紹興十二年到任

高堯明

右朝散大夫即紹興十四年到任

張穎

左奉議郎即紹興十七年到任

程緯

右通直郎即紹興二十一年到任

王燁

右通直郎即紹興二十四年到任

周升身

右朝奉郎即紹興二十五年到任

宋應

左奉議郎即紹興二十九年到任

周額

左奉議郎即紹興三十一年到任

李柄

右承奉郎即隆興二年到任

楊布

右奉議郎即乾道二年到任

四明圖經卷二

四明圖經卷三

奉化縣

望奉化縣本會稽郡鄞縣之地西漢志謂鄞有
鎮亭鮎埼亭皆在焉今縣東五十里有鄞城
蓋古鄞縣之治所也唐開元二十六年始以
越州鄞縣為明州析鄞縣之地置奉化縣貞
元間為上縣為鄉一十有九

皇朝景德三年始併為八鄉九域志為望縣

唐趙察為縣令元和十二年鑿縣北河邑人德之因名趙河元和十四年開白杜河凡溉民田一千二百餘頃

人物

孫邠有文名四明才名記云孫邠博學高才唐末授拾遺淨惠院即其故宅

樓郁字子文志操高厲尚友古人經明博學其為詞章務極於理教授鄉里人咸以先生稱之

四明圖經卷四

定海縣

上定海縣蓋海墻之地本會稽郡鄞縣之靜海鎮晉安帝時孫恩寇上虞劉裕出戍句章賊退還海口即此地也梁開平三年錢氏據吳越以其地有魚鹽之利始開邑曰望海旋改曰定海

皇朝因之熙寧十年割鄞縣之海晏靈巖太丘三鄉隸本縣元豐元年復割本縣金塘鄉

屬昌國其地三方距海中央微隆四面斜落
如伏龜之形九域志為上縣

四明圖經卷五

慈溪縣

上慈溪縣本會稽之地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州
于鄞乃析其地為三縣慈溪居其一焉然縣
曰慈溪者因邑人董黯孝養其母而得名按
唐崔殷作董孝子廟記云黯後漢人孝行著
于鄉邑和帝召拜郎中不起厥後世為名族
故以董孝名鄉慈溪置縣唐正元中為上縣

賢宰

唐房琯為令流民來歸校吏引去至今俗傳為
美談事見祠廟門

張頴

皇朝端拱初為令以廉著名邑人號為張清
清餘載祠廟門

沈時升湖州人

皇朝建炎中為令誠心撫字愛民如子俗咸
化之既去父老請于官建立祠宇於縣治號

沈公堂

人物

任光會稽典錄云光字景昇鄞縣人為主簿時
海賊作孽縣令朱嘉將吏出戰於海渚嘉為
賊所射傷賊突嘉前光往以身障蔽嘉遂獲
免光力戰死嘉還邑出俸厚葬之

後漢張齊芳驃騎將軍意之子隱於州之驃騎

山

鄭雲會稽典錄云會稽句章人也與梁宏皆為

主簿俱敦終始之義州里稱之一云雲字仲
興學韓詩公羊春秋為主簿後以劉雋事獄
死郡以狀聞旌表門閭

王脩會稽典錄云脩句章人為揚州從事委身
授命垂聲來世

唐張無擇父死葬虎脾山廬於墓側感芝草生
湧出

晉虞喜隱於大隱山三詔不起著志林行於世
舒亶字信道縣人也生而雋異魁梧特達垂髫

時為四皓頌言偉志大老師宿儒知其有遠
識博學強記為文不立藁尤長於聲律程文
太學詞翰秀發為天下第一有舜琴歌南風
賦膾炙人口流輦服之登治平二年進士第
授台州臨海縣尉縣負山瀕海其民慆悍盜
奪成俗有使酒逐其叔之妻至亶前者命執
之不服即斷其首以令投檄而去亶有詩題
尉廳壁云一鋒不斷姦兇首千古焉知將相
才丞相王安石聞而異之召除審官西院主

簿充熙河路分畫蕃漢疆界時洮隴新蹀血
帥臣王韶欲以重兵防護亶一切却去獨以
單騎徑往宣示朝廷威信夷人以刃刺肉試
其誠否亶受之無難色於是驩呼畏服乃定
其界而還授太子中允御史裏行累遷試給
事中直學士院制命辭令簡重渾厚有兩漢
風衆論稱之擢御史中丞被詔舉任御史者
十人所舉皆稱職時以為知人崇寧元年荆
南辰州蠻僭反除直龍圖閣知荆南府亶被

命討蕩督勵士卒兵未壓境而群蠻屈膝請
命
朝廷遣使撫問加待制職亶時計議進築移
屯沅之洪江俄得疾是夕有大星殞于洪江
之西遂卒于軍

徽宗皇帝悼惜其才贈龍圖閣學士澤及其
子孫有手編

元豐聖訓三卷并文集百卷藏于家

楊適先生按墓碑云慈溪縣人也字韓道隱居
大隱山年七十餘以行義聞于鄉里人皆不
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其使人信重如此
仁宗皇帝訪天下遺逸知州事鮑軻以適名
聞旋賜粟帛至嘉祐六年知州事錢公輔又
表奏適高節遂授將仕郎試太學助教遣郡
從事躬捧詔書仍具袍笏輿從以禮起之適
辭而不受終老于家葬于大隱山縣學有大
隱先生碑縣令林叔豹立

冢墓

後漢王脩墓在縣西十里會稽典錄云脩句
章人也漢安二年為鄞縣令嘗因軍人殺歷
陽太守伊曜脩誓衆奔入賊營取曜屍葬之
咸服其義仕至從事

晉虞瑤墓在五里山去縣西南六十里虞氏譜
云瑤博學強識當時所稱累遷至伏波將軍
晉虞胄墓在橫山去縣東南十里虞氏譜云胄
好學不怠仕至散騎常侍嘗居此山死因葬

焉其墓猶在至今人呼為常侍墓

晉虞喜墓在亶洲山去縣東北四十五里夏侯
曾先地志云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也晉帝
嘗三詔之官至太學博士封建寧侯

宋朱夔墓在朱墓山去縣西六十里宋書云朱
夔字秀整吳人也州舉秀才歷職中書郎轉
台州刺史有林壑之志卜居此山死因葬
焉

梁虞荔墓在鳴鶴山去縣西北六十里梁書云

荔會稽上虞人也以博識聞舉宏詞累遷
中庶子卒于官歸葬此山

梁虞攸墓在東澄山去縣西南三十五里攸
舉秀才累遷至散騎常侍著內典要三十
卷

梁建威將軍虞騫墓在漁溪山去縣西北五
十里

梁東海太守虞野人墓在成溪山去縣南三
十五里

隋金紫光祿大夫陳詠墓在城門山去縣西南十三里隋書云詠字休寧為懷安令遷城門校尉會稽從事屬隋初多故因留葬此遂以名山

唐張孝子墓在虎胛山去縣西三十里孝子張無擇父任袁州司馬卒歸葬此山無擇至孝結廬負土三年不櫛七日絕漿感湧泉出芝草生焉鄉人虞彥之百餘人詣州舉之都督竇懷正按驗得實以聞屬神龍

多故不遂旌表遠近稱歎至和州刺史中散大夫

四明圖經卷六

象山縣

下象山縣在海一隅為州之支邑後漢東屬鄞

縣西屬章安

章安縣名本鄞之回浦鄉後漢永和三年以鄞章安故城遂更其名

今在台州臨海縣之東南

唐神龍二年析二縣地邑始肇名

隸于台州然縣以象山名者蓋縣有一山其勢

壯負雄壓海垠前後瞻望屹如象形縣控此山

因以名之而山陸阻險距屬迴邈吏民有道塗

之勞廣德二年遂割隸明州正元中定為中縣

歷五代不改
皇朝以地不相屬降為下縣舊有五鄉景德三
年併為三鄉

祠廟

祚聖廟舊係東門廟在縣南一百里按圖經舊
載其神號天門都督未詳事跡今按東門山
在縣南海中去州一千二百里其山與台州
寧海縣接境山高二百丈周迴二十五兩峰
對峙其狀如門闊一百五十餘步下有橫石

如閩潮退之時奔水衝湧不可輕涉唯波平
風息乃可以渡其下有廟號為東門蓋在寧
海之東故以名之其神廟傳為天門都督或
云今置廟處正當古鄞縣東南是承西北天
門之勢廟側之水亦自西北山而來故有天
門之稱尊敬其神方之連率都督行旅往返
無不致祀隨其誠怠咸有感應唐正觀中有
會稽人金林數往台州買販每經過廟下祈
禱牲醴如法獲利數倍嘗因祭畢解舟十餘

里欵然暴風吹舟復回不得前進舟人恐甚
謂必有忤於神果誤持胙物而去乃還致廟
中更加祈謝即得使風安流而濟永徽中又
有越州工人蔡藏往泉州造佛像獲數百緡
歸經此廟祀禱少懈舟發數里遂遭覆溺所
得咸失而舟人僅免焉其廟建置年月即無
碑碣可考

皇朝建炎四年賜今額

昭應廟舊係圓峰廟在縣西北一百四十步

皇朝建炎四年賜今額至紹興三十一年復
封靈澤侯耆舊相傳昔境內歉歲艱食忽有
大舟抵岸告邑人曰昨日中流有扁舟載酒
果招吾米者白云居縣西山下既往訪之乃
廟也覩神像乃舟中之人驚愕且拜即平其
價盡鬻於市人賴全活者甚衆至於旱暵疾
疫一徃祈禱無不感應第一以時代姓氏湮
沒無傳莫有以暴白于後世惜哉

顧長官祠在縣城內長官名方字正夫丹陽人

皇朝皇祐末登進士第再調明之象山令視
事日召邑人父老詢民間利害及境內士民
善者召而觀之惡者諭而戒之又建學舍率
子弟之秀者教之親為講解誘掖使進於善
逾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率錢詣塔廟
祈禱者千人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戀
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時祀之其為民愛慕
如此丹陽錢君倚毗陵胡完夫皆記其事刻
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美者不可勝紀事

見

皇朝類苑今祠有碑見存上饒何籀撰

山

象山在縣西南六里山中間起一峰有水源流
觀望形狀如象因以為名縣坐山臯之上此
所以取而名縣也

東門山在縣南海中八百四十里東西相向其
狀如門下有橫石如閘即漢書地理志所謂
天門山也

四明圖經卷六

四明圖經卷七

昌國縣

下昌國縣本鄞縣地周環皆海窮東一涯而地
不相屬唐開元二十六年與州同置即翁山縣
是也山在縣東乃徐偃王所居之地舊址猶存
大曆八年海寇袁晁作亂此邑遂廢

皇朝端拱二年置為鹽場熙寧六年鄞縣令王
安石有請于

朝復割鄞縣富都安期蓬萊三鄉創立元豐元

年又割定海縣金塘一鄉隸焉共四鄉為下縣

鹽場

曉峯場在縣西十二里柳永字耆卿以字行

本朝

仁廟時為屯田即官嘗監曉峰鹽場有長短
句名留客住刻于石在廨舍中後厄兵火毀
弃不存今詞集中備載之

祠廟

黃公祠在縣東海中四百里晉天福三年置其

祠載於舊圖經非係祠典故事實未詳今按
會稽典錄云人材則有黃公潔已暴秦之世
豈其人歟

岱山陳大王廟在縣北二百六十里按王姓

長威廬江襄安人天資義勇志在

戡難仕隋高祖大業中嘗奉辭提師航涉海
道擊流求國俘斬頗衆事見隋史故其威赫
譽震海上今胸山有祠號陳將軍即王之別
廟也

皇朝端拱二年建紹興十七年重脩有記進士施知微撰

山

梅岑山在縣東二百七十里四面環海高麗日本新渤海諸國皆由此取道守候風信謂之放洋山後有一小寺曰觀音按釋典所載觀音住寶陀山在海岸孤絕處即其所也皇朝元豐三年改賜寶陀觀音寺山下有善財巖獅子巖潮音洞皆觀音化現之所紹興

初給事中黃龜年嘗詣瞻禮俄覩觀音全身出現有贊具述其異

蓬萊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四面大洋蒼舊相傳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入海求神山仙藥嘗至於此按孫綽天台賦云登陸則四明天台入海則方丈蓬萊豈其所乎

東麓山在縣東北海中四面大洋上有虎豹龍蛇人跡罕至著舊相傳古有仙者隱于此山有石碁盤四圍皆修竹風至則竹枝掃盤絕

無纖塵若人使之然

桃花山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耆老相傳安期先生學道煉丹於此嘗以醉墨灑於山石上遂成桃花紋奇形異狀宛若天然人多取之以為玆玩故山號桃花而鄉名安期實出于此云

石弄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山石玲瓏東西相懸人可出入

翁山一名翁洲在縣東二十五里十道四蕃志

云徐偃王居處城基猶存

小苑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

小竿山在縣東南六十里

回峰山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

西良山在縣西北二百里

長塗山在縣東北二百八十里

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

崑斗山在縣東南三百五十里

三姑山在縣西北八百里

良港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深水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莆嶼山在縣東北九百五十里

地山在縣東北一千里

斜山在縣東北一千二百里

大七山在縣北一千四百五十里

曉峰山在縣西二十里

東勾曲山在縣東五十里

砂羅山在縣西南海中二十里

大茆山在縣西南五十里

大竿山在縣東南八十里

麻嶼山在縣東南一百里

洋山在縣東北一百里

蛟山在縣東南一百里

長白山在縣西北一百五十里

登部山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

東乳山在縣北二百里

西蘭山在縣西二百里

茆山在縣南二百二十里

西岱山在縣西北二百四十里

東岱山在縣北二百五十里

大若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

正策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

吳農山在縣西北二百八十里

如岸山在縣西北三百里

橫子山在縣西北三百里

東蘭山在縣東北三百里

元雀山在縣東北二百七十里

檉岸山在縣南三百五十里

濤塗山舊名浮塗山在縣南四百里

礲石山在縣南四百里

滕嶼山在縣南四百里

黃公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西胸山在縣北四百里者舊相傳為仙人所居

馬秦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黃沙山在縣東南四百里

冊子山在縣西北二百五十里
西枯山在縣東北四百五十里
徐公山在縣東北五百五十里
西桑山在縣西北四百五十里
桑子山舊名桑石山在縣東北六百里
東曉山在縣東北六百里
東枯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石蜀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東胸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耆舊相傳為仙人所

居

川石山在縣東北七百里
北壁山在縣東北八百里
西須山在縣東北八百里
馬跡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須皓山在縣東北九百里
大洋山在縣北九百里
落華山在縣東北一千里

右並在本縣海內并大海中耆舊相傳有此

山名不見載籍難以稽考海外復有灌山黃石雞鳴壁下神前東豸西豸碓砧石馬青閣大板洋橫秀山馬乳海西稠江宜山馬碁沙嶼烈表五嶼虎頭三山螺頭門鹿盤嶼方橫窄額白踏大額雲嶼奧山沈家門青屯黃屯北砂順母雙嶼龍嶼龜鼈丁興泗洲堂黃隆楊岸畫榜門吊嶼小七灘山黃母羅門大小枝綠獅石牛大小鐺廟趾等五十五山雖有其名莫知坐落所在今姑附之於後云

水湖潭井

富都湖在縣東北八十里舊名萬金湖周迴三十里溉田二頃

洩潭在縣東北三十六里萬壽院內境其潭在山腰石上深淺莫測允遇旱涸祈請輒應
惠泉井在縣東北一里深二丈邑人皆汲用之
嘗有白虵出現

皇朝端拱二年開鑿

古跡

安期先生洞在馬秦山去縣東南四百里耆老
相傳安期生得道隱於此洞因以名鄉焉

四明圖經卷八

四明圖經卷八

九經堂賦 并序

胡幹化



太守李侯以雄才碩量剖符此邦下車之日首
布德化訟簡刑措政風肆行冬十二月游桃源
因故基命工掄材闢九經堂而新之發石刻於
黃壁收斷編於秋草士有成德人知向儒明年
春合樂以落成之且命幹化賦之幹化謂茲堂
廢幾百年而再造於一時非特踵前人之餘芳
亦所以揚先生之茂烈是宜有鴻儒碩發越辭

章播金石亦被管絃享鬼神而薦宗廟僭越不知其愚賦二子言以述盛事其詞曰

於鑠哉皇帝即位之二年也景星明慶雲翔日月耀虹霓藏風威百蠻鏡照四方乃眷四明位於東南之陽負溟渤控扶桑倚巨鎮吞長江規圓柱浮奠乎中央睿澤弗渥淳風未揚命李侯分守是邦虎符東方赤散載佩縹金軛以為車擁紅旌而為蓋介節俊厲英風爽邁悍卒武夫氣奪而魂散老姦宿賊星分而蟻潰布冬日之

愛戢秋霜之威畝不輟來室無停機鳴絃乎千室安瀾乎四陲宣化承流若時覆載民無札瘥物無疵癘甘雨飛兮綠野祥雲擁兮紫塞簡書既靜囹圄既空我職既脩我民既同乃乘雲車控玉驄擁堅甲攢竒鋒金鱗耀而月彩煥兵氛凜而霜雪濛介乎譙門之南入乎桃源之東冲融窈窕兮紛煙雲之橫鷲突兀腫隴兮森觀閣之相重過風露以為樓兮來空翠於群峰呀泉脉以為池兮落天鏡於空中孤亭突波兮浮層

嶷之飛鯨橫橋插天兮亘綵錯之鮮虹集余亭
兮侯兮侯矢升余堂兮載笙載鏞霧擁雲隨高
車載馳採三老之遺言升九經之故基覽遺迹
之長存悼前人之莫追拂綠苔於砌石吊遺言
於折碑春風乍驚兮飄荒烟之絲絲落日夕映
兮動芳草之離離鸞鳳矯翅兮紛鬪戰之螻蟻
虎豹潛形兮聚群嘯之狐狸乃謀乎卜筮考乎
著龜測日月之瑞方究星宿之躔維踐層壘以
眡高浮踈川而相卑軋地軸以盤根摩天倪而

創規均四氣之和卜三農之隙不家至而申令
因子來而為役搜抉乎蒼莽之野探窮乎茫洋
之澤剔土髮以為材琢山骨以為石運斤成風
乃紀乃綱累以刻層承以平堂建以雲楣按以
虹梁棟上極楹四旁擁雙闥開六牕鏤紫山擎
華榱翼張重簷鴻騫雕栊龍驤
舞鳳
兮垂纓布璫玉題朝煥兮規日印
月皓壁畫鮮兮凝脂截肪古礎平兮瓊瑤鍾
潤碧瓦鱗鱗兮結綠含光近而視之星輝而霞

燦遠而逝之煙飛而霧揚大創崇基弗冗弗長
宏規偉度既麗既壯巨風霆之表兮插雲霓之
間橫八維之脊兮扼四方之吭辨山川之殊形
區邇遐之異類絡阡陌之縱橫分郊原之向背
縞練橫兮長江曉轉菱花斜判兮平湖亂漲
淒風送響兮日墮瑤海澹露含輝兮月湧煙嶂
暖浮畫棟兮春雲靄、清泛玉琴兮炎薰盎、
香風滿地兮落金波之桂子素影橫空兮凍銀
潢之雪浪於是點翠幕張紅筵飛錦書聘群賢

收浩景於雲間弄天風於日邊煙斜霧橫麾節
行焉電走雷旋軒車至焉和鸞雍、衆賓集焉
玉佩鏘、太守揖焉蘭馨桂烈衆饌陳焉鳳嘯
龍驚衆樂作焉於是秦國公子以辯為喜瞪目
而視捉襟而起揖晉都先生而語曰昔江南太
守典洪都之新府修滕王之故事合樂天饗群
賢畢至使王勃賦之侈廣其意傳流潤色承以
不墜亦可以贊刺史之遺德揚當世之盛美者
矣今先生電掩長舌星垂方瞳筆動長鯨氣吐

秋虹升高堂集郡公適清宴之未闌仰流景之
方融亦可以踵前世之遺芳揚前人之素風乎
先生悠然而笑曰然乎哉昔伏羲氏之王天下
也四海文明鑒乎太清地不愛其寶天不愛其
靈使神龜出負洛書而行伏羲得之網羅造化
包括堪輿融結山川吐納風霆制為八卦分為
四營布六爻之縱橫規兩儀之降升文王繇之
而其道悉備仲尼翼之而斯文大盛蓋取乎道
之為妙是謂乎易之為經斷三皇始五帝上逮

乎夏商之統下及乎秦周之系典謨貢範訓誥
命誓陳禪遜之紀綱列君臣之分際軌五行之
變化位九州之形勢足以扶天地之運開日月
之蔽流睿澤於天下鞏皇圖于千世孔壁藏之
而簡編弗墜伏生誦之而典章次第蓋取乎事
之遺跡是謂乎書之為制堯老黃童小夫賤工
或國之大夫或列位之三公覽時事之興廢觀
盛德之形容情態交乎前美刺興乎中詠山川
之高深記草木之纖穠測方輻以下申摩圓清

而上通蓋取乎譎諫之義是謂乎古詩之風秉
素王之符抗元聖之辯提褒貶之雄柄揭賞刑
之大本鬱者必發微者必闡亂者必削惡者必
翦紀之以歲月分之以晦旦文之以禮樂飾之
以誅勸扶日月而上出漲江河而東轉蓋取乎
紀事之實是謂乎春秋之典下採成周上追陶
唐揚烈聖之素風擷前人之遺芳其制禮也措
三百以提經其辨儀也周三千而布綱其設爵
也建六官而等位其列土也面五侯而內王朝

覲宗過所以交諸侯而揖賓客冠昏祭祀所以
會男女而寧死喪俎豆籩鼎所以辨彝儀而昭
物軌犧牲粢盛所以享上帝而薦先王陶匏笙
竽所以洽淳風而導和氣圭裳冕弁所以祀清
廟而朝明堂此二禮之垂經所以器範而川防
隨流揚波鈎玄貫理喉襟大道之要羽翼仲尼
之旨或先經而始事或後經而終義或依經而
辨理或析經而合異微而顯兮如長雲翳星炳
而不耀志而晦兮如巨浸含山鬱然高峙婉成

章兮如回鱗盤鳳培風映流盡不污兮如廣漢
清江觸山踏地此三傳之餘訓所以提領而振
紀夫然揭大訓示丕彞包裹太極幹旋二儀秦
火熾烈兮斯文不焚梁風浸淫兮斯文不滴嵩
嶽可磨兮斯文不磷江河可竭兮斯文不涸夫
潛龍雖神無慶雲不能雄升海鵬雖大無扶搖
不能高飛日月雖明無陰陽不能扶其運天地
雖大無風霆不能示其威是必表大訓之宏規
存素王之遺跡申以齋戒擇以日月篆以丹青

鏤以金石發天語飛宸章錫玉札示四方付之
有司以實茲堂焉豈無制而然宏規下礎法持
載於坤也宏宇上庇均覆燾於乾也大楹古礎
柱石堯舜也山梁層巒鞏固羲軒也離、群楠
矩義之方也差、衆椽規智之圓也望之崇然
形德之體也即之沉然蓄道之淵也聖以白盛
質以示素也飾以丹漆潤以容文也若回若朔
樂之和易也如軒如翼禮之周旋也通衢修塗
敞孟荀之步也重垣壯址闢揚墨之路也誅茅

伐棘夷老莊之蔓也除狸薰鼠去申韓之窟也
清風掃門洗情田之氛也明月在牖開性天之
悟也是故田不正者不能得其門行不方者不
能窺其墻道不深者不能入其室志不高者不
能升其堂不味於淡不能探書林之實不玩於
玄不能擷文園之芳秦國公子撫席而起稽首
再拜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為蓋不臨深溪不
知地之為載不聞先王之言不知九經之大

古詩

對酒憶賀監二首 并序

李白

太子賓客公於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
為謫仙人因解金龜換酒為樂歿後對酒
悵然有懷而作是詩

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
仙人昔好盃中物翻為下塵金龜換酒處却
憶淚沾巾

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勅賜鏡湖水為君臺
沼縈人亡餘宅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淒

然傷我情

歸四明

胡幽貞

海色連四明仙舟去容易天籍豈輒問不是早朝士

衆樂亭

王安石

使君幕府開東部名高海曲人知慕艤舡談笑政即成洗滌山川作佳趣平泉浩、銀河注想見明星弄機杼載沙築城天上路投虹為橋取孤嶼掃除荆棘水中央碧瓦朱甍隨指顧春風

蒲城金板舫來看置酒新亭上百女吹笙綠鳳悲一夫伐鼓靈鼉壯安期羨門相與游方丈蓬萊不更求酒酣忽跨鯨魚去陳迹空令此地留

同前

鄭獬

使君何所樂樂在南湖濱有亭若孤鯨覆以青玉鱗四面擁荷花、氣搖紅雲使君來游携芳樽兩邊佳客坐翠茵鄞江鮮魚白如銀玉盤千里紫絲尊金壺行酒雙美人小履輕裾不動塵壯年行樂須及辰高談大笑留青春游人來看

使君遊芙蓉為檝木蘭舟橫簫短笛悲晚景畫
簾綉幕翻中流貪歡尋勝意不盡相招却渡白
蘋洲日落使君扶醉歸遊人散後水烟霏紫鱗
跳復戲白鳥落還飛豈獨樂斯民魚鳥亦忘機
使君今作螭頭臣遊人依舊歲時新空餘華榜
湖水更作佳篇誇北人

同前

吳充

使君新自四明歸邀我同為衆樂詩山川可愛
惜未見晝想夕思心為罷恍然神遇若有得齋
身乃在天之涯漲海連空四無岬天吳却坐鮫
人觀以手揮弄日月丹能令桑田變滌漫海邊
偶到山城中山城二月多春風牛羊閒暇夕陽
曉樓閣參差朝霧濃一泓山溜佛頭緣環似翠
屏屏六曲人煙擾一事嬉遊落花啼鳥更汀洲
中為臺榭門十二上有藻井排文楸旁人指點
此何許云是四明行樂處此樂為民非為身始
自集賢錢使君使君風韻誰之比政事次公詩
短李醉憑熊軾勸耕疇狂取螺盃翻舞袂儂愛

使君君勿歸詔書奪去知何為聞侍玉皇香案
側銀臺深阻無消息意迷却悟坐空齋忽看君
詩昨日來疊紙為君書所見不知衆樂誠然哉

同前

嘗聞衆樂亭未窺衆樂景今蒙賦新詩若得暫
觀省萬象盈紙未孤風隨筆騁丹青慙近功造
化與遙領因識主人懷殆非郡侯政所寄嬉游
中期歡衆庶競無俾一夫愁將和四時盛此而
推是心况乎持大柄青山綠水佳百草千花勝

吾將因官游異日細謠詠

同前

王益柔

四明舊說南湖好歲久瀕厓變涂潦建禩一日
得賢侯千里山川真再造偃月堤成車馬道湖
光如截天如抱鴛鴦瓦影亂鳧鷖綠柳環堤花
映島珠官具闕競來還泉客鮫人爭獻寶春風
浩蕩波濤起鬢髯仙人騎赤鯉金盤下筋飽鱸
魚塵事茫茫隔煙水都人士女從如雲絲竹清
音兩岸聞飲酣落筆歌綠水爛漫天葩飄遠芬

送豐稷

曾鞏

桃華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與人夜起，勁艣亂江群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閱材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冰雪清。讀書一見若經誦，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誘鄙俗銷紛爭。弦歌躬勸士，強學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掇，按但畫諾遇事縮。手方蒙成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塵榻空。含情歲寒不變

迺知確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帆隨白鳥輕。

悼四明杜醇

王安石

杜生四五十，孝友稱鄉里。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魴鯉。時歲沽酒歸，亦不乏甘旨。天涯一坵飯，夙昔相逢喜。談醉足詩書，篇詠又清泚。都城問越客，安否常在耳。日月未渠央，如何棄予死。古風久凋零，好學少為已。悲哉四明山，此士今已矣。

憶鄞縣東吳太白山水

王安石

孤城回首距幾何憶得好處長經過最思東山
春樹靄更憶東湖秋水波三年飄忽如夢寐萬
事感激徒悲歌應須飲酒不復道今夜江頭明
月多

書會別亭

西城路居人送客西歸處年々借問去何時今
日扁舟從此去春風吹花落高枝飛來飛去不
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應有重來此處時

寄育玉山長老常坦

道人少賈海上游海船破散身波浮抱金滿篋
人所寄吹簫偶得還中州羸身歸來不受報祇
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
崑幽蒼燈寥々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
柏子煮山藥憶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
留沙礫感怒黃雲愁五更足馬隨鴈起想見郊
郭花稠々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々
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和馬粹老修廣德湖

舒 亶

古作重慮始功利故能永末俗分錐刀往、附
光影此幾百歲餘興廢屢動靜七鄉十萬家利
害寄俄頃壽張好惡曹昭、亂池黽使君武陵
孫明潔水中苻坐嘯黃堂春獨得意外景登臨
莽蕪沒歎息民不幸一日山水光蕩漾出荒梗
黍禾雜菰魚狼藉被它境人指白鶴祠慙慙竊
有請衣冠儼群公一一畫真鯁斯人豈可作庶
用薦遺秉公乎且我去何以慰鄉井願屬丹青

手千載共觀省

題它山善政侯兼簡鄞令 舒 亶

嗚呼王封君心事鬼出沒驅山截長江化作雲
水窟旱火六月天萬棟掛龍骨蕭條一祠字像
設何髣髴破屋夜見星漏雨濕衫笏酒謝車
篝茲事恐亦忽我聞古先王報施必稱物矧今
崇佛宮民力殆欲屈豈無制作手一為起荒第
李侯仁賢資撫字良斲、可但清似冰方看健
如鷲沉跡千載後行且見披拂陰功世易忘遠

慮俗多咈勉哉君母遲斯民久已鬱

題放生池

舒 亶

南州幾萬家舟楫江湖上魯羅竭魚鼈旁饜口
腹養何年長者子於此事脫放藻苻被清流春
風不驚浪直釣亦何心明珠豈所望落日倚朱
欄無言獨惆悵

題水月橋

舒 亶

長空瑩如磨平湖淨無滓萬里夜寥々清光墮
寒水松風吹更圓沙鳥睡不起徒勞野猿捕謾

作玄珠此相對倚朱欄時有逍遙子

遊翠巖六首

舒 亶

繆悠此投閑邂逅如得請終日對林僧是樂非
世境千秋紙上塵萬事空中影既往悔可追無
能味何永仍幸甘露音時々灌吾頂

翠巖老禪和欲退未容請聊許隱堂人先占廣
軒境高松有寒青孤雲無定影草暖幽澗香鳥
啼清晝永一笑碧雲傍未羨匡廬頂

聊謝都城遊來赴道人請冥懷麋鹿群回首冠

蓋境滾瀉泉石聲蕭森松檜影風帽何妨頽藜
徑敢辭水還聞鐘磬音為我下雲頂
先生盍言歸小子願有請由來陶淵明結廬在
人境閑抱無弦琴靜弄南窓影勝事幾人知高
風千載永何當理籃輿步月下孤頂
願聞海潮音幾煩檀越請有物還有機無心即
無境何當雪衲身重現水月影高卧與世疎孤
坐共夜永時一掛西窓溪光照霜頂
欣聞厭冥煩願亦謝造請孤騫出塵埃勝踐得

真境萬籟發靜音千崑度空影無味道終憐有
役慮真永會當立茆茨望子蒼岑頂

再遊天童山回同吳與權諸友夜集

舒 亶

太白薪嵒幾百尺僊人一去無消息臨雲時復
倚欄干獨看千峯萬峯碧昨夜長鬚城裏回報
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白菊看
看開却杖青藜趨流水日送征鴻下山嘴蓬舡
峇浪遶叢蘆咫尺煙汀幾萬里忽見江頭江月

白紛々笑語城東陌一樽北酒一枰碁未到懶
堂猶是客

遊承天望廣德湖

舒 亶

桃源二月春風起是處穠華有桃李調笑聞聲
不見人遊人只在華山裏華山逋客來何遲隱
隱茶林隔烟水滿眼相思寄碧雲獨立城南望
山紫

送常太守

舒 亶

四明山水東南表海鰲背上三仙島麗譙高逼

斗牛寒一曲梅花萬家曉太守文章建安骨爽
氣冷侵寒月窟雌堂水洗火符空明光却擁荷
囊笏有容醉園雙鬢老宦情文意如秋草紫雲
夢斷玉龍飛年々送客西城道曾是野亭同問
柳綺裘紗帽金舩酒長安宮闕九天邊肯為江
籬回首否

粹老使君前被召約往它山謁善政侯
祠既不果以書見抵謂可嘆惜并示廣
德湖新記因成長句奉寄

舒 亶

長江滾滾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浪似屋
山欲浮王侯神智禹所狀萬鬼琢石它山幽梅
梁鼎、卧龍蚪吐嗟湍駭就歛擊巨靈縮手愚
公羞障成十里沙中洲支分股引聽所求赤旱
稽浸民不憂那得虫蝗隨督郵汙和甌窶滿車
篝斯民飽暖何以醜廟貌突兀寒灘頭歲、雞
黍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當時人物紛鴈鷗
豈無鼎食腰金儔朽骨往、蒿空工姓名幾復
人間留唯侯惠施膏如油江聲浩、風颺、千

古不見使人愁拔俗萬丈山標嶠使君不減裴
商州下車有嘉隨鋤耰一笑四境無瘡痍天閑
老步須驂騮已聞歸作金華遊欽賢訪古意未
休畫船載酒岸鳴騶約我與往置脯脯冠蓋紛
紛暇莫偷搔首悵望情綢繆我問使君亦何尤
西湖萬頃蛟龍湫幾年荒第今則修鑿鼓弗勝
財不培長堤岌喋高岑樓寫有澮兮蕩有溝餘
波北注引漕舟桑麻被野禾連疇鶴、白鳥雜
鯨遊菰蒲菱芡饜採搜柳楊成幄蔭道周耕漁

呼歌羸病瘳使君之賜侯可侔天邊旌旆看悠
悠父老雪涕爭攀輶地僻借恂恨無由高文槁
秀春華抽豐碑萃律鏡銀鈎千年空此留海陬
君知此日思君不還如今日人思侯

登育王明月堂

王旦

引月貯虛堂，高附南極我當盛暑來萬像生
秋色堂豈朝，新月亦有時食一寸坐禪心萬
古磨不得

同舍弟泛舟西湖登畫錦堂步至紫翠

亭望懶堂景物懷故龍圖舒先生

王庭秀

城中十頃湖雲水相演漾春風吹冰谷拍岸新
流漲平鋪鴨頭綠澹沲蒲萄釀朱薨媚孤嶼梵
宇麗相向萬瓦生清暉千花照錦帳晨曦照炯
炯芳氣浮泱泱日暮姿態妍煙霞渺空曠誰將
水仙境聊借詩人伏卧護五年城追懷老詩將
微吟示清野鏖戰得閑放變化無端倪虛無落
名狀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當時經行地藻

麗隨履杖斯人今則亡物色亦摧喪他年牛馬
走曾拜丈人行塵埃久漂泊歲月成漫浪問訊
懶堂居松菊忻無恙尚意壁間聲時賡朱絲唱
撫事重興嗟陳迹徒悵望哦公十洲詩風月為
悽愴

遊香山佛跡

周 鏗

靈山名達達香水靄蒼筍龍祇久覆護雲物翳
深谷拂衣何劫中神斧斷蒼玉至今天人尊靈
跡印金粟頗聞開士識飛錫隱嵩麓坐令湖海

間香供走川陸巍々處報地色相儼金屋緬想
舊巾瓶猶能慰心目藍輿蓮訪社一笑欣白足
撫事動幽尋疇能念榮辱松爐裊知見餘力付
碁局更覺夢中身翛然百無欲

書隱潭

邗修輔

在昔知何人鑿破青山骨飛泉直下來千尺瀉
倏忽兩壁蒼翠開一陣風雷突傍無塵埃蹤中
有蛟龍窟寒氣不可嚮猛勢豈能屈安得當旱
年為霖濟群物

題東寺松石小軒呈同遊關彥長明府

盛次仲

一松偃蹇蒼龍盤一石嶄巖怒虎踞
漫來題作龍虎軒便恐風雲卷將去

律詩

送賀監歸四明應制

久辭榮祿遂初衣曾向長生說息機
真訣自從茅氏得恩波寧阻洞庭歸
瑤臺含霧星辰滿仙嶠浮空島嶼微
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却向帝

城飛

衆樂亭并序

錢公輔

衆樂亭居南湖之中南湖又居城之中望之真
方丈瀛洲焉以其近而易至四時勝賞得以與
民共之民之游者環觀無窮而終日不厭孟子
曰獨樂與衆樂孰樂不若與衆樂之名於是
乎書既又為詩以記真景之萬一云
誰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廣城中
算成世界三千景占得鵬天九萬風
宴豆四時誼畫鼓游

人兩岸跨長虹他年若數東南勝須作蓬丘第
一宮

勢壓平湖四面佳好風明月是生涯鯨鯢背上
浮三島蕨苗香中放兩衙屏列已疑雲母淨簾
垂不待水精奢此心會矣元丞相終日樓臺為
一家

同前

司馬光

橫橋通廢島華宇出荒榛風月逢知己湖山得
主人使君知獨樂衆庶必深頌何以知家給筮

歌滿水濱

同前

邵必

海邊民物鮮歡娛太守經營與衆俱園圃新陰
多杞柳池塘生意足魚蒲長空不礙高飛鵲淺
水兼容短脰鳧此樂有誰知我趣歸來紅旆日

西晡

城外千帆海舶風城中居市苦憧憧幾生佳景
為民老一日賢侯與我同道上槐陰連帶翠水
邊人面照花紅寄言樂有時還盡徒見甘棠憶

召公

同前

吳中復

賢侯新葺水雲鄉
虛閣崢嶸綠渺茫
波面長橋步明月
人家踈樹殘帶陽
風中白鳥侵煙去
雨後紅蕖擁袖香
從此郡圖添故事
歲時遺愛似甘棠

煙波空闊岸低回
草綠花紅處、堆一片湖光
分島淑四邊山色入樓臺
從前未有吾民樂
此地欣逢刺史來
日斷鄞江何日到京師
只得畫

圖開

同前

陳汝羲

聞說湖亭又一新
不徒行樂、斯民水光剩占
鷗鷖地人意常同
桃李春試展畫圖
清俗眼况專閑
席傲天真使君已陟螭頭
貴應為煙雲入夢頻

遙思湖上自由春
醉踏吟看屬使君
水底天光開靜鑑
岸頭花氣迎紅雲
島浮虛檻橋、接風翼時鐘寺、聞清墨新
名人會否不將民樂廢

民勤

同前

張伯玉

句章太守錢君倚湖上新為衆樂亭花木豈徒
游子愛笙歌長與郡人聽坐來高韻天風起飲
罷餘香夕雨零安得凭欄縱吟筆玉觴遙對數
峯青

同前

陳舜俞

湖光野色着人衣衆開樂亭此處宜擊櫂浩歌
山自響踏青紅影岸相隨消除糟繳容鷗鳥改
換風煙入柳絲苻菜藕花應見憶短篷孤榜獨
來時

同前

章望之

是水為佳境中城枕碧湖樓臺高室近物象幾
州無太守恩千里新亭望一都地勞吾卜築景
與衆游娛字色低欄外波光上屋隅鴛鴦宜綉
幕翡翠失深蘆九夏荷開葦三秋芡洗孟山林
何處異江海此情孤夜氣寒蟾媚晴暉落日殊
畫橋斜映柳細草亂繁蒲漁棹開浮藻風簾散

戲鳧野僧留曠蕩行子過踟躕逸興攀銀漢明
眸湛玉壺圖經終煥越歌詠已流吳壯觀嘉時
叙招來好酒徒樂僮優好伎唱女桀名姝閉戶
誰能事宜人正丈夫樂邦方美俗鼓舞荷唐虞

同前

胡宗愈

平湖拍岸海潮通亭在平湖查霽中花艷含春
雲島晚波光照夜玉壺空動搖人影兩橋月洗
滌塵襟四面風野老半酣亭下笑漁樵今日與
民同

民同

芊蕪十頃綠含煙勝事興衰已百年島榭謾隨
民意樂溪山應喜主人賢點粧野趣灘邊鷺鬢
髯妖容水上蓮日下流風轉謠俗棹歌長在釣
魚船

三江亭

潘良貴

假守衰頽病日侵湖山雖好倦追尋登城忽覩
三江水快我平生萬里心聊築小亭怡父老敢
承佳句繫珠金春濤正待諸君賞更拂詩牌看

醉吟

和

蔣璿

安仁不放二毛侵
爽氣凌虛玉萬尋
談笑薄施三昧手
登臨誰會五湖心
倦游方戢冲天翼
高賦難賡擲地金
怪得朝雲飛畫棟
夜來曾聽老龍吟

和

顧文

詞源倒峽勢奔侵
綆短那汲萬尋望
屬滄浪驚鶴淚
志存流水識琴心
揮毫句句囊盛錦
拜

賜人人袖有金
不日都俞在廊廟
更聽虎嘯應龍吟

和

王珩

潘郎未覺鬢霜侵
佳致乘閑得、尋古岸
渺茫分遠渡
飛甍虛敞快人心
融樽想見頻顏玉
季諾尤來雅勝金
野老固慙東閣客
何妨同作醉翁吟

和

汪思温

危亭聳觀與雲侵
勝槩何勞杖屨尋
回合江山

真有意去來鷗鷺本無心
歡聲洋溢均千里好
句清新抵萬金四海倚
需經濟手豈容長對白
頭吟

和

爽氣寒光四壁侵
青山千仞水千尋
遠觀吾里瀛洲路
悵望誰人魏闕心
春到已多鳴珮玉
酒酣應有解貂金
紫微太守經營巧
消得時賢第

吟

和

王伯庠

使君不受二毛侵
杖屨逍遙得勝尋
撥遣簿書聊永日
登臨山水一何心
殘梅墮雪垂垂白
弱柳搖春淡々金
倚矚大江供一笑
幾多襦袴在謳吟

和

鄭若谷

望遠登高萬象侵
元戎端不為花尋
未誇駕鶴蓬山路
應壯斬鯨遼海心
小艇鱸肥盤繪玉
危欄客醉手揮金
中流擊楫雄圖遠
回笑三閭澤畔吟

和

陳晉錫

神襟百慮不容侵
勝槩乘閑偶訪尋
趺坐豈無觀水術
臨流應有濟川心
歛將蓬島溶溶氣
散作陽春字字金
郢曲調高人寡
和微生何敢綴
雄吟

和

陳栖筠

紅塵一點不相侵
下瞰澄江幾萬尋
地接海潮分鼎足
簷飛鳳翼峙天心
三山有路雲收幕
午夜無風月欲金
欲識龔黃報新政
滿城爭唱使

君吟

十洲閣

王亘

山川如幻閣長秋
一島飛來伴九洲
不礙漁樵雙槩過
何妨羅綺四時遊
雲疑泰華分張去
水憶蓬瀛散漫浮
禁苑未知湖海樂
生綃寫取獻

中州

次韻明州戶部游蔣園 王亘

採蓮橋下路
皂蓋拂雲來
塵壓隨軒雨
風生避暑臺
酒綠佳客盡
花為使君開
憂患西溪舊

滑州

西溪常
陪樽俎相忘此日杵

又次韻登靈橋晚望
王 亘

恩波和氣雨溶溶、萬戶樓臺紫翠中
渡水虹霓輕縹渺隔河牛女淡朦朧
真仙路指三山近粒食人歌四輔豐
旌旆欲歸、未得滿船風月載漁翁

謝太守劉吏部示西湖圖用豐侍郎韻

王 亘

四明太守愛西湖想像桃源舊日圖
不放塵埃

生水面為傳風月到皇都
花開別嶼千機錦稻熟鄰田萬斛珠
聞說兒童騎竹馬至今昂首望通衢

和郡守彭吏部按視湖亭凡二首

周 鐸

使君風味壓荊州每為吾民樂更憂
錦里篇章推唱首浣溪光景促遨頭
行春預約花歌帽把酒方欣雪點裘
嶽史年來慙吏隱板輿時得從公遊

雙虹倒影上簷楹碧水澄空一鏡明
野草開花無限趣短策幽榜不勝情
已知風月隨人意聊為湖山載酒行
却訝錦囊賡夢草坐令詩興繞寰瀛

西湖三首

周 鐸

曉鏡初開淑景明史君風味一般清
舟從林中過人在鯨鯢背上行
妙舞屢翻紅藥鷺清詞時囀紫薇鶯
賡歌久矣虛前席肯向樽前戀麴生

史君修禊與民遊千里笙歌水面浮
動地雄風雲外起截天雌霓雨中收
登臺已有難并樂擊壤寧無寡和憂
却憶內家新賜火海棠無數出墻頭

牛鞭初動轉新鷺夢覺池塘選勝行
水鏡光中千騎合山屏影裏萬艘橫
雲從布穀原頭過雨向摧詩筆下生
藻繪昇平知有待閣梅先已賦調羹

澄輝閣

周 鐸

雄建俯空濶下瞻霄漢浮眼將雲漠漠心寄水
悠悠日暖鳥飛鏡月涼魚弄鉤行期分此景家
在甬西頭

馮氏萬金樓

周 錡

幾年江上夢黃鶴意悠悠百尺獨臨水萬金難
買秋杵聲喧藥市欄枕影漁舟應有壺中客分
身向此遊

題清斯堂

周 錡

萬物本空寂浮生方沼中漚輕時出沒萍散只

西東檻外風初息天邊月正融了無塵可濯危
坐照衰翁

余至象山得巴山西谷佳處暇日過遊
因其亭榭泉木離為十詠

林 旦

西谷 由桃徑以西至應
真絕頂共為西谷

平昔山林性今來水石鄉栽花尋秀壠泛酒掬
滄浪地暖春長早雲陰夏自涼歲成還北去魂
夢此難忘

應真亭

亭在蓬萊山頂予酌透瓶泉得石井欄記即大中時應真

我愛井泉清來逢井上銘佳名知故里絕巘為
開亭目外仙舟遠雲間拱木青茫然千古意誰
與問滄溟

桃源徑

十畝紅桃徑穿花過水西清泉來不斷行客到
應迷露錦披芳塢晴霞倒碧溪年年春意在當
會自成蹊

蓬萊泉

即煉丹山透瓶泉

採藥瀛洲去扁舟竟不還黃金成海外故井獨
人間乳滴巖花潤苔封石字班空令千載後猶
復望三山

濯纓亭

早歲逐浮名塵埃已倦行浩然臨絕岸聊此振
煩纓世事隨波遠吾心自水清營々朝市路誰
識孺歌聲

行間亭

昔人嘗種竹此意為山林野翠何凌亂羈懷得
放吟化龍知有節待鳳豈無心悵望山陰客飄
然不可尋

曲水亭

崑溜抱山急傳觴何太頻迴看野客醉還笑濁
醪醇漢曲人方遠蘭亭跡易陳勞生無足校酣
放即天真

灌木亭

行々行間徑時此一登臨為有凌霄幹長垂滿

座陰海雲生遠目山月照閑心幸免材為累無
言弃擲深

觀瀾亭

萬古淵源會憑欄試一觀雲濤誰可際勺水自
為難日月閑中永乾坤物外寬幽人休悵望平
地亦波瀾

射圃

百步開新圃彎弧注未正樽壘供樂事金鼓疊
懽聲敏手徒為妙中心自要平何人能舉解觀

堵定縱橫

西谷觀瀾亭

危亭高處倚巖隈西望蒲昌海浪迴山戴鰲頭
天外出水浮鱗穴地中來千重側崦扶搖沒萬
里分流混沌開令尹觀瀾知道大三年窮邑更
淹才

送明州王大卿

王安石

大曆才臣有此州昆雲今駕鹿轡游從來所至
邦人喜真復能分聖主憂千里封疆何足治一

時名跡故應留屬城舊吏雖疲懶尚可揮毫敵
李舟

寄育王大覺禪師

王安石

單已安那示入禪草堂難望故依然山今歲暮
終岑寂人更天寒最靜便隱蹟亦知甘自足憑
心豈吝慰相憐所聞不到荆門耳人老未新又
一年

弔王致先生

王安石

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尚蕭條老妻稻下

收遺秉稚子松間拾墮樵雖有聲名高後世且
無鱣粥永今朝窮魂散漫知何處甬水東西不
可招

和馬粹老四明雜詩聊記里俗耳十首

舒 亶

百粵喧華外三江指顧中耕桑遺俗在草木故
城空郭即鄞也近澤知田美俗重近澤田多魚驗海豐由
來形勢地越絕控遼東
澄水鋪千練平山伏萬屏月橋蓮棹小春圃酒

旗低蓬島雲長在邑有蓬萊鄉古史云金銀為宮闕望之如雲桃源

客不迷風流未寂寞遊屐半香泥

御史平囚日二囚詩在郡樓下郎中渡母年今謂渡母橋豐

碑推筆妙二碑皆名書孤冢枕城偏汝南孝子墓焉白鶴空

遼沉黃蒿尚蔓延九原如可作執馭故忻然

箔蚕迎豆熟俗有蚕豆江雪伴梅消抵虎螯經夏里語

八月可抵蠲蚌跳沙蛤越潮里語有酒鬯雙印貴俗重

雙魚藥肆萬金饒謂馮樓也未覺西風遠三溪好採

樵慈溪小溪藍溪也

巷陌隨橋曲閭閻占水窮郡樓孤嶺對古謂鎮

市港兩潮通閩在城春暖雞鳴嶼在慈秋寒鴨

信風所呼家、人富足擊壤與吾同

歲熟未論黍俗以一黍人歸夜擊鐘金澄沙底

水龍卧井邊峯金沙龍井皆香火長存社俗結

明金剛社漁鹽每奪農年來縑帛賤砧杵萬家椿

稻飯雪翻白魚羹金鬪黃鮎崎千蚌熟在奉花

嶼一村香在慈海近春蒸濕湖靈夜放光廣德

現光北窓休寄傲大隱即吾鄉大隱山乃楊

禽孝傳居俗禽孝鄉風癡動浹靈鰻旱天雨

即龍聖米歎年尊凶年尊根江漲長如海冬温

恰似春雞豚追伏臘行路亦情親

佛磬雲中寺樵歌郭裏湖城居蔭楊柳野寇息

蕉蒲巫語傳否瓊漁蓑入畫圖幽香滿花谷不

起雪霜枯

蓮閣紅堪掣池瀾靜不流池在梯航紛絕徼冠

蓋錯中州高麗北草市朝、合四郭皆沙城

歲、修以邦人為郡雨前茶更好半屬賈船

收

題福源院

舒 亶

地占靈龜背山橫小嶼頭一橋借雲路雙沼月
分秋竹影搖虛室松煙著曉樓殘鐘誰共聽空
籟更聽

題尊教院

舒 亶

竹砌綠寒渚松蹊藉綠苔樓臺隔林見花木帶
雲開溪早常流水峯青自隱雷月華幾萬頃誰
棹酒船來

香山野步二首

舒 亶

龍護空堂鉢雲籠古殿燈經窓僧待月茶井客
敲冰驚鴈回峯影踈星亞塔層心清更無睡未

羨杜郎能

老杜宿贊公房有
燈影無照睡之句

空澗寒探月高齋客聚星霜分破窓白山獻隔
簾青窺水知僧定占雲識地靈時一驚鶴夢木
葉下危亭

和遊棲真寺見寄

舒 亶

曾是談經一草堂千年金碧欲飛颺頂峯有路

青天近絕壑無塵赤日涼
月底露驚猿鶴夢雲
中風動薜蘿香芝萑茶竈
平生念遙謝仙人白
羽觴

和西湖卽席二首

舒 亶

金碧樓臺閣暮煙彩虹雙影卧
漪漣雲鋪物外無塵地月滿
人間不夜天細柳千門維畫
舸華燈兩岸度鳴絃清狂亦有
黃冠客不負仙人載酒船

十洲風籟韻笙簫疑有仙人燕
碧桃影逼銀河

塢雲過雨翠成堆天淡平湖一
鑑開萬木號風韻絲竹千峯帶
月上池臺靜無俗駕金鋪地閑
有高人玉滿盃聞道碧桃看欲
發劉郎何事不歸來

十里松行翠挿天暗溪嫩草尚
芊綿笙歌自滿蕭卽宅琴鶴空
隨賀老舡未分舊遊雲寂寞遙
知歸夢蝶聯翩故山幸好宜回
首還見人間換一年

和新開西湖十洲什

舒 亶

洗出煙華紫翠勻再將絕景付重闌千山有影
螺垂地一水無塵鏡照人香濺釣筒萍雨夜綠
搖花塢柳風春杖藜盡日滄浪興時有幽人岸
白綸

秋燕十洲閣

舒 亶

綠玉手持尋五嶽正應未識海邊洲倚欄花木
參差見對岸笙歌次第遊煙霽多疑九峯曉波
平全勝六鰲浮仙風坐隔紅塵路消得丹青詫
北州

星半墮氣吞月窟兔爭豪九秋波浪沙鷗狎萬
古功名釣艇高却恨何須明似鏡空令志士泣
霜毛

雨中遊伏錫

舒 亶

何人伏錫過千峯雨裏風煙轉不窮暗壑水聲
清決、深巖花氣濕濛濛、遙知雪嶺開亭近舊
說雲鄉有路通自恨青鞋踏城郭仙遊長在夢
魂中

遊雲湖過香山偶成二首

舒 亶

去路騫騰逼紫霄何年鳧舄墮王喬暗峯藏雨
皆龍窟靈草含霜半藥苗已覺山衣雲撲撲還
疑風鬢雪蕭蕭捫蘿更上岩堯頂下視滄溟百
水潮

塵境回頭隔聖凡參差疊嶂巧如鏡歸雲墮碧
粘僧屐落葉颼紅上客衫果熟遙看猿渡澗風
豪定想虎離巖長天自有無窮景未信西崗日
半啣

和劉誼翁留題惠安二首 舒 亶

和樓試可遊育王 舒 亶

參天松栢綠陰深古佛巖前一路深猿鳥不驚
如有舊雲山相對自無心數泓寒水雲藏雨十
里輕沙地布金杖履更知非世境上方日日海
潮音

題鄞江 舒 亶

地吞越絕海分深渺平流萬馬駸早晚渡船
潮有信往來鷗鳥客無心寒空倒影千山動暖
日澄波萬籟沉安用魚龍閑養鬣平時春雨自

成霖

題西山雙乳泉

舒 亶

石眼雙開白欲漫潺湲更傍碧琅玕地饒爽氣
全無滓天借靈源雨不乾曉月自分雲外潤午
茶誰鬪雪中寒孝先多睡相如渴始把清甘乞
取看

題靈鰻廟三首

舒 亶

繞塔想曾隨白馬父老云此龍為護塔神蟠泥故復傍金
沙旱天霹靂長平地樂歲汙邪每滿車受賜由

來千里境論封消得萬人家朱門便是金塗榜
未負風雲在一涯

絕境朱丹新棟宇深山靈響雜虬蛇黃金地底

應千歲古記云金甘雨人間幾萬家西域不勞

方士呪西域方士能呪者臨川禹步吹氣龍即浮出見抱朴子南州重識

使君車後漢百里嵩為隨州刺史行部雨輒隨車老農爭賽豐年社

古木蕭々自曉鴉

亘古人間蒙潤澤數泓雲底貯清泠功將名並

山無泐道與人尊地轉靈曉殿千家供香火早

天萬里入風霆誰知別有醍醐味行路憧憧半未醒

題香山湯禪師

舒 亶

千古神僧舊石扃清風如在地還靈溪形偃月無窮碧山氣常雲不改青葉熟猿猴時嘯聚錫飛巖穴尚芳馨西來祖意誰人問老栢森々翠滿庭

題蒙堂

舒 亶

由來去處不相關贏得隨緣到處閑笑出海雲

飛一錫行分江月過千山微言定誰人叩勝事偏於俗士慳咫尺蒙堂隔霄壤城東搔首只空還

題翠巖丈室

舒 亶

別移寶所出塵埃無限金光欲炤人斤斧不驚龍象伏棟梁特地水雲新千峯坐斷人間路一榻分來月裏身更着須彌師子座未饒摩詰妙通神

題明月堂

舒 亶

郢匠猶來巧運斤清光那復隔纖塵九秋萬里
雲頭路半夜千峯頂上人坐見乾坤入肝膽陡
驚草木亦精神應憐赤水尋珠客白日茫茫尚
問津

題五峯兼簡英禪師

舒 亶

何人縮地海東偏靈嶽分來不計年幾見彩雲
爭炤日直疑仙掌欲擎天依稀故國松千尺迤
邐前山石一拳四面開軒看不足老僧時立碧
溪前

題天童

舒 亶

日日青鞋踏白沙未應泛艇即靈槎雨溪清越
鳴哀玉風蔓蜿蜒動暗虵曉潤芝萑桃秀茁午
香茶竈煮蒼芽玲瓏仙客知何在千古煙霞自
一家

題布袋和尚

舒 亶

休話人間我獨尊何妨屢肆且隨群乞錢往
多空手問路時一向白雲壁上形容圖尚在囊
中氣味許誰分分明提起無人問欲會應須眼

裏聞

題靈橋門

舒 亶

危樓清迥立江風紫邏紅旗落日中暑雨澗溪
來浩蕩暮煙洲渚隔朦朧懽聲不厭重城近霽
色遙知秀野豐滄海一時傳麗句天才真是杜
陵翁

蘇文饒往昌國意頗憚之送以詩因勉
之

陳 瓘

已聞舟楫具那得苦留君雨過霜風急帆飛雪

浪分長途方策足暇日正論文功業他年事風
波豈足云

送周初平

陳 瓘

鑿益雖不飽心與古人期口體非吾養紛華任
爾為經明逢地芥穎脫看囊錐兩驥皆宛種天
衢好並馳

次韻袁朝請陪太守遊湖心寺

陳 瓘

塵境紛、俗累增故尋幽境訪南能湖波浩渺

無窮綠寺屋高低不計層詩老新吟工惱客使
君餘暇得陪僧碁中得失何時了一局輸贏未
可憑

予同彥老自四明之永嘉中道留宿岳
林會法炤海印二禪伯夜話投曉登車
乃行留題于寺
盧天驥

病骨倦鞍馬禪居欣少留暮雲山盡路孤磬月
明樓林靜鉤輶曉風香罷亞秋重來坐磐石相
對話歸休

歎息老禪伯蕭閑心自如買松栽別塢引水過
新渠草色經行外禽聲宴坐餘自慚雙鬢垂
老尚征車

報國竟無補敢辭山路遙晚寒生竹徑新漲斷
溪橋奔走真逋客安閑魏老樵令人欲心折風
雨夜瀟瀟

途中書懷寄奉化知縣
盧天驥

自帶淵明漉酒巾食鮭甘作庾郎貧雖無殘菊
簪華髮賴有青山似故人幾處鷓鴣鳴牛背雨經

年衣犯馬蹄塵侍携神武朝衫去還我煙溪漱石身

奔馳漸覺歲崢嶸負郭蕪田未退耕正恐山溪吹岸去任從煙草喚愁生別來竹院門長掩好去漁舟手自撐漸晚歸心在何許夕陽低處伴雲橫

絕句

太上皇帝御製題扇面所畫紅木樺賜從臣榮巖

日宮移向月宮栽染得嬌紅入面來多謝秋風揚雨露丹心一一為君開

送竇公持節江尉 范仲淹

片帆飛去若輕鴻一霎春潮過浙東王謝江山久蕭索子真今為起清風

送丁司理赴明州 范仲淹

仙家枝葉令威孫南去司刑庇越民金闕道書微旨道書謂升真者皆須曾為獄官在獄多陰德是真人

送湛公歸四明講席 范仲淹

滿面南風指四明山長水曲不勝清自言此去
雲林下惟講華嚴報太平

西湖十洲

劉珵

花嶼

淺深豔冶一枝、帶露臨風不自持水上紅雲
真縹渺多才却憶退之詩

芳草洲

春水池塘空苒、長安古道倍依、爭如綠向
芳洲遍不怨王孫去未歸

柳汀

江渡隨堤千萬縷年、折盡最長條誰知煙雨
汀洲晚閑舞東風拂畫橋

竹嶼

翠雲搖曳波心起清影扶疎月際來結實終期
丹鳳至虚心聊小映桃開

煙嶼

閑伴晚雲籠淺瀨半和秋雨暮寒沙溶、洩、
拖輕素遮畫漁蓑與釣槎

芙蓉洲

翠幄臨流結絳囊多情長伴菊花芳誰怜冷落
清秋後能把柔姿獨拒霜

菊花洲

金蘂寒香冒雨開清無俗格絕塵埃休嗟不及
東籬下也有幽人載酒來

月島

衆樂亭前月滿洲雨餘風靜正中秋桂華冷射
千尋碧十頃湖光爛不收

雪汀

六出花輕巧剪裁瑤林玉砌映高臺冰斲四面
寒光合疑有飛仙月下來

松島

耻隨楊柳嬌春色厭近芙蓉迤暗香直餘凌霜
終偃蹇願為一桂壯明堂

太守劉戶部乘水涸時濬治陞塞因其
餘力補葺廢陞而湖上之景為之一新
島嶼凡九作一成十隨景命名遂有十

洲之詠邀我同賦為之次韻

王 亘

花嶼

傳聞春入水邊枝
懊惱行人不暇持
任是杜陵歸較晚
也須排悶強裁詩

芳草洲

十步中間水四圍
不容紅紫亂相依
春風管取青、在
莫問愁人歸未歸

柳汀

不似長安陌上稍
只將離恨寄長條
臨流繫得虹霓住
留作憧、兩岸橋

竹嶼

鳳集龍驤未是才
獨驚高節出雲來
此君端的吾家舊
爭得柴門相向開

煙嶼

離朱諦視也昏花
一匹青縑蓋白沙
咫尺漁舟看不見
兀夫何處覓仙槎

芙蓉洲

須信金行有智囊會將秋色賽春芳
清宵見白
休相拒多是潘郎髮上霜

菊花洲

年々重九為人開不染春風一點埃
湖上蕭騷
如粟里虛樽還待白衣來

月島

夕陽盡處見滄洲一片清光水國秋
應是玉真
梳洗罷菱花臺上不曾收

雪汀

玉落風刀細々裁梁王宮裏舊池臺
梁有道遙
此地何人可除是冰膚駕鶴來

松島

誰陪老碧到秋霜賴有黃花隔水香
土淺波深
難獨立可能移植向公堂

和

花嶼

舒 亶

暖吹紅紫上青枝掠水風煙巧事持
蜂蝶鷓鴣
各芳意錦囊消得探春詩

芳草洲

小雨如酥露乍晞
嶼花汀柳自相依
畫橋不礙尋春屐
誰傍煙波拾翠歸

柳汀

困倚滄波綠動搖
冷煙疎雨共蕭條
誰將輕薄嬌春態
強拂人頭向市橋

竹嶼

欲問葛陂安在哉
端疑波底化龍來
子猷此興君知否
小徑何妨卷竹開

煙嶼

著漠寒蘆不見花
暗藏鷗鷺啄晴沙
暖風吹起渾無定
半落僧窓半落槎

芙蓉洲

昭水枝々蜀錦囊
年年々澤國為誰芳
朱顏自得西風意
不管千秋昨夜霜

菊花洲

懶對陶家酒甕開
東籬寂寞久風埃
會須結取登高客
折上龍山醉帽來

月島

何人騎鶴上瀛洲
清影明波正九秋
吹罷玉笙
端不見滿空桂子
有誰收

雪汀

點柳粧梅不暇裁
平波直擬涌瑤臺
釣磯葦岸
知我許幾誤漁舟
夜半來

松島

亭、古幹對滄浪
雨洗風飄老吹香
晚歲何人
同寂寞水西
我有讀書堂

和

花嶼

陳 瓘

紅紫商量欲滿枝
探春觴豆好携持
便須載酒
凌波去底事黃堂
獨賦詩

芳草洲

綠色映波千古限
至今南浦兩依依
我今又出
江東去多少行人
官未歸

柳汀

密幹參差籠月影
輕波蕩漾蘸煙條
暑天要此

清涼地欲往何辭度小橋

竹嶼

霜姿迥出紅塵外只有鷓鴣傍水來
別岸若尋栖隱處軒窓須為此君開

煙嶼

靄、紛、綠底事故來波上罩層沙
莫教散入滄溟去却恐能迷上漢槎

芙蓉洲

紅雲可覓無蜂去渺、寒波晚映芳
未必孤根

能耐雪且看秋艷已經霜

菊花洲

光景不留人易老恨無羽翼出塵埃
世間那有飛昇藥且傍汀洲採菊來

月島

月明偏照海邊洲綠水迴環漾素秋
斗轉參橫群動息桂花零落遣誰收

雪汀

誰把平氈水上開坐看飛絮撲瓊臺
酒豪耳熱

笙歌沸應怪幽人此地來

松島

影參岸柏童、綠葉蔽汀蘭
淡、香斤斧不來
人迹遠養成千尺勢堂堂

戲贈育王虛白老

王安石

白雲山頂病禪師
昔日公卿各贈詩
行盡四方年八十
却歸荒寺有誰知

觀明州圖

王安石

明州城郭畫中傳
尚記西亭一艤船
投老心情

非復昔當時
山水故依然

天童山溪上

王安石

溪水清連樹老蒼
行穿溪上踏春陽
溪深樹密無人處
唯有幽花渡水香

鄞縣西亭

王安石

收功無路去無田
竊食窮城度兩年
更作世間兒女態
亂栽花竹養風煙

寄育王大覺禪師

山水悲鳴水怒流
百蟲專夜思高秋
道人方丈

應無夢想復長吟擬慧休

別鄣女

王安石

年登三十已衰翁滿眼離傷祇自攻今泛舟
來訣汝此生蹤跡各西東

遊翠巖山

舒 亶

桃源深處一招提門對寒雲路遠溪長使千峯
光景動未應洞裏老金雞

遊大梅護聖四首

舒 亶

萬壑聲中栢子煙高僧日日看雲眠當年象虎

今何在千古寒堂一鐵鞭

仙去人間地轉靈蛟龍合處谷風生誰知雲霧
千峯頂長作青天霹靂聲

流水山間無盡時登臨到處與心期世人只愛
桃源好梅熟山間怎得知
雞犬同時亦上昇赤雲今日幾人行我來正唱
昇平曲不用山間變姓名

遊灌頂三首

舒 亶

十里曾聞一嘯聲當年猿鶴想猶驚白雲不擬

青天路贏得重來擺手行

萬松偃蹇挿雲根四面諸峯盡子孫日日飛煙
雲霧歛不妨掌上看乾坤
雪頂胡僧眼覩天只應風月是生緣那知坐作
人間雨千丈巖頭一道泉

歸郡書金峨二首

舒 亶

叱咤滄溟雪浪空鯨鯢騎去杳亡蹤鍊丹井畔
春蕭索知在蓬萊第幾重
又入西湖醉過春嶺頭猿鶴幾時聞無端雨意

隨人去直恐衣巾盡是雲

含珠林

舒 亶

萬箇松杉一顆珠老僧心手最工夫冷光長在
千峯頂誰道人間夜月孤

題天王院內鑑堂

舒 亶

等是人間出世人數他珍寶信非真茫茫白日
誰回首此處元無一點塵

福勝院

舒 亶

蒼巖赤壁聳崎嶇長者何年為布金却憶樵風

生乳竇萬松回合兩龍吟

湖心寺偶書

舒 亶

吹落清香縹渺風樓臺髻鬢水邊紅人間誰是
丹青手畫取春湖細雨中

顯寶林院瓊閣梨房

舒 亶

山農未用踏溝車一穴靈泉蔭萬家香積從今
飽檀施會看講夜落天花

題法喜院是院一瓦一木皆自能師手
而師丈室唯布衾木枕無復長物即之

坐厖眉皓首頂泊然似不能言者無乃

真有道者耶

舒 亶

抱山重屋兩迴廊杉檜如雲百尺長香火他年
誰第一老師辛苦頂如霜
了無情解作攀緣一鉢三衣只兀然坐對青山
不知老學人休問祖師禪

太白峯

舒 亶

千峯下視盡兒孫僊事寥々不可聞長作人間

三月雨請看膚寸嶺頭雲

峯頂常有雲
氣所雨取應

太白庵

舒 亶

何年杖錫此徂徠天上真官為我來芝圃鶴歸
香火冷石碁空鎖舊莓苔

玲瓏巖

舒 亶

詭形迥與萬山殊空洞由來一物無直恐虛心
自天意人間穿鑿枉工夫

響石

舒 亶

淵明休弄沒絃琴混沌古今含太古音聞說幾回
風雨夜四山渾作老龍吟

龍池

舒 亶

靈蹤聊寄數峯雲雨意含雲白晝昏不用高僧
時呪鉢一泓長貯萬家村

虎跑泉

舒 亶

一嘯風從空谷生直教平地作滄溟靈山不與
江心比誰會茶僊補水經

佛跡

舒 亶

蒼崖絕壁印苔痕陳迹千年尚似新杖履紛々
走南北幾人不是刻舟人

臨雲閣

舒 亶

高僧終日笑憑欄亦似無心懶出山幾度海風
吹散雨坐看彩翠落人間

春樂軒

舒 亶

隔水巖花紅淺深花邊相對語幽禽管絃不到
山間耳誰會憑欄此日心

宿鷺亭

舒 亶

雲過千溪月上時雪蘆霜葦冷相依正綠野性
如僧癖肯為游魚下釣磯

文饒自昌國以詩見寄次韻二首

陳 瓘

百川衮衮到來休此是人間第一流鯨鬣為君
翻駭浪蘭若空自滿汀洲
海邦渺渺知何在風入高帆頃刻過何似一樽
湖上酒月明安穩照寒波

文饒自京師還欲往昌國而風作不可
渡絕句戲之

陳 瓘

欲衝高浪却沉吟酒近瀛洲懶得斟莫道顛風

無好意為君吹過遠歸心

長短句

驀山溪周銖作也銖字初平擢進士第
調開封中年簿未幾掛冠而歸恬不以
仕進為意至松江作此詞以見志陳了
翁亦以院郎歸詞贈之

松陵江上極目煙波渺天際接滄溟到如今東
流未了吳檣越櫓都是利名人空擾、知多少
只見朱顏老故園應是綠遍池塘草家住十洲

西筭隨分生涯自好漁簑清貴休羨謝三郎紅
蕖月白蘋風何似長安道

阮郎歸

陳 瓘

從來多唱杜鵑辭如今真箇歸健帆笑裏落湖
西回看江浪飛說情話復何疑臨池應賦詩引
觴自酌更何之心閑光景遲

四明圖經卷九



阿育王廣利寺

宸奎閣記

蘇軾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開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

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逸者皆鄙其

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老合

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

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
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
上書乞歸老山中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
乞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

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
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

力建大閣 所賜頌詩榜之曰 宸奎時京師
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
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
州其徒使來告曰
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

昭陵而與吾師遊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案古之
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
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祭為明而梁武以
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
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
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
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孟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
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銘曰

魏、仁皇體合自然神曜得道非有師傅維道
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
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尔東南山君
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州學

御書閣記

高

閱

今皇帝以英曆之資偶艱難之運初御大寶銳
志底平逮紹興十有二年乾坤清夷世道興起
是冬有

詔興太學以臣閱為國子司業越明年春賜對
便朝首被

聖訓今日偃武修文蓋不憚卑躬與民休息宜

宣諭所以選用之意臣學術疎濶大懼不足以當師儒之任然不敢勉勵以別休命遂奏臣昔為太學諸生嘗獲恭覽

累朝宸翰於御書閣今初於學願

陛下親御翰墨加惠多士

上可其請尋命臣入侍經筵一日進講畢

上從容謂臣曰聖賢之言蓋有深意朕每罷朝未嘗不觀經史子傳曰書數紙漸成部秩將以

次降出臣拜手稽首曰

陛下聖學方日日新豈唯學者有榮耀焉顧臣不肖何足以奉

天子五學之游實天下幸甚於是師臣請刊石于國子監頌其本編賜泮宮

詔從之郡國被賜自茲始矣四明距

天朝五百里而近頻年所賜雲漢昭回焜耀海

隅而郡學棟宇未備稽古舊閣弗存守臣徐琛

懼護持之弗度無以稱

上賜教臣陳元裕請以養士羨餘卽舊基為閣
而以

御書鎮之議既協經始於戊辰歲之孟冬落成
於己巳歲之季春元裕又請書其事臣琛以屬
臣臣歸休于里復覩盛事不敢固辭臣聞治天
下猶治一身其文教與武備猶飲食與藥食也
人不可一日不飲食或有病當以藥石攻之疾
病既除則飲食宜復如故是以帝王興有不得
已而用武者及既平定則必歸于文治前聖後

聖不約而同如漢光武既取法新室以興建武
之治乃抑臧宮之請專向柔道數引近臣講論
經旨率至夜分不以為疲是豈忘前日之武備
哉治道所歸自宜然也恭惟

聖上天錫勇智肇開中興由元帥以履帝位而
天人助順戢九兵以康兆民而華夷歸仁於是
蒐舉禮文之事興太學而恢儒術復祕閣以儲
遺書任賢勿貳坐收治功茲固不約而與光武
同者至于胥神化本猶以至德要道為未廣首

書孝經以及六經論語孟子以至史傳開視群
目茲見宸心不遑暇逸雖玩意翰墨必取聖賢
格言以動化天下是又豈光武之所能及哉臣
愚不佞獲知興學賜書之本未敢拜稽首以不
腆之文託名為不朽榮紹興十九年五月戊午
朔臣謹記

重修

御書閣

戴

覺

中興天子以柔道理天下留意稽古禮文之事
肆筆成書雲昭漢倬刊之翠琰與六經並傳寵

錫成均徧額侯類悉創閣以謹其藏四明
御書閣規模雄偉甲于浙東肇建于紹興戊辰
歲務在速成不暇擇木屹然數柱上貫層梁閱
時未久蠹腐弗支生師所處日夕惴焉非所以
稱臣子尊奉之意臣覺承之典教首請于郡願
易而新之守臣姜師仲清心奉公慨然曰是豈
可因循乃即委官度材之美募工之巧役不旬
日輪奐一新爰率寮屬消辰奉安飛榮四翥江
山助妍琅函寶軸交相輝映播紳常布歡欣鼓

舞而相慶曰偉哉煌々乎不朽之盛事一方之
壯觀繼自今以往神物護持其萬億年無有壞
先是閣有記臣謹拜手稽首紀重修之歲月云
紹興二十七年秋七月謹記

重建州學記

李璜

四明據會稽之東抱負滄海枕山臂江重阜崇
嶺連亘數千里其浸不淫於海而瀦以為湖山
川之勝雄傑茂異所以人材英拔比他郡為甲
至於後進縫掖往々冰玉秀整廉利好學蓋自

祖宗以來名公碩儒文詞為諸儒倡者搢紳至
今誦之郡舊有學制度甚常建炎胡虜之禍鞠
為茂草而先聖之殿僅存扶持傾欹不庇風雨
荒榛斷址使人愴然懷舊而悲焉今新昌石君
延慶光錫學問淵博連中三科四方望風欽矚
願得執經席不以丐餘論紹興五年實掌是邦
之教事居無黷舍食無梁肉水火器皿之用凡
百不備學者猶且負笈而來棲於敗屋之下絃
誦之聲不絕蓋其風俗好學如此會太守仇公

以對出鎮恭致

天子崇儒右文之意歲時嚴奉牲幣盛服搢笏
祠于庭下將事既畢延見諸生酌以酒醴每病
餽廩不充以為公私之患明年政成廼斥公帑
百六十萬又丐於耆舊鄉老得錢八十萬始益
賦入助其供給復以辜榷廢材瓦木竹杆凡十
萬九千六百有奇益有調度之餘四百萬錢以
為梓匠丹堊之費初立重門兩序敞其後以為
講議之堂蓋其東以為庖湍之舍開閣深麗翼

瓦飛聳神立像設籩豆俎簋煥爛一新於是泮
宮之制具體克備既落成率諸生行舍奠之禮
是日鼓舞歌詠莫不稱誦仇公之德又以石君
君超詣之材屑於細故針抽縷積以至於斯也
竊嘗謂古者有國有鄉必立學校蓋非苟然而
已以為君子之居而禮義之所從出也為諸侯
者於此序受成遣師以服遠人為士大夫者於
此序游燕休息以議政事執政者又從而究其
言善否因以改行下至遊 胄子編戶庶民莫

不雍容進退於斯講求先王之道皆得興於禮
義及其秀傑穎脫則又論而升之俾之為天子
政事之臣此所以學校官府初無二體而三代
之上家塾黨庠遂序國學如是之設也後世先
王之道不明武吏以殺伐暴悍為能文吏以簿
書期會為重其間深文刻害便法自營者則悠
悠之譚指為廉正怙其鷙忍以投時好如蟲食
木中傷敗沖氣卒至穿穴侵漏與本俱顛而莫
之知也大抵自漢以下承暴秦之緒維持固結
之道一切主於法令劫持天下使不能去無復
父子君臣之愛一旦潰敗不可鈐梏誠以平昔
用法便文之積也今承漢唐之後去古益遠為
吏者視斯民如仇讎居官者指公府為傳舍朝
夕從事米鹽錐刀之末為治之道追昏冀歛耳
非復有文學禮義之說也至尊愛勤於上隆師
重傅以明先王之道而六經之旨不行於士大
夫之間處心積慮官遷留滯而止士之游於庠
序者截決經史取青俛白以待有司之間更相

告語惟恐趨赴功名之後此道之所以不明而先王之跡幾於熄也如是而望風俗之醇厚億兆之孝悌忠信難矣郡之有學姑曰禮義而先王遺風餘訓標準在是為政者尚指以為不急之務亦已甚矣四明環地千里浮屠老子之宮無慮數百區窮極以享本土侯王之奉然以州郡之力學校之事求數十楹以庇其徒而躉難勤勩積歲十數不克有成良可歎也今仇公適丁搶攘之際撫臨一方未及報政而公私便利

風化醇厚無厨傳過客之事而有恭儉率循之益為善者有所恃而不懼姦宄小人知所畏憚而不敢自肆是以風飄海舶夷裔越賈利原懋化紛至還來波濤警伏山谷休靖育風怪雨不敢輒作迺能於此之時以其餘力及於學校養育人材用為異時興起太平之資其所以忠於國家惠其疇類之意深矣又能斥其帑藏之積勉屬郡寮上下協同以濟登茲其用心可謂知所先後不忘其本者哉雖然善始者未必善終

能作者未必能述今公於此可謂勤矣若夫固
卑為高積微至著使之日增月益以至熙盛則
又有待於後之君子賡繼存愛之而已此則仇
公之意亦郡人所望於來者也故併書之以告
紹興七年季冬閏十月甲申謹記

重修州學記

鄭耕老

國朝慶曆中詔天下皆立學按唐正觀詔州縣
作孔子廟四明學區暨建炎火于胡僅存先聖
祠貌有斷碣三考唐開元封文宣王大和七年

始立石紀所封遺製廟經寇毀正元四年刺史
琅邪公重建刊石文有追贊明王者大和四年
修廟六年亦誌于石今登科記述天禧中李侯
夷庚崇庠序父老傳移學於州治東北即李也
邈乎罔究經始之日至改作續修境與正觀慶
曆相先後紹興七年郡將仇公徽學憫建炎之
厄乃建門結堂翼以齋館蕩穢披榛未遑宏固
更二三紀新故等敝耕老辱典教具聞于府史
君趙公閣學力欲興之未及而去越明年明直

閣張公下車復疏曲折以請公嗜學樂儒隨假
之資鳩匠市材惟恐後蠹者撤椽者易支傾墮
罅蓋翫欄植有儼其新使人生敬以乾道三年
六月辛巳始事閱月既望訖工率諸生釋菜奉
安晬容畢禮歷階升堂行揖遜講中庸申以泮
水士儒勸喜芹藻生春耕老職乃事不敢不謹
書以詔將來云謹記

州學序拜田記

乾道五年春壬正月己未太守張公率鄉大夫

士釋菜序拜于郡庠禮也明之為州士風純古
凡歲之元日冬至必相與謁先聖先師而後以
序拜於堂上行之久矣建炎末學火于胡自爾
禮廢不講紹興戊午郡將徽猷閣待制仇公始
一新之學成復舉故事益以酒三行之禮二年
仇公被命復來乃以田百有六畝支其費伯庠
是時備員學官蓋嘗紀其事矣三年
朝廷頒鄉飲酒義於天下行之數年雖旨格不
行州縣猶聽其便以故明州序拜如初而仇公

所撥之田移以養士酒禮遂輟乾道三年祕閣
張公來守是邦政成多暇問知其所以越明年
以鄞及昌國兩縣沒官之田二百六十畝山地
二百四十九畝盡歸之學以復序拜酒行之禮
受藏受用一切趣辦而有司不預焉是日也教
授率三老侑坐獻酬於守侷禮成拜既風動千
里莫不砥礪澡濯期毋負賢太守敦教化厚風
俗之美意嗚呼盛矣天下之事固有若緩而急
者或謂州縣之責簿書期會之為故而禮非所

先蓋亦未之思也人皆有欲欲斯有爭視聽言
動之間以禮自防而不流不逸則乖爭陵犯非
僻之心無由而入公今禮成於一日而長幼尊
卑之分昭然可見皆率服之故能不令而行政
平訟理其視劫劫於米鹽細故而日不暇給者
固有間矣其可不書以告來者因以田之畝步
四至刻之碑陰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忘

於天下百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
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
賢使能政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馘訊因之
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中和之
士以至一偏之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
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
去者以為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
自遷徙徧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夕朝所
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
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
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
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
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為
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
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
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
出於學而學之士群居族處為師弟子之位者
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

學一廢而為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
淳屠道士法為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
奠於其堂而學士之者或不豫焉蓋廟之作出
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

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
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
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溪之士不得有
學而為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
言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為而去時慶

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為學者
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
有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
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為學舍名御堂其中帥
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為之師而興于學噫
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
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為其幾於
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
來四方游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

之憂無游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
故人名御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
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
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
者為之師而以脩醇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
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德盡如古之所為吾
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
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
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而又憂夫來

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修九經堂記

李 閱

上即位之明年九月閱自虞部郎中乞守茲土
乃得毫又明年十月自毫被

命來領郡事一日會賓客于東園之嘉燕堂視
其北有遺址荒焉問諸老吏云九經堂基也舊
記在焉於是取諸頽垣積壤之間磧滌而觀之
乃殿中丞陳侯充之文也陳侯當淳化二年為
州於此方

太宗皇帝以聖謀神斷承
藝祖經綸之業以德以功克集大統散戎馬于
寬閑之野休生民于耕鑿之鄉窮日月之際極
舟車所到乾旋坤動霆擊電掃四海之內稽首
畢臣乃張治具謂治之本莫先於儒術宜公卿
大夫以及守令討論經傳講求先王所以化民
成俗之意庶幾太平之盛比隆於三代也由是
詔以九經賜荆楚湖湘江吳杭越閩中嶺外諸
郡而明獲預焉陳侯戾止見所賜書咨嗟拊蹈

戴仰

天子之休遂飾廣廈以藏之名曰九經堂然明
於是時更五代干戈之亂幸錢氏保完而歸
聖宋撫育涵養生齒滋夥而學者尚少歲磨月
礪為士者日衆善人以不教子為愧後生以無
聞為耻故負笈而從師友執經而游學校者踵
相接焉州舉進士較藝決科者又相繼而輩出
則賜經示教豈不粲然明驗哉况自浙以東農
商自足而訟少事簡明最為樂土者亦風化薰

陶使然爾然余於此竊又有可歎者蓋事久則
弊且壞者莫不爾自淳化二年迄于今纔百年
而九經既散失無有明之衣冠亦不復有知者
堂亦廢而草木茂焉可以不修乎哉乃率入官
之棄材鳩無用之軍工鑿沼畚土增高舊址如
臺而新之且購九經寘其間使士民復見
太宗之遺訓與陳侯經始之迹而時與士大夫
游焉若乃四時登覽之勝江山所得與夫晨昏
之間晦明之變景物錯出不可得而名狀者則

有諸君題詠焉元祐 年 月十九日記

重建九經堂記

高 閱

惟我

藝祖始受天命紀元建隆吳越錢王俶首奉表
修臣職既又以其弟億假守浙東之四明郡積
十有二年未有職司于王室遂為之請命于
天子有詔飭有司加優禮升其州為節鎮寵以
奉國軍號冊命億為節度使以顯異之於是四
明始知有

天王之命按舊圖牒其地海濱狃于霸政前此
聲教未被固非有鄒魯儒風晉鄭人物著見于
世逮

太宗朝諸所僭偽悉歸輿地車書既同乃改元
淳化

詔頒國子監九經于新附諸郡而四明天始被
天朝之賜時守臣陳公充喜於王化思有以聳
動斯民爰卜勝地得高榭於子城東北隅乃錢
公億所創以追勝游者俾葺新之鎮以賜書名

之曰九經堂以風示千里其稱述

帝德歸美報

王有石刻存焉郡人知尊經術談王道實始於
茲而為政者又有以鼓舞感發之未幾風移俗
易雍々然詩書禮樂之邦信乎一變至於道自
時厥後襲衣裳吟典籍少而習之長而安之自
謂性稟固然殆不知

帝力之所自也歷年多堂宇且敝嗣而葺之者
間亦有人唯元祐五年太守李公閱畫革其故

而鼎新之上以彰睿化下以勸學者其規模壯麗多見於辭人之賦閱四十年不幸悉焚于兵火又十有九年更十有四政猶未能復士類每歎息於斯豫章徐公輟自禁從姑試以此郡既至上體

朝廷仁厚寬大之意政務靜重暮年而有成績暇日顧舊基而慨然曰郡有此堂事關教化久而未復豈以勞民費材邪今國家念貽謀之重務先復古如其賦不及民、

不知後此何憚而弗為乃以程畫付屬吏之有幹理者曾不踰時工告訖功落成之日賓僚相與稱美而形于歌詩者又能茂明公意以接邦人於道閱歸休于里獲登斯堂媿不能賦一日辱公過之屬書其事既固辭不獲命竊惟聖上方以柔道治天下偃干戈而脩俎豆興學校而新館閣凡稽古禮文之事率皆以次蒐舉乃者親灑宸翰立石經于太學頒墨本于天下重命有司版鏤九經以增光

祖宗右文之化而四明郡庠方建大閣以藏
御書則公之此舉意固有在異時此郡賢材繼
興發越前輩相與從容思古念舊而推尋
本朝涵養所自來然後知是堂之復自宜特書
以詔後人紹興十八年八月丙辰朔謹記

逸老堂記

莫將士有負高世獨見之明介然自守以表於
世者必不竢招而來麾而去能此者非學也氣
也非氣也識也故識非學之所可致亦非氣之

所能使其始稟之於天淳涵靜默燭萬物之理
而不昧平居固已陵厲清浮俯仰宇宙視世之
富貴顯榮若將挽我兀隨所遭而暫寓者豈復
以絲髮許留方寸哉予嘗論疏廣受僭傳皇太
子一日俱上疏乞骸骨揮金樂身於宣帝之時
而龔勝薛方乃以哀鳴就死欲全節於新室攝
居之世管寧抱道懷寶投迹海表終身不見曹
氏父子而張翰顧榮乃以秋風蓴羹酣飲謝事
欲求免於太安四王用事之日其識相去遠邈

矣蓋自漢晉以來至唐得二人曰賀季真李太白世惟以至博之學邁往之氣知之而不知其識之絕人遠甚太白天寶初召見金鑾殿供奉翰林嘗醉賦詩無留思帝愛其才忤高力士植其詩激揚貴人不得官懇求還山帝賜金許之益放鷺江湖間終其身季真開元十三年為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張說夸其兩命之榮明皇自為贊賜之肅宗為太子遷賓客授祕書監天寶初一病遂請為道士還鄉里詔

賜剡川以居初二子為帝所知時李林甫方相羅鉗吉網毒滿天下以太白之風標清粹顧不減盧絢季真風流文章豈在李邕裴敦復之下幾何不遭其誅鋤乎鳳凰翔于千仞覽德輝而下之雲鵬已浮乎寥廓羅者猶視乎藪澤二字之識所以絕人遠甚者也季真於長安一見太白呼為謫仙人而太白在金陵送權昭夷亦曰吾希風廣成漾蕩浮世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予為謫仙人蓋寶

錄爾則二子之相與當有神交於窈冥者矣世稱中州清淑之氣所窮則盛而不過必蜿壇扶輿磅礴積鬱其間當生魁竒才識之民四明按東漢地里志乃越之鄞縣地有句章城及古鄞城皆漢廢城也唐武德初鄞復為州與嵛姚巖婺並摠于越八年廢鄞為鄞縣開元二十六年析會稽之鄞置明州取四明山為名實並東海真淑氣蜿壇扶輿磅礴積鬱之地宜有魁竒才識之士必季真乃當之而四明之人初不以季

真為鄉人予為明州一年得湖上第地為堂以太白所稱季真之名榜之曰逸老并繪季真之像於堂上尚友千載鳳藻需觴而想遺風焉昔通和先生祖貫子元元和己亥年嘗遇季真授以至訣言季真得攝生之妙近數百歲不死負笈貨藥如韓康伯近於天台上升徧於人聽則季真果仙去無疑予聞仙人左元放許宣平每徃來九仙城陽山中蔡經仙去亦十二年一至其家得道者或未能忘其鄉里安知季真不時

來還此間耶紹興十四年八月日謹記

慈溪縣清清堂記

徐璋

余一日過是邑聞邑大夫黃公嚴明通濶判謂之公倒屣迎門倍越平生好頃之延余一堂榜曰清清憑高原面廣野基宇聳壯丹青煥飾周旋孰視見平蕪散綠脩竹環翠孤村落照而飛煙有無遠水斷霞而白鳥上下余謂揭堂之名殆以目之所寓者歟公笑復之曰非也將水禽嘲晰松籟悠颺艇棹絕湖而漁唱數聲牛羊下

坡而牧唱孤響殆以耳之所聆者歟曰亦非也抑訟息庭虛退而孤坐琴橫淨几香裊蠻爐一慮不生萬緣俱滌終日寓之而忘身之在仕堂之為公舍豈以意之所適者歟曰皆非也蓋淳化中有賢令張公叔達綽著彊明茂昭清德政施百里而聲達九重時

太宗皇帝璽書敦獎先詔尚存後人惜其清名慮久湮沒無以勸後廼建堂揭榜曰清一俾游息是堂者晞仰前軌脫不能與其抗衡並馳

抑終不失為自好者矣予自領邑見其柱礎傾
欹棟梁蠹腐稍不葺完必將頽廢因念召伯之
棠尚戒翦拜况棟宇乎遂鳩工掄材增卑廣狹
整欹易蠹為一新之不唯不墮前人之志抑將
永君子之傳予聞其言懼然自愧逆料鄙淺因
嗟先王道德之澤熄入而從仕者多失已於物
以自投於苟賤不廉之地間能潔廉自愛有懸
魚留犢之操者不務欵尚往々指謂方僻反形
訾謗廉恥之風宜然益落獨吾黃公遠追前躅

嚴以御史寬以愛民勤以奉公廉以處已較德
計功未容逸駕余謂揭名清々不特謂其清之
又清良以張公著於前黃公繼於後揭名清々
幾有待於今日乎雖然二公之德清矣要能盡
其在我者也若東漢范孟博亦少礪清節及出
為清詔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汙吏聞風皆
投印綬去則又能盡其在彼者矣要亦不過施
乎當時未若伯夷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
志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噫俾二

公擴充其所為以加諸彼矣古人之難致孟子
不云乎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焉蓋推其
所為而已公其勉焉因囑予為記故述其意以
書之公字巨濟戴溪人也宣和二年十月望日
鄞川徐璋記

重修善政侯祠堂記 蘓為

祭法曰法施於人則祭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
則祭之是知聲光垂於簡編德馨享於廟食者
豈徒然哉善政侯瑯琊王公諱元晞冊封之典

圖志載之備矣按有唐太和年出佩銅章字人
海徼時屬承寬之後躬行阜俗之化以勤儉誠
游墮以成懿敦孝慈貪夫歛手於袖間暴客屏
跡於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惇獨有依他民愁歎
我則民諧乎讌樂他民凋弊我則民豐乎衣食
詩所謂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者歟先是厥土連
江厥田宜稻每風濤作冷或水旱成災不若採
石於山為堤為防迴流於川以灌以漑通乎潤
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大獲民利故

自他山堰溉良田者凡數千頃得非謂法施於人乎能禦大災乎則侯之為政也易俗移風惠其生民沐義浸仁澤及來裔使永永之世猶授其賜者不可勝數則子由治蒲之政西門投巫之酷諒有慙德矧今海縣晏清哲后求治一同之任非賢弗居太博王君輟玉筍之班假墨綬之秩去民之害必杜其漸興民之利必臻其源他日嚮侯之德聲謁其詞庭則門榛砌蕪曝露尤甚乃歎曰將何勸民乎吾將新之吏忻民懽

風動草偃擇材睽日經之營之於是遷祠之基止堰之上使泛舟者賴其德力農者懷其恩觀其廟貌翬飛軒瀟蔽虧及其庭也則若聆乎片言升其堂也則如聞乎七絲我乃潔誠端簡享神于祠是使遺愛之道戴彰嚴祭之禮斯備在江之滸祐我蒸民嗚呼侯之生也以子男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歿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畚其神向若為唐鉅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則貞觀之風不為遼哉知縣太

博譽播乎清華德施乎疲俗景慕先哲樹之休
聲庶使享斯廟者知仁政之可尚也為通理侯
藩備熟徽烈俾旌如在無愧直書其祠堂之棟
宇官吏之名氏請附之碑陰時大宋咸平四年
歲次辛丑六月初伏前一日記

李陸二公祠堂記

關 杞

東平呂君獻之為鄆主簿之二年新錢湖之六
隄屬節度推官 君聲叔刻辭以紀其詳而又
考其迹初不忘前人之功俾揭示來者乃立李

陸之祠于其隄之傍始唐天寶間縣令陸公南金
闢湖之廣為淳瀉灌浸之饒歷

宋天禧中太守李公夷庚補其舊之廢址增築
全固經畫以制使數鄉之民雖大暑甚早而卒
不知有凶年之憂二公之功及乎明民可謂深
且厚矣然而民之安饗其利無歲時之報是亦
忘前人之施歟况於其法又宜祀之夫民莫不
樂生而安業惡勞而就佚
朝廷責任於守宰者不獨愷悌其政亦將資以

深思遠慮厚其生殖物、各遂其養故風俗美而禮誼行田里安而獄訟息予觀循吏之治有功德以加于民者必久而見思蓋以功則安而久以德則服而化雖相去數百年猶想仰其風采豈不盛哉孟堅謂黃霸等廉稟然庶幾有德讓君子之遺風則二公之烈祀之而無愧焉若呂君之塵奪于衆多之議而卒就其功又能表二公之祠以勸于後他日明民之懷思亦足以繼二公之賢故予為之書而不敢讓治平元年

四月初三日觀察推官監船坊關祀記

廣生堂記

朱 翌

敷文閣直學士趙公伯圭守四明仁質慈厚術智通練府不生事野不見吏不外取不費出宿麥既登秋稼倍常颶風駭浪不作海行訂宿席展枕安稚耄說公撫我似邵父杜母乃復放生池於西湖仰祝

無疆聖壽以廣福院奉香火衆寓客月七日帥郡人挈水族合誦經呪梵唄鏡鼓縱之湖脫砧

凡鼎鑊其樂宜如何銜懷恩施口不能言耳又刻

朝廷條禁列石湖四旁命住持處真度滄州閣後為堂供佛作證真戒律精修檀施効力堂成乞名于桐鄉朱翌名之曰廣生且告之曰天地大德曰生

皇帝好生之德天高地厚大和陶育物々熙々遂性樂生長無夭折承流之吏仰體聖主大惠布之天下是其職也亦公之本志也

入君深居

九重未嘗不欲薄刑輕歛養視元元惟恐傷之然洽于民心使四海被實德必良刺史能之推廣其澤故有大者焉倘一飯之設臨庖下箸見其生有憐怛至誠不忍之心則於赤子其有傷之者哉公悉乃心道

上德意又留意於淵潛之微使有夏之德見于咸若文王之德見于於初守臣之義畢矣川泳鱗游皆為壽祝施者有常而報者無窮歎呼川

增又豈有既乎乾道元年九月一日

畫簾堂記

趙 省

右朝奉郎宋侯子剛治鄞之三年政成民和上下安習凡所施設不待教令而民聽已孚訟稀事簡公庭肅然日以優暇乃即廳治之東為堂三楹以視事以延客以休其餘日鳩工命材棟宇輪奐官不知費民不告勞經始於辛巳仲秋竣事於是年季冬落成之日因取顧覲之寧山陰之政榜曰畫簾噫侯之為是舉也非夸大以

掠美誠得所謂名者實之賓與夫民不難親也惟平易能近之民不難化也惟寬厚能服之平易貴清淨而不擾寬厚貴豈弟而不暴是以施於有政之無訟也又何難焉今晏眠而擁黃紬卜晝而酣醇耐文書堆案漫不雀顧以是為平易謂之食焉而怠事可也經費常賦慢令失期獄訟簿書一視成檢以是為寬厚謂之縱吏以虐民可也苟如是則寄百里之任者心逸而體胖齒負版之列者悼屈而無告引利償害其

自為謀則善矣獨不念學道愛人之語乎惟宋
侯之理鄆則不然旦起據按訟牒山委勤、致
詰曲盡其情催科調歛示以期會下皆奔走而
樂輸曾無追逮之煩宜其政訟理庭無留滯方
覲之之治如天冠地屨豈彷彿但其流風善政
而已蓋山陰在當時戶不過三萬其縣用無事
晝日垂簾特折枝之易耳鄆自西漢距今號劇
邑民夥訟繁十倍山陰宋侯方且仰慕之若是
可謂廉於取名者矣于時

國家有邊事州縣簡料兵壯預備儲峙以應上
之求常苦不暇給而侯能多、益辦如玉夷甫
在元城時終日清談而縣務自理其材力過人
遠甚若乃更退身閑賓僚畢集彈綠綺以舒懷
對紋楸而坐隱壺觴相命歡歌嬉娛此在他人
常劫、而侯之樂獨有餘亦足以見游刃之所
及矣異時第最

天朝登名史氏號居循吏之目當以鄆治為先
宋侯名應子剛其字也視大丞相莒公為三世

祖精於吏道飾以儒雅不圯先世之餘烈云紹興壬午閏二月既望

重建經綸閣記

徐度

或謂君子之仕為郡邑既去而能使人思之不忘在古或有後世則難而邑其尤也何哉古之為邑位均子男南面聽事生殺予奪悉繇以出而無有齟齬於其間故得以行其志後世為邑品秩卑而法令繁品秩卑則選任輕法令繁則牽制衆以秩卑之吏而迫於繁令之拘其治効

之難成固宜是或一理也而未之思夫君子惟無仕則已仕則未嘗擇官焉居是官也則必事其事就其力之所可為而為之上可以裨於公下可以及於民安有難易之時云乎惟怠者將以遂其媮則常以不得為自解誕者將以肆其夸則常有所不屑也胡不以聖人之事觀之乎昔孔子初任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彊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孔子固覆生

人之器也顧屈為一邑而諄々於教化如此惟其無有不屑之心故歟且迹夫聖人之所為其稽之當今之法令皆明示勸獎而誘使為之者也故相國荆文王公慶曆中嘗以廷尉評事來為鄞令于時年甚小氣甚銳而學甚富其志意之所存遠矣蕞爾一邑固區々者宜若無足以為而公初無不屑之心日夜惟以為民興利除害為事距今蓋一百九年矣而其所興造之蹟尚班々可攷遺民子孫常相與傳誦其事指其

蹟而懷思之是非真知知學夫聖人之為安能及此宜邑人思之愈久而愈不忘也初公既沒當元祐中為令者嘗因邑人之思即治所公昔燕休之地作為重屋肖公之像而祠之名曰經綸閣中遭兵火久廢弗復紹興二十有四年公之弟校理府君諱安國之曾孫右通直郎燁來蒞茲邑自以獲踵其先世故治為榮規々焉推前人之心以施於治不敢少自怠弛居無幾何邑人安焉相與言曰文公之德邑人所不敢忘

也而公之諸孫復來治我就使無意於民猶當
謹以事之况其賢稱其家哉惟是經綸之閣久
廢未復其何以示吾子孫而慰吾賢大夫之思
矧

朝廷清明郡政安靜治新斯閣今也其時乃鳩
工聚材而請于太守貳卿王公公方以儒術為
治亦樂夫有助於教化也而許焉閱七十日而
告訖功凡材斲輓極葦竹之費土木工人之直
一出於民之願輸而官無所預焉既而燁以書

來告度曰閣之復也非我實使之民惟吾家相
國之不忘是不可以不有紀述也子於我有連
其為我書其事度辭謝不敢當書再三返而請
益勤曰吾石具已久待子之文以刻乃為叙邑
人所以不忘者且誌歲月焉燁字子華謹飭好
學能守其家法者也紹興二十五年二月旦
日

衆樂亭記

邵 亢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詔以四明太守錢君入直

左右史 之日抵書其友丹陽 邵亢曰我雖
治明之日淺然於明人為無恨矣歲和穀穰愁
歎息而驩豫行我樂與衆人之樂而申之為之
亭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衆樂名焉吾友為
我記之既辭不獲命矣其詞曰明治故鄆瀕海
之都厥初導江源于南山醜為漕河以入于城
吳越肇國茲為輔州率常近親以守以謀湖枝
于河蓋數百畝中為亭觀卉木洲與于今百下
下高、頽圯壞墮存 一豪維時錢君來守此

邦此邦之人曰維政刑毋枉于直曰維教化日
遷於良山樵水耘濟之阜安陶然大和歲以有
年邦人怡、並尋于娛君曰從事與是同好近
而勝者莫湖先焉闕者闕之窪者隆之昔吏租
削而捐之周為飛梁於以往來合為大屋鱗舒
翼開遠崑近峯煙矗雨青水流廷階激、有聲
君曰從事盍往落之荷芰房盤鳧飛鵝翻飄浮
滿前凡州之人月惟莫春聯航接艦肴酒筦絃
來游其間環隄彷彿風于柳楊夕以忘還明人

之憂惟使君是求明之樂惟使君是度樂乎樂而不與人同樂安在其為樂哉它山之石以鏡以刻以告後人尚識其略熙寧二年閏十一月戊戌謹記

三江亭記

潘良貴

四明在浙東寂為瀕海宜有瑰奇偉特之觀快登臨者之心目予到官二百餘日所向局趣狹陋殆未之見一日送客至東門循城而行大江橫其前群山拱其外島嶼出沒雲煙有無浪船

風帆來自天際又州之井屋左顧右盼盡在目
中予欣然曰噫嘻此明之絕境也於是作亭其上以為郡人遊觀之所夫天下幽巖窮谷高人達士之所廬固不可以一二數若通都大邑顯在人耳目者不過有美堂岳陽樓滕王閣數者而已湖湘樓閣之盛予固未嘗登覽至有美堂則去江湖遠竭目力而僅得之非若此亭可以坐觀而俯揖也然予之好惡取舍出私於見顧未必公當俟倦游之君子徜徉而賦優劣焉

江之東舊有亭名三江更兵火壞不復存此亭
之成人謂盡得三江之勝因取其名而榜之亦
從父老之願也紹興十年正月二十八日謹記

重建鄞縣記

李璜

明之為州統五城鄞為太守治所今日趨府議
事退而據案決遣自朝至于日晡循々維謹不
敢有所操縱縣為鄉十有三為戶三萬九千六
百有奇民富於稻蟹之利地大物萃則訟牒日
益衆祈寒暑雨少不能如期輒召病令出是縣

率無良聲為令者幸無事及官滿罷去以為得
計建炎胡馬之禍公宇焚于兵火已酉距戊午
十稔更數政睥睨不敢措手治寄于佛廟阜隸
與浮屠雜居雖民亦病之會太守周公下車之
始詢咨衆庶敵事一新寬大之政既行和平之
氣亦通慨然銳意有所興作莆陽顧侯為令於
茲蓋二年矣日與丞簿辛勤敦勸欲以仰奉太
守之意而二君皆儒者愛民喜事與令處相得
歡甚條教之行靡有留礙邑人既悅于政思所

以報稱守令之德咸願推其贏餘以助工役乃克重建廳事大門公堂于舊治之基翼以兩序殿以寢室吏舍犴獄簿書泉貨咸有處所丞簿二居輔於左右於是高明雄壯始稱邦君子男之尊雖令之賢否不繫於居處之高庠然使民自遠而至有所瞻睹崇其閑閑以別隆殺之分則棟宇之制不為無助焉初侯之為是役也道路頗憂之以為艱難呂來公私掃地赤立平昔租調之資羸弱編戶或不能如式而輸為吏者

至廼疲於簡對何暇月績歲緝以有勞無雖僕寓居於是聞其經始營之亦竊疑焉未載閱月土木之工畢立為屋百七十有三楹役不及農夫財不出經費不動聲色而制度顯設宛如舊貫僕然後知侯之果能有為也昔卓茂為密令有所更張吏民笑之雖隣邑亦以為喚謂茂事自若居數年道不拾遺嚴詡為潁川既去哭曰我以柔悞名

朝廷必選剛猛代潁川之民當有僵仆者大抵

世俗之論喜為奇恠新好之說而亟疾苛密之人往往以輕儇事見稱至於君子長者欲為平易之政則悠々之談必深疑焉未或及施而罷去或平居不甚可意去而斃于苛刻之令然後更相思慕之者多矣顧侯詳練謹默務為循常之行不喜表襮以取名譽賓客干請未嘗有所許可至有偶坐終日不忍啓齒而退者其以身任怨必則法令如此其視毀譽之未泛然若亡所喜愠為治既久獄訟衰止平日不快于心者

亦不能有所軒輊竊意古所謂居官無赫赫名去而見思者蓋如是也然而乃能以其餘力為後人無窮之利心計默識奠而後發民不告病事以就緒是不可不書以遺來者縣既落成屬僕為記僕辭以不敏不足託顧侯曰先生無求於世其言可以信於後人僕亦自謂老於文字直書事實以紀歲月於義無所不可繇是愧慙而書紹興九年春正月丙戌謹記

書載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有堂
矧有名御夫愛莫如父子以家而傳非期一世止
也其堂名御之難若此彼公廨之居不過三歲一
去職則前人之底法其有堂而名御者十常無一
二豈其自負不肯規隨以躡其後哉蓋土木之
設不費於公則擾於民法固弗許也昧率以此
慮患而不敢作姑補弊塗鑄以為苟完計非才
力有餘慨然自足以興建詎能無擾費之患哉
慈溪有邑舊矣自泉南崔公熙易新正寢之堂

逮莆陽方公巨川銳意一新屬引嫌而去民惜
其基御之成有不竟者請終之公辭以遲來者
余嘗紀其言以刻諸石後更權攝數易未暇調
而來者正席未煖部使者聞會稽黃公濤仕以
才著請辟于朝即被命而上曾不拘格於銓部
實宣和改元年八月朔也公既視事私不受謁
姦不容匿問民所疾苦得吏之昔所盜取於民
者盡追以償之民不願復獨願以終吾方公所
遲乎來者之意公於是出金於野而有材者願

售募役於農而有力者願從築而拓之往、出
於方公所基之外脩修外門增修廊舍以左右
之即其欄楹以為步廡廊舍之後復置支室合
二十有四楹左以奉吾土之神右以列五鄉之
司又徒諸吏出而居之惟典刑常平暨夫摘山
煮海之職仍處其中蓋讞議之密貨泉之衆尤
所重也鳩工於明年正月己酉越二月己亥告
休而落成其程功計日不愆于素也如此大低
民既我信吏不能欺故令必行而事易以集不

待吾戶到而人戒之君子於是樂公之能繼非
直美夫輪奐以壯吾邑之聽斷地也有過而問
焉予以知公之才強且明也或謂徒諸司于中
門之外吏得以自便公不得見而知也公獨笑
曰古有不戶而知天下中門之外猶在吾域中
乃懸千金於門而戒之敢有私而出給以賞其
告者羣吏之家有至急難無敢越諸閫必也朝
入而莫出閫有訟者入與吏俱曾日未吳而曲
直決矣以故庭無留訟鄉無橫移或不得已而

呼追之止揭姓名于此悉如期而至不徒掛墻
壁而已然則斯門之設豈特限吾吏之出入哉
嗟乎自祐初迄今三十有餘年所歷令尹多矣
其基名御而成就之必待乎三公何其難也雖然
全乎方公何其遠後乎方公何其近彼孰奪而
去此孰挽而來固有數焉存乎其間得非天佑
吾邑俾數至是而通不然何前人下車未幾不
待次而舉邪自茲以往公之所以利吾邑與夫
邑人之所以望公者未易逆數則斯公之成宜

未足為公道然未幾而報政則擢而進用之其
所以設於天下必有大于此者率自今始邑
人馮輓每造諸公之門而登其堂故審知其始
末乃叙而為之記

四明圖經卷十

東岳行宮記

蔣安義



四明屬邑六獨昌國居重海大洲中視他邑最
為僻遠部使者按視罕及其境傳檄往來趣期
會簿書而已初邑之未建隸籍于鄞度越既險
民之利病休戚有不得告者焉熙寧間荆國王
公始請建邑逮今四十載矣更令佐以十教然
流風善政不可悉舉項則有延平陳公
邦獻今大梁趙公君竑受命為宰而南康李公

恕實為之佐下車以來諏詢民瘼弊者革之蠹
者鋤之政失其平人用不爭年穀告豐邑遂大
治邑之民聚族而謀曰我曹生長太平不見兵
革幸值明天子惠我以賢令佐矜老而恤孤養
病而葬死雖父母之恩不厚於此我聞東嶽之神
實佑我宋陰福吾人盍相與尸而祝之以祈吾
令佐富壽康寧乎於是合就應者如響父老占
之少壯營之運土于原度材于山深殿罩罩修
廊陰陰其直如繩其平如砥其高如軒其張如

翼堊以白盛飾以丹履春秋歲時以祀以享若
有神物來游其間宮造始于元符三年四月落
成於大觀元年五月郡人蔣安義為之文曰
瀕海之東龍濤匝空極浮土封為明附庸兩山
中分屹立嘉門雷吼電奔朝于鄴壤絕勢孤摧
舟畏塗束手庭趨聽於大夫二公之來天賜雄
材却除氛埃霧闢雲開政道其平安瀾不驚和
氣充盈庶稷以成斯民無憂聚族而謀以祈以
求報公之休稽首嶽神體聖蹈仁手幹洪鈞下

臨斯人廸咨羣工作為行宮父子祈公壽考來
同席捲榛荆巖巖百楹塗以涇青周以層城春
秋歲時祭祀禱祠旨酒純犧饋餞有儀匪豆匪
觴明德之將神之來翊降福穰穰蒼山之巔石
宇而堅勒此文焉垂千萬年

開元寺觀音記

陳瓘

明州開元寺大悲院千手千眼觀世音像木工
孔仁謙所造也仁謙巧由夢授藝絕一世杭明
二像皆出其手在武林者檀供之盛與天竺等

開元之像寂無供事崇寧中住持比丘法中始
集衆緣以黃金塗飾易故為新而比丘法中繼
主斯刹汲引同行修大悲懺諷圓通門以為佛
事道場嚴淨四衆隨喜觀相者生敬聞偈者起
信遠遊之士未還家者明了歸途必由此矣乃
知但弄音文功不虛弃况了白名之味而入不
思議首楞嚴之境乎首楞嚴三昧之主觀世音
圓通之最不證此定流轉不止不入此門不超
餘學未有無因而得不聞而成者也觀世音聞

道之初因入流相聞復翳除塵銷覺淨淨極先
達寂照含空非文可詮而不離文字世相常住
相不自顯一向多聞則阿難遭先梵之况一向
無聞則天陰墮後有之苦然則無聞多聞其病
一也病在乎人非聞之咎聞聞於未聲之前思
修於既聞之後一處休復群用皆息徃古先覺
斯門已成今入圓明古猶今也未來學人當依
是法從中證者豈唯觀音法且以律為師兼學
台教而能諷習了義叩擊斯門蓋天台四教以

質多為宗南山三部以本義為本本義立而立
慧自足慮知正而止觀俱安旋倒聞之機息循
聲之妄非涅槃一路不得其門而入矣智者以
涅槃聞聞之義演為生生四句訶智良臨終之
問迴平生兜率之習其所取者聞聞而已南山
常念觀音委質淨土二教徧行於吳越十念尤
盛於四明厭有者方詣化城真離者既達寶所
淺深同說不出此門無量壽壽齊虛空常寂光
光融彼此權實異說究竟同歸方便多門其歸

一也仁謙造化勝像歲月久矣像之新故亦同一時聞聞而思修者當自得焉大觀二年二月初八日記

烈港新建張王行廟記

高閻

聰明正直死則為神至於有感必通無間於幽深遠近者此神之盛也廣德軍廣惠廟張王者武陵龍陽人嘗按圖謀其先有諱秉者在夏禹時感天女降而與之合踰年授以子且曰後世當血食矣分王生於西漢之末姿狀竒偉寬厚

而愛人有神告以茲地荒遠不足建家乃東游吳會至蒼雲之白鶴山居焉久之欲自長興之荆溪鑿河至廣德以通舟楫之利工役將半俄化為異物驅役陰兵夫人李氏見而恠之遂隱形遁去民居思之不已即橫山立祠以事之祈祭不輟梁天監中江南大旱徧走羣望不雨武帝薨蔣山神告之曰橫山祠靈通天地禱之必應帝如其言即獲膏澤自茲以後曆數百載凡水旱盜賊為民患者誠心祈請皆遂所欲乖崖

張公守金陵以兄事之緘書遙禱如通家問吉凶可否報驗不爽比年靈迹尤著達於朝廷累封至正順忠祐靈濟昭烈王王之祖考及祖考妣王之妻妾及其九弟弟婦五子子婦訖于息女莫不錫命疏寵加以公侯夫人之號嗚呼盛哉烈港都巡檢使李君嘗為廣德都監事王甚恭紹興戊辰初來赴官值海寇出沒上司督捕嚴甚君乃展王之畫像焚香拜祈恍惚之間如其左右守官二年揚舲捕盜者非一

而未嘗有風濤失利之患蓋王之神靈陰有相焉遂出已俸就建行廟以嚴奉之一王四公十一侯十有九夫人亦皆塑像以後其祀烈港之人從而嚮信又增修而舟艫之閭待次里閭李君知予將之廣德宜知王之始末者求序其事以告後人予固嘗聞之而論諸其人皆以為然於是乎書紹興二十年九月甲戌朔左迪功郎新廣德軍軍學教授高閻記

明州延慶寺住持比丘世有講席以天台觀行
為宗自法智大師知禮行學俱高聽徒心嚮繼
其後者又皆得人今百有餘年矣間有若竹精
修之士來依道場元豐中比丘介然修西方淨
土之法坐而不卧以三年為期期滿謂其同行
比丘慧觀仲章宗悅曰我等各據一室成此勝
緣後之來者加衆而室不增多今延慶西隅尚
有隙地若得錢二千餘萬太上御名屋六十餘間中
建寶閣立丈六彌陀之身夾以觀音勢至環為

十有六室室各間兩外列三聖之像內為禪觀
之所殿臨池水水生蓮華不離塵染之中豁開
世世外之境念處俱寂了無異緣以堅決定之
心以顯安樂之土所以順佛慈而報國恩者豈
獨我四人而已哉所欲如是其可成乎慧觀等
各曰以無作任運之心作有為利益之事四明
多擅信何患乎不成自是日營月積更七寒暑
凡介然之所欲為無一不如其志者初介然燃
手二指誓必成此元符三年三月落成之日設

千佛之供復燃三指以增淨誓既成所難成又捨所難捨而原其用心無私己之意於是見者聞者莫不隨喜淨習之士踊躍欣慶而十有六室常無虛位期滿者去發志者來依勝境而獲善利者不知其幾何人哉夫淨土之教古佛所說誠心之士諦受不疑如來之叙九品以至誠為上上智者之造十論破疑心之具縛縛解情亡載散智現則彌阿淨境何假他求若臨明鏡自見面像得者不由於識受昧者何可以情曉

超識習而不惑度情塵而獨造者其唯誠乎故曰誠者成也成自它成唯此而已譬猶清淨月普現諸水影像非一月體無二攝流散而等所歸會十方而摠于一亦如十鏡遶環中燃一燈光體交叅東西莫辨然而方有定位非無西境名隨相立西不自西智與理融境將誰執安可以任纏執方之見而測度如來無礙之境乎慈恩有言曰凡夫業重處處生貪若不定指一方何以繫心專注此善知識隨方扶教專護相宗

然論安養知足之勝劣則以徧勸往生為最勝
及知通人無恹恹則多私境強習重蓋由觀淺
心浮易往無人良以疑深障重若欲盡除障垢
當以決定為心濕薪如山豈大能藝千年闇室
日照頓明釋迦方便至深無量壽說法無間觀
世音如母念子大勢至如子憶母古聖樣轍安
可不遵幻境虛無有何可捨解脫長者不往安
樂土普賢大士親覩無量光親覩者初無動移
不往者如是而往普融無礙然後空假俱中分

別未忘寧免權實互諍若此則心安無實得忍
何期乃知念念現前然後決不退轉故曰若不
決定成等正覺者我誓不取菩提於菩提心有
退轉者我誓不取正覺此乃法藏比丘之本願
而諸上善人之所隨學也發如是心行如是行
起如是願趣如是果不違法藏之大誓則寓迹
于茲刹栖心于此室者皆阿鞞跋致之士也其
為勝利豈有窮哉比丘介然唱一善念四明信
士應吞如嚮而所以利益一方者其廣若是可

以不記其事乎今住持延慶明智大師中立法
智之曾孫也行業宇實人所信服以誠心修淨
土觀於介然之事有助為多故并書之大觀元
年八月初一日延平陳瓘記

妙勝院十方記

鄭佃

法常契於有而法非有則不立是故道之應世
也以有為法而以無為用猶之一身也四體具
則為成人而所以為人者非四體之任也夫聲
緣於耳聞者非耳也色於緣目而見者非目也

苟廢耳目而求聲色之辨則何所從而受之哉
故以道觀法則內之耳目異處也以道觀用則
外之聲色同我也內外有辨故事之所以顯有
無相生故理之所以微此道之所以先天地而
不生後萬物而不滅也故為之宮室以致其恭
為之像塑以申其信而有為言說章句以道其
所歸此法之所自立而衆之所可知也至於有
相而不可以形求有言而不可以情解超然獨
得而天地萬物莫之能偶此則智之所不及而

用之所自成也明州定海縣有禪院曰妙勝距
州城三十里瀕海之上環水之中居處庫陋而
有風濤漂注之 五代清泰中居人姚綰始其
以地易而新之遂能避其患而衆安以處也其
徒以籍相傳房居而族食凡百有四十餘年而
院之存者無幾矣熙寧五年其徒以力不能勝
而爭訟以起於是衆列狀以告于州願以為十
方住持州下其狀於僧司使集衆以舉所知而
衆皆以譏交者應州凡兩上其狀而始獲清談

交居之數年而四方之人始知有妙勝矣信慕
所嚮持金帛而至者蓋跡相接於路而以後為
愧於是為之復新昔之故陋今煥乎其有文矣
昔之庫 今廓乎其有容矣又因其院之隙以
建轉輸寶藏其費累數百萬皆不煩於求而自
應用工始畢而其徒有訟于州願復得故處州
以訊於縣縣力爭之而後已今既安且久矣交
公於是者與其衆談無上之法轉無礙之輪以
蒙利于衆生此衆之所願託而余之所以告於

人者也若夫究竟寂滅而不住於法萬物現前而當體為用說無所說行無所行而有無內外不可以係而處之此則智之所不及而非余之所能言也元豐三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妙勝院記

羅適

元祐七年冬予受命提點二浙刑獄事明年夏出按明州之定海因之澥浦經度創鎮舟過清泉有梵刹焉枕河臨道竹深而林蔭氣象洒然清與神會就之以避炎熇時長老智榮師喜我

之來芬我以香息我以牀睡足環視物幽景涼觀其院之揭名曰妙勝智榮師言五代時姚縮捨地建之初號永安

大宋

英宗皇帝登極以治平改元乃新今額熙寧五年主僧元旦聞乎州願作十方州以廣德首坐淡交開堂始昌禪席淡交募人寫經作轉輪藏蓋熙寧七年也元豐四年州召淡交住廣惠以智榮師繼之予過時智榮師造釋迦殿新堂厨

廊廡其功將成予已深嘉師能以禪人興教事
起人之信也明年師又使檀越嚴怒持書乞記
且云以元祐八年冬經始之至紹聖二年秋工
告畢允為屋一百五十楹佛像七身粉繪粧嚴
華而不侈嗚呼天下為僧者多勞人以逸已盡
我正法智榮師能了自性不為已勞人惟張大
佛事使四方衲衣緇侶得以安處手般若之場
晨芳升堂夜芳入室破迷祛惑掃迹解空了知
如來正法眼藏與虛空等又能使一方白衣俗

士信佛有大法門可以出生死滅罪業各植大
善根入我佛境界師之所存不其偉哉予嘗恠世
之學禪者自藥山不許人看經之後妄生疑情
不知藥山為人破執欲人言下一決而悟由不
二門直入無等等正覺反以口耳所聞縱橫辯
捷自謂見性棄經破律蕩無所守譬如操之舟
人不信施楫流浪江海安能到彼岸耶又聞之
藥山嘗自看經或有問者藥山云遮眼此善忘
其指者也如來云以筏喻者法尚應捨而况非

法吾知藥山真看經者也師為我謝學者藥山
古佛豈欺後世哉勉之紹聖三年四月八日記

太平禪寺佛殿記

俞觀能

宣和五年八月十五日太平禪哉大佛殿成妙
高居士過而登之因稽首曰昔我大父為大長
者家故饒財在天禧中捐其金錢率厥豪強嘗
建斯殿殆今百有餘年住持仲瑛易而新之魏
特高廣踰於舊制顧我家貧如石女兒如焦穀
牙求其堪捨一無所有念吾祖吾父詒厥後者

過庭有訓盈屋有書種學績文罔敢墜失願以
文字施殿用記永久謹薰滌毫研而記之曰寺
興於建隆三年甲乙相繼其徒至寡紹聖四年
釋梵宣以十方住持歷昌粹道禪至瑛為四代
自瑛之至也闢田以足粒道泉以廣汲凡寺之
宇興隳補弊昔無今有日與其徒拈槌舉拂撞
擊鼓作大佛事於是太平為大禪刹視其殿則
庠陋傾欹不足以示尊顯瑛曰是誠在我時則
有僧仲良精進勇猛志同謀協共歷檀越勸導

布施靡不翕從哀其資金掄才命工不踰期年
迄新寶殿去庫就爽斤隘成廓而其殿中釋迦
牟尼文殊普賢難陀迦葉相好嚴妙光輝映發
見者聞者生大歡喜時有比丘作如是言我佛
如來昔現世時於摩竭提國菩提場中成等正
覺殿曰普光時有文殊說十信法上昇須彌殿
曰妙勝時有法惠說十種住昇兜率天殿曰寶
莊嚴時功德林說十行法昇兜率天殿曰一切
妙寶莊嚴時金剛幢說修學去來見在一切佛

回向在它化自在天殿曰摩訶寶時金剛藏說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智地今此寶殿妙好嚴特
名字何等當說何法願為敷演居士告言佛子
智身寥廓徧周十方方法界圓裏終始無際是以
如來正覺初成九天同屆普光一集十處咸登
今古無差舊新一念故不離果德大宅普應十
方而為一時一會本無去來則汝今者自心之
力念念之中信知此身與十方諸佛齊成正覺
轉正法輪則普光即殿殿即普光既信此心住

於佛住法界空虛廣大無二則妙勝即殿殿即
妙勝學三世佛常行萬行利益衆生不可思議
則寶莊嚴即殿殿即寶莊嚴發廣大願充滿法
界救護衆生智慧自在則妙寶即殿殿即妙寶
住菩薩住入佛智地究竟修行成最上道則摩
尼寶即殿殿即摩尼寶如是言之則帝因重重
鑑象相入不動智佛常坐道場諸大菩薩遊戲
三昧則此殿者當何名為汝其諦觀作正思惟
普光法堂正在此處時諸大衆聞居士言得未

曾有咸作是言善哉居士快說法要我等今者
信解受持願并書之作將來眼居士曰不亦善
乎宣和六年十一月望日俞觀能記

隆教院重修佛殿記 王存之

孔氏之忠恕老氏之清淨釋氏之慈悲教異心
一未可差殊觀也心本一心法無別法今天下
建孔子廟老子宮釋氏殿皆崇奉之獨吾夫子
以元聖素王之道為萬世衣冠禮樂之主雖自
天子親屈萬乘之尊而欽祀之以示尊師重道

老子宮次之至于釋氏殿宇不問通邑大都雖
遐陬僻佐海濱山嶠皆建以修香火其取甚廣
其成其速其宏麗雄壯金碧映照備極工巧甚
侈天下多得而議之以為瞿曇本以寂滅為樂
枯槁為心而其裔從而大之有若帝王之宅過
矣故韓昌黎力詆而攻之是識其二五而不知
其十也崇飾殿宇之意此在吾儒之所常建而
不少思耳昔召伯聽訟明于南國其後人不忍
伐甘棠焉甘棠凡木也因止召伯憇于其下至

於民之子孫見其木如見召公思之至也夫思
之既至欽心乃生欽心既生雖雄以土木繪以
丹青朝夕想像之如佛在世為惡者自悔為善
者自勉於財不慳而樂施則義可以施鄉里於
道願得而精進則心可以敵生死是殿之設豈
小補哉陰教院在縣之東偏居山陔中去海甚
通按昌國之民居山者以耕鑿為生瀕海者以
漁鹽為生其中捕網海物殘殺甚夥鯨汙之氣
溢於市井涎殼之積厚於丘山又其狃於習氣

動以劫殺為心不聞夫子之忠恕不見老子之
清淨不識釋氏之慈悲今幸邑有學以養儒士
有宮以安道流此寺又見寺以教民為善使之
知有慈悲則盜賊化為君子亦有漸矣雖然此
特建立之一法耳昔者佛在靈山與天帝釋遊
至一所曰此地可以建殿帝釋即以草一根植
其中曰建殿竟存之謂帝釋猶未灑灑地在何
處非佛殿何地非殿基佛已多了一間帝釋又
多了一草陰教老人請以前休末後句示諸山

謹記隆興元年二月初八日左儒林郎知昌國
縣事王存之撰

梵慧院釋迦文殿記

晏敦復

昌國明州支縣也在海中洲封部有號鄉金塘
月縣治之西航海可至上有古道場曰梵惠得
之者舊云唐咸通中編民虞益捨地新建後浸
以壞廢忘其歲月建後唐長興初有大檀那劉
寶因故基興復之晉天福中闕僧元警住持名
額尚未立漢乾祐二年始得壽聖號

國朝開寶五年改超果治平中因冬祀大禮賜
今名主者更代莫可稽考熙寧丙辰歲院之受
業僧曰鴻簡主院事種種權輿後其徒宗憲繼
之凡所以奉安衆者修立僅備閱歲既久殿宇
圯漏衆相與謀而新之惟昌國魚鹽之聚地瘠
民貧無大財施其主事者能辦不退轉心化道
淨信毫累絲積經時良久得錢七百萬鳩材僦
工盡葺故窳高廣煥麗眎舊制倍蓰焉以釋迦
文佛居中又以觀世音居後供養之具備極莊

麗嘗聞積土成廟聚沙為塔如是人等皆成佛
道今像法住世人衰道微知者難言聞者難信
惟一切佛事是菩薩福德助道具非有清淨者
發堅固心隨和合緣精進荷檐豈克有成今而
後俾見者隨喜增勝善意則助發之益不既大
乎同力修建僧子惇子奇行攷處能作始於紹
興戊午歲冬十二月後三年季秋落成建炎辛
亥春余嘗避寇金塘與子惇遊甲子夏屬余紀
其事六月二十四日臨川侯晏敦復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舒亶

有大寶珠藏於無朕辯如喫詒無所指言明若
離朱莫能寄目衆生積業墮在無明我佛如來
慈悲哀愍以身圓應俯視群機於無相中發露
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門結集流轉即經律論
護持開示世不乏人鄴嶺翠巖院名寶積有長
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捨一法廣募檀信
鳩集衆工繕寫奉安建為輪藏自丙辰歲迄戊
子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

目覩勝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
衆生觀相生想令一善念念念不停如是輪藏
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
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是轉永不退轉
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劫讚嘆豈能
盡云

蓬萊山壽聖禪院記

劉涓

四明東海之上有象山象山境之西南有佛刹
焉五代之梁創之以蓬萊之額是為龍德二年

我朝之宋錫之以圖書之文是太平興國四年
勅聽以甲乙住持者天聖三年也蒙 恩易以
壽聖之名者熙寧二年也是院隱然介衆山之
中雖無崇崑巨壑盤亘千里高插雲天確壓地
軸而佳嶽蒼岫周遭映帶卑相附遠相揖亭然
起岬然止而朝陽暮靄露花霜竹出沒於空曠
有無之間恍然若圖畫中見也太僕卿直祕閣
林公旦昔宰是邑尤意愛之且嘆基址頽圯榛
棘出人庫堂隘宇上破而旁穿殆不足以擅斯

景而奄有也因命釋永淨主院事焉蓋永淨者
余聞之操行謹潔智敏而謀多天卒之以不私
於是登高而望默畫于方寸輦糞壤焚黜翳却
立而視之為瓜分碁布地形之崇卑欄宇之闕
狹瞭然在目中矣迺始即其舊而新之規其小
而廣之三門峙列兩廡翼張閱經有堂獻供有
厨深身有空休賓有館輪焉奐焉一切昂新若
有鬼神陰來相之獨所謂佛殿闕焉居者無以
寓歸依之誠來者無以聳瞻仰之禮適得邑之

信向者相與出力而巍巍之殿屹立矣復建寶藏以居殿之中金函玉軸層見疊出所謂妙典祕偈悉募僧行筆之蓋其徒寶仙倡其初義肱廢其終積之數年而五千四十八卷之文燦然宇成矣既又闢田三百畝以贍二時之供羞植松十萬本以助衆山之森秀亦其徒慧初義琛與夫郡豪吳君驥有力焉竊嘗謂事以達不達以久而有成天下之理也是院由五代以迄于今日寥寥二百餘年乃始修壞而成補罅而宇

易隘而曠潰質而文工告畢事告成豈一一朝一夕為哉又况永淨與其徒數人協心聯力卒之以不私如是宜其有成也若夫昇猊座而師子哮吼震雷鼓而法雨沾濡聞之者聲上上之真機飲之者味如如之妙旨此又有待於來者焉崇寧元年三月一日新授荆門軍長林縣令權婺州永康縣事劉涓撰

證心院記

項傳

佛之教人其法有頓漸因其宿植之而順導

之蓋有根器大利不用其力於此世中若壯士
屈伸臂頃頃悟第一義者此特豪傑間出之士
若斯人者乃能和光同塵於群眾之列不待高
舉遠引入無人之境而後有所修證也若夫根
器不造乎此而有待於漸修者則不然視城邑
如圖國頽衆人若仇敵望望然若將浼我則必
去而之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以隸其學以
固其行而後庶幾乎有所成就若斯人者四方
皆有焉明州慈溪縣西有僧院名證心去縣五

十里而遠其環立列皆山前有巨澗左右無居
民蓋幾於深山窮谷耳目不與世接者吾疑其
有漸修者處焉問其僧以院之所自建立乃曰
是地古有庵基晉天福僧道珎頓錫慙止久
之人稍景慕於是朱氏者施地以廣其基施
屋以為之院而錢氏復以新慶名之厥後世有
僧嗣住持惟文慧用儔用蟾三數人者皆能有
所興造若方丈若大殿至夫僧講二堂廊廡厨
園莫不畢備而今住持宗式益置懺堂鍾臺院

以愈宇矣然則吾所疑以為漸修者若有庵於其上雖莫得其名繼之以道珎頓錫而止顧非其人歟宜乎人所景慕而為之建立屋室以居之也若後三四僧又能不忝其先世互有所增廣其志亦可尚矣今名證心蓋治平二年十月內始奉

勅改賜夫向所謂第義者證心而已矣果何證乎強名而已矣院之僧誠能循是名以究竟之則漸修者不足云其將以為庵居者光馬元豐

八年七月初三日遼西項傳記并書

普慈禪院新豐莊開請塗田記

王存之

古之聖人出應人間世焦心勞思歷險艱冒苦辛開導山川教之稼穡俾悉民粒食萬世永賴禹稷之功大矣哉周衰井田法壞其民逐什一而不務本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又四民之中變而為六世之詆釋氏者必曰蝨食於吾農而病之若其徒有能不憚勞勤竭力耕

墾以食其衆其亦合聖人之意可書也已謹按
禹貢揚州北據淮南距海厥土為塗泥厥田惟
下下厥賦下上上錯賦輕而穫微今之所謂鹹
田近似矣明之昌國介居巨海之中其民擅漁
鹽之利其地瘠鹵不宜於耕故民多貧民無常
產而又寺宇居十之一以民之貧分利之一以
歸於釋氏則愈貧矣縣內有普慈禪院依山瞰
海實東晉韶禪師道場緇徒過海禮寶陀遊九
峯萬壽必駐錫焉大觀中請海塗一段地名富

都鄉曰泉隩歲得穀千斛自後荒蕪不治以故
常住空闕每有食不足之歎一日有頭陀宗新
等七人開發道心身任勞後復治其田凡歷三
年而後成於是建石碶三間圩岸二百丈畚鍤
耰鋤之具畢備歲大旱無水旱得穀可以資其
衆與夫無所用心於終日者有間矣是役也起
於庚辰十月成於壬午九月雖然既耕而食矣
異時衲子雲集量彼來處一意辨道以踵其業
豈不休哉予嘗早暮食時自為之觀先觀後食

其言雖鄙推而廣之聖人處心不過如此其祝
曰一粒入口百度過手當念飢者不敢輕授鍾
鳴板舉之時普請衆僧作如是觀謹記陰興元
年三月三日左儒林郎知縣事王存之撰

修朝宗石碣記

廉布

象山縣負山環海壑山為田終歲勤苦而常有
菜色縣治東南徃有田四百餘夫邑人生生之
具與夫歲時之征歛取足於此故前人經理之
甚備坎澮渠川支布脉連上枕大湖以資溉灌

下接潮港以決漲溢之患自唐以來為堰有四
曰朝宗理川靈長會源皆因地為名高下曲折
尚可考也而朝宗為諸堰之要

國初瑞龍寺僧曰蔡始伐木為閘以時啓闔若
簡而甚利治平中縣令林君旦復增益之其後
潦水暴集隄障屢決元祐六年縣令葉授始作
石碣自是無水旱之憂距今幾五十年舊址隳
圯春夏雨水汎溢無復瀦蓄邑人病之而前此
為令者熟眠不以經意屬連歲大旱下田龜拆

居人整整徒以罪歲紹興七年莆陽宋砥國平
始為令茲邑喟然嘆曰民之有田藉水為利衣
食之原也其可以不治明季政成豪彊帖柔幽
憤舒悅令孚而教行吏畏而民愛迺召耆告之
曰邑有沃衍而陂堰不治何以卒歲吾始莅邑
常此軫意然念公私窘匱迄未皇舉於是收辜
權吏罰之直下至竹頭木屑灰壤微細之利針
抽縷積歲時之久得錢三百万有奇不費於公
不取於民而僅足用汝其悉助力予之為君

因為之區處不避育風苦霧之毒躬即其地以
勉民作浚其流泉增其隄圍盡發舊址葺而新
之餘堰例加修治即山伐石以為砥柱惟鞏固
悠久是圖經始於八年之秋而成十月之吉既
成君會邑之耆舊僚屬賓佐以落之是日鰲老
黃童闐溢公門鼓舞懽呼莫不稱頌君之休德
而難前人之莫及竊嘗謂古者教疇稼穡九治
野之治令莫先於水周官遂人掌邦之野既有
溝澮涂川之名稻人掌稼下地又有陂防溝遂

之別所以備旱暵其勞歛者無不周盡而漢魏
以來為守令號循吏亦莫不以是為急也西門
豹之治鄆發民鑿十二門渠以灌民田召信臣
出入阡陌開導溝瀆起水利以廣溉灌至於任
延史起薛大鼎常丹之徒皆以灌溉之利致一
方富足百世蒙其惠當時歌之後世思之書于
史冊炳炳乎不可蓋也後世長民者無至誠惻
怛之心無經遠慮患之智一時能吏不過專屬
強壯蠹氣苛媿以沽名出奇以駭衆志在取榮

仕而已矣其下者汲汲於科歛力役之事敝精
竭神於簿書文移之間曾不暇給寧復知先王
務農敦本之意耶吁可嘆已今宋君當此之時
獨能勤儉克己長慮却顧以圖民之利其愛人
及物之意無媿古之循吏矣碑成而邑人走鄆
求予文以紀歲月予病憂幽不治筆研久矣以
邑人之請凡再三不倦不可以辭故為之書紹
興九年己未歲三月一日左從政郎新授處州
錄事參軍廉布文

重修朝宗石碣記

趙彥逾

象之為邑環海東山為鄉者三負郭之南豁然
頃畝彌望是謂縣洋賦入居邑之半洋之豐荒
民所利病溝塍錯列匯為大渠碣其南以時啓
閉焉初碣之作散鏹萬緡率數歲一修耗緡亦
千數以是聞者憚畏熟視圯漏餘十年莫敢出
口予到官民以縣無丞水利簿之責譁而告曰
今不修潦降潮溢土石將潰于海予不獲已行
視則信然也問諸故籍纖悉必斂于民規畫支

費柄于胥史里豪予曰嘻乃躬舍碣上先借也
夫堰流一日厥畢二月既望越八日畚挿始用
月晦大雨休工一日暨三月哉生明越一日告
成計其役僅十日舉易而新之岸石舊皆斧形
外塞中虛射漏在是今易以方礪疊如甃平水
不能蕩穴也兩旁舊甃四丈餘外即土岸潰裂
在是今盡用新石易其舊材以帖墮岸水不能
衝決也礪板加舊五寸備橋加舊一尺碣內外
植松椿數十殺湍怒匠用石工鐵工木工再繕

一飲官為出傭役用保伍食利而樂從者番休
各一日垂賞以別勤墮犒肉以相筋力罅不入
錐隙不迸滴雖曰繕修實重鞫也碑成紐費止
八十緡有奇皆出公帑羨餘粒一十四斛有奇
稍一十一斛有奇皆庵僧募于好施者視舊費
百用其一峻廣精緻不數十年未易圯也暇日
邑之耆老士夫環謂予曰吾邑視此碑為不輕
來視仕者皆知之曩之不為懼不足於財重民
之擾也今而後迺知躬其事與委於人者異苟

無以告後人他日必有胥徒幸碑小隳隱其實
用以大賦於民其害豈細也哉雖明者臨之且
復憚費而止盍刻諸石此非近名也心乎民也
予曰唯遂書之而詳其實于碑陰敬告來者陰
興改元四月乙丑左修職郎縣尉兼主簿趙彥
俞記

廣德湖記

曾鞏

鄆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
之人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

鄆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明四山而引其北為
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鄆之鄉十有四東七鄉
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
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
魚鱉芡菡萏葵葵蓴蓮芡之饒其雋名曰鷺脰
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仙舟之所更也貞元
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中元年民或上
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
素驗視後素不為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

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
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
齊之際歟

宋興淳化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視之而湖
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敬民敢田者至其後遂
著之於一州勅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
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
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
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末曰高橋臘臺而

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
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
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
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
以刻之石自此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
縣主簿魯公望又益始湖至張侯之為鄞則湖
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張侯為出營度民田
湖旁者皆喜願效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
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

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
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
尺廣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土湮水閘其間而
高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
為之益舊摠為碶九為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
益舊摠為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為二亭於隄
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
之上為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
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從而以

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而其村出於工之餘既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芟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予通判越州爭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予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繇屢有人故以治蓋大曆之溉間田四百頃大中八百頃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之舉廢為民

之幸不幸豈其細也歟故為之書尚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响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鄞縣經游記

王安石

慶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出屬民使浚渠川至万靈鄉之老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雞山觀磧工鑿石遂入育王山宿廣利寺雨不克東卒

已下靈巖浮石漱之壑以望海而謀作等斗門
于海濱宿靈巖之旌教院癸未至蘆江臨決渠
之口轉以入于瑞巖之開善院遂宿甲申遊天
童山宿景德寺質明于長老瑞新上石望玲瓏
巖須猿吟者久之而還食寺之西堂遂行至東
吳具舟以西質明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
寺莊過五峯行十里復許具舟以西至小溪以
夜中質明觀新渠及洪水灣還食普寧院日下
吳如林村夜未中至資壽院質明戒桃源清道

二鄉之民以其事凡東西十有四鄉鄉之民畢
已受事而余遂歸云

西湖記

舒亶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
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
四十丈其周圍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
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
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徃徃不至
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

之東西有廊揔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
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
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
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
前此有屋緣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
今遂以為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并
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
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初之有記在焉閣
之北即郡酒務故入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

甚乃堤湖之中畜清流作棊於其上以輓轆引
而注之至今以為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
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
父老明為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
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
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
闔境取給於其中湖為之竭既又穴為井置廬
以守之鄣令虞君太寧嘗記其事刻石於壽聖
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

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既堤以為放生池
瀕湖之民又緣堤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為田
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
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
倍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為十洲而啟壽
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
大治然其意初不在觀遊也古人於事蓋不苟
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
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為之紛紛

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
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
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舒亶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
君照修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
為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
明為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歲小旱則池井
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為旱歲備也

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輒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
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窾下瀝穢滓以飲
而國家將有事于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
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為策者州於是
以其事屬監舡場宣德唐君君即由南門道河
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躋躄相視
遂盡得其利病盡所謂它山者四明之聚衆山
萃爲一山作雨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
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河

勢中流循兩堤率支渠醜泄以去以故不得行
蓋非特天時之罪也君既得其所以為利病審
不疑矣乃屬民盡埋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
其土窒補堰隙復累石於其上以遏入江之美
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十數里河赤地
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理
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
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
其邦人廟貌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即為民政禱

馬一昔為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
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沉礙羣稚驩叫里巷
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哉雖然前此
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
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
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勸民之
事侯生既施勞於人而沒猶烟烟如此蓋皆可
謂有志于民而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
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瞻

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大和中竇令是邑得
之父老自它山以北故時皆江也谿流猥并與
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為視地高下
伐木斲石橫巨流而之率三人江七裒于河漑
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博矣故民至今祠之宣
德君名意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
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
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
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時之不常久

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月吉記

水利記

舒亶

鄞於民為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其瀦以蓄待灌溉者既無幾而凡所以為扞防醜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頽漏廢圯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問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

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徃徃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為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即北渡之西面風棚積石為礮以卻暴流納浚湖既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䟽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堤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礮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万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工不費役民於既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

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
蓋治古之盛其不免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
唯所以應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
而民不災先王之政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
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
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
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沒不可考嗚然
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勤大夫之政
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

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
夫之志豈敢自必於無窮哉亦唯來者申之而
已謹記

同前

舒亶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
東注浩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滄沒
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
七鄉之田引以灌溉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
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

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
三利也歎歲窮民以蕁根為聖米蓋自別邑它
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博
矣有心於民者繕其堤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
禁其蓄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
議以為田獨不知沙沫為田則湖遂廢矣古人
戒始作備者意顧不在此與越之鏡湖白馬湖
可見矣沙沫地總四十頃叅天下顧少四十頃
田哉今夫道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

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
千頃已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
毋忽邑人舒其題

同前

舒亶

或謂是湖堤塘善類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
並湖之民亦費勞矣今誠能即其膏沃少損為
田歲積穀以為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自不
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
而湖堤之修前荆公中張侯洵最後段君藻蓋

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
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堤所以善
顏無它由啓閉不時而蓄牧陵踐故耳此縣令
之事也嘗得父老謂段君治是湖坡頗力增
培卑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刻
亭刻石載其數月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
誠持久能如此湖後何患哉

戊辰遊山題壁記

舒亶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率臨海

趙逢當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
巳歲癸酉入大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
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抵金城真相謁中禪師
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至郡留一夕往
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中師離瑞
相令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蓋在山間十有五
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和登山為鬪草之劇
餘輒雨雪所謂梅子真鍊丹井法華泉石柱山
雲外庵皆欲往不果而公度約余道奉川境上

遊安崑雪竇諸山且復不至亦遺恨也

重修它山堰引水記

舒賈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
七八月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暵矣
蓋湖獨用以溉旁湖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
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暉令鄞始導它山之水作
堰江溪約水勢貫城入以瀦為平湖疏為長河
掬為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爵侯曰
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堤墊堰隳人各自私

岐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舡場宣意郎唐意
往窒其岐派培其堰堤水雖暫至一年復涸議
者謂不可復修矣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
曰于州率邑大夫宣義郎龔君詢其父老相其
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鉄而固之俾潦不
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觀聚
歎嗟神速承議君諱必強明人也蓋古所謂不
欺欺者宣議君諱行修循循勸民蓋古所謂不
忍欺者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

寧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承議郎錢塘楊豸為之
記其詞曰

有唐大和王侯始基越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
嗣工功既固既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
泛泛其舟以溉以濯以酌以遊於以著二君之
休

西湖重修湖橋記

王伯庠

明州直治所之西南有湖焉衆水所匯泓澄深
潔風漪月浦極目無塵而近在城闔之裏蓋亦

天下之所稀也有亭屹乎中央梁其東西以通
來往異時吏習苟且姑以趣辦為名屢成而壞
乾道戊子冬十有二月祕閣張公守是邦也幾
再歲矣除弊起仆百度且舉顧瞻此亭非但邦
人娛遊之處使客經過亦授館焉而地陋如許
乃出庫府之餘委僧宗選如相董修治之役凡
竹石瓦木與夫取庸傳力官吏初無所預明年
二月橋成而屋之翼以石欄簷楹飛舞與波上
下壯麗堅緻可支百世誠一郡之偉觀前此所

未有也初公之來也以郡當海道之衝界乎北
洋風颿倏忽即列卒焦嶼三姑司候非常纖悉
必知姦盜無所囊橐沿海之民恃以樂業然後
大成殿又修倉庾又以坊市之名表而揭之凡
境內有功德於民如青山之鮑君小溪之善政
俟或請于

朝新其廟貌若神若人罔不成格又以其餘力
修平橋及湖上皆指麾於談笑之餘初若不經
意者斤斧既作所須畢給而民不知焉非其才

識過人詎能爾邪公少游太學有聲以其所學
施之政事事無繁劇迎刃輒解既以課最聞矣
去是而羽儀

天朝必有豐功詎績震耀一時其所設施於一
郡之間特緒餘而已在公未足多也五年三月
日左朝散大夫新權知閬州軍州主管學事王
伯庠記

後漢孝子董君碣銘

崔殷

後漢至行董君諱黯字叔達句章人也依乎中

庸率性純白少孤獨立事親不遺歡菽以盡其
歡柔色以溫其省高堂登壽慈顏復如和以肥
家安不擇地其徒居也庭出寒泉其執喪也林
集祥烏明誠必感耳德惟懋施及千載橫于四
海其大孝也歟 大道未隱不獨親親逮德下
衰乃有慈孝行以名蕩情以禮飾季武矯而服
縗子春強而過禮此離道以善非天性之孝也
子云無違參則直養素冠有諷和琴不成此禮
經之孝也文舉棄子士游出妻動非先意何以

觀適雖曰可紀或近沽名此非教之孝也夫子
一與之質道與之和生於東溟介居夷島俗遠
詩禮性復著存無貽一日之憂終報共天之怨
負土成壑枕干不言卒斬東鄰祭於中野所謂
生知而上成心以隨欲蓋而彰強名曰孝加於
古之君子數等矣和帝聞其異行特捨專殺之
罪召拜郎中不起竟以壽終夫受命令於時惟
松栢也冬夏青、稟靈於天唯夫子也能全正
性六代祖仲舒漢太中大夫嗣孫字春領廬江

太守世為郡中名族故以董孝名鄉慈谿署縣
鄮江之裕董然遺風皇唐大曆八載余分行茲
郡訊古欽賢環堵已蕪遺記將落徘徊故邑尚
想餘範則夫子之行可以德類於人葺宇崇祠
昭銘垂代豈不務矣銘曰
白刃可蹈仁鮮能存黃金可鑠德無間言道喪
于季賢生復古知禮近夷變風於魯豈曰無衣
寧燠以寧豈曰無魚泉流在庭黃鳥哀音下感
棘心哭無常聲灑血盈襟江水湯、東注窮越

夫子德音與之不絕

四明圖經卷十一

奉國軍節度使彭城錢公碑銘

崔仁冀

嗚呼魯誅宣尼謂旻天不弔齊銘文獻謂半岳
推峯彼惟歎哲此乃傷宗終始禮全儻有貴乎
啓足短脩分定亦奚甚乎戚容我國家系自仙
靈基於神武岐周孫子瓜瓞綿綿而喻長魯衛
弟兄棣華韡韡以方盛其分宗之大創業之高
班布前書煥列今史可得而略焉公即武肅王

之孫文穆王之第十子今大元帥吳越國王之
大弟也諱億字延世錢塘人也天垂象而列為
公輔岳炳靈而誕作英麾神清如水鑑旁輝表
異而山庭上聳未當就傳之歲已有能文之性
採蠟珠而為鳳智與儀偕溲雞白以成碑辭兼
理勝生七歲而後異志千里以自然驪珠擅愛
於掌中鳳綉推恩於膝下未出閣歲制授尚書
禮部郎中尋改中直都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罷南宮之景帳講上將之玉

鈐鴻羽漸昇犀渠是肅辛丑歲文王穆王升遐
八極中獻王纘服二邦繼體守文作洽輿人之
望自家刑國先推睦族之恩天福八年六月授
公起復雲麾將軍檢校太子太保尋歷太傅太
尉尚書右僕射開國侯加食邑至一千五百戶
端右纜儀於庭鷺具瞻旋逼於臺鸞俄自五宗
言同三品丁未歲我上應楚庭之當拜副代郎
之奉迎乾坤定位於太初雷雨覃恩於洪覆指
棲雞之棟將正階司顧審像之求不遐天序堯

俞所屬康誥屢行公於是大空土之資貢濟川
之秩監董狐之史筆摠天祿之啟書宗相燮和
而惟允霸君垂拱以仰成未幾上以鎔山煮海
之權富國強兵之本式資心計以贍軍須乾祐
元年四月委公判兩浙鹽鐵仍封新定郡公加
食邑五百戶夜思經濟豈唯師孔僅前修歲入
羨盈不假碎李華傍贊四明提封千里雲屋萬
家貢分於齒革羽毛俗殷於魚鹽屨蛤南琛交
貿有蜚舶以來時東道送迎有皇華而歲至
御名

選茲任非親勿居明年五月授公判四明諸軍
事易利建侯詩優布政攬轡有蘇舒之志下車
多惠愛之方南畝嗇夫荷決渠降雨之利東野
編戶安熬波出素之業郡歌來暮朝議陟明屬
我上守位以仁因心則友念犬牙之相制式賴
親親當龍首之高居常迴睠睠奉綸言而獎授
擇寶噐以頒宣駱驛道途蟬聯歲序其間擁旄
入覲執玉在庭每將梁孝同居親為東平行邛
恩光不二禮分特高故得大國進封遙裂翦鶉

之壤郡官處長兼同浴鳳之儀顯德初丁周國
明懿善慶太夫人憂尋從泣血之中仰奉奪情
之典洎

大宋皇帝起陸龕難應天革命以我上秉三世
之大節北面尊周率萬國之諸侯同心戴舜霸
業騰交於踐土寵章蔭及於在原建隆元年
勅命公為奉國軍節度使自膺

帝命彌勵政經內和民人外固封守福星坐照
周旋六考之間甘雨行隨康濟一方之內必謂

受祿未艾介福猶登無何方寸之間忽御名在育
之亟台星中拆晉司空早自知亡喪氣東行荆
太守俄鐘此豐以乾德五年春二月丁卯薨于
府城之正寢享壽凡二百二十六甲子哀聞達
聽痛軫

上心七日罷朝百官奉慰博議易名之典御名求

監護之才制贈官謚曰康憲以其年四月庚申
葬于本軍奉化縣禽孝鄉白石里之原禮也守
龜告日踣馬開塋哀引長驅指蒿埏而去去風

悲回起咽笳吹以淒淒北邙永閔於幽局南氏
空書於遺績公星漢演派虹玉滋苗出藩入輔
之才諒由天賦綿武文經之業且見日新其政
理也簡靜為先緩猛相濟愛如冬日穆若清風
班鐵赤於旗亭市無二價設鋤筭於閭里路不
拾遺其課績也輿賦均登逋民緼覆䟽鵠陂而
資漑注割鼃榭以勝追遊設險守邦大峻金墉
之制樹碑紀績親刊黃絹之辭其文學也洞究
百家冥搜萬像蚪蚪書出于魯壁芙蓉詩生在

謝塘玉如意之揮時紛紛兼講銅鉢聲之猷處
續續成章其伎藝也授劔術於猿公傳弓聲於
鴈將章呈敏草聖推工顧悞曲於坐隅五音潛
別覆殘碁於碑背一路無遺其風度也玉海千
尋黃陂萬頃折施中矩終讌不疲菊映漉巾陶
亮乃羲皇上客雪沾鶴氅王恭貞神仙中人其
理性也得古佛之指歸經祖師之印可鍊寶結
生天之果布金追陟祀之恩
豈止作山陰都講發揮心要固將同方丈上人

摠是全材誕為英器而乃際主隆平之運極周
親友愛之恩入專和嶠之車出仗辛毗之節况
復有厚於國有慶於家康樂鳳毛悉聯榮於仕
路太冲純素俱結偶於相門委大化以如歸考
終命而不亂斯盡善矣復何憊矣紀是殊政宜
乎大手仁冀也綵筆慙名銀臺辱召奉

綸言而比事抽軋思以僅成刻在琅玕遠愧乎
披文相質真諸冥冥聊防乎深谷為陵謹為銘
曰

東南福地表裏仙崗諫稱著姓識述興王極天
碁大積石流長秦中鹿走浙右龍驤武祖敦興
文考光啓國霸魯史家肥戴禮乃子乃孫宜况
宜弟盤石分封平臺立邠國之貴介才自天生
蟾供硯滴霞翦詩情爰居西邠是則東平為霖
入用同氣分榮地曰句章州名海岱乃輟牢盆
言驅大旆六考之間百城之內民詠安堵史書
課取霸君敦愛裂地酬勲天王覃寵奉國名軍
圭桐舊翦符玉新分如楮天柱如捧日雲誓著

山河任兼將相水薤政聲金滕德望適賴永藩
忽悲中喪影澹三階位虛伍帳鄖山之下鄆水
之濱令茲著兆擇得蒿隣風生飄瞥露挽酸辛
為陵有日大夜無晨生理四明民享餘剝歿窆
四明神資吉地有邵爰兮興歌有羊碑兮墮淚
公之德兮公之功百世可知於錫鎡

唐心鏡大師碑

崔琪

釋氏之崇也得了悟真機則曠劫不礙自釋迦
去世至曹溪已降指心傳心祖系錦續下分萬

派不墜本枝故得之者則迥超覓路坐越三界
大師之道契萬派之一流也大師諱藏真俗姓
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娘及誕常聞異香則
知堯率降祥來從百億幼懷貞慈長契玄奧松
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
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
千古而無對為見時嘗墜井有神人接持而出
非歲出家師事道曠禪師弱冠詣中嶽受具戒
母念其遠思之輒泣因一日不視及歸省母即

日而明母喪哀毀庐墓徵瑞備顯由是名稱翕
然歸敬者衆因欲蒞茅誅木與禦燥顯遽感財
施充積堂廡乃崇院側有湖湖妖有神漁人傳
之必豐其獲曾量交醫腥羶四起大師詣其詞
而戒之鱗介遂絕後挈瓶屨以歷湖山靈境跡
異遊覽將畢復詣五洩山遇虛默大師一言辨
柝旨契符會噫顯晦之道日月之所然也聖教
其能脫諸故會昌大中衰而復盛唯大師居之
塋不能惑所謂焚之不熱溺之不濡者也洎周

洛再

名御

長壽寺勅度大師居焉時內典焚毀梵

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為大藏故南海節度楊公
典蘇姑日請大師歸于故林以建舍精大中十
二年分寧宰任景求舍宅為禪院迎大師居之
剌寇裘甫卒徒二千執兵晝入大師冥心宴坐
神色無撓盜衆皆悸懾叩禮逡巡而退寇平郡
中奏請改禪院為棲心寺以旌大師之德凡一
動止禪者畢集環堂擁榻堵立雲會大師李識
泉湧指鑿岐分詰難排疑之衆攻堅索隱之士

皆立褰若霧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以
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
僧鵬五十七先是命香水剃髮謂弟子曰吾七
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童弟號粹洩血乃權窆
于天童巖弟子培墳藝樹三載不閑忽一日異
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奉大師遺囑
令三載之後當焚我身今三載矣異香其啓我
心乎乃定厥議揭龕發塔再睹靈相儼若平生
以其年八月三日禮法荼毗于天童巖下祥風

現雪竟日隱現獲舍利數千粒紅翠交暉白光
貫上十三年弟子戒休費舍利述行狀詣闕請
謚奉勅褒誄謚曰心境塔曰壽相嗚呼菩薩之
變通也出顯入幽視現無極其可究乎大師自
童孺詎耆耄陳言措行皆貽感應復以證前生
行業知示滅之日時苟非位躋十地根超上品
孰能造於是耶在長壽寺時謂衆僧曰昔四明
天童山僧曇粹乃吾之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
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景求

將迂大師也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生
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北大師
至止二十一年矣初太師將離姑蘇為徒衆留
擁乃以椶拂與之曰吾拂在此矣爾何疑焉及
大師潛行衆方諭其深意又令寺之西北隅可
為五百墩以鎮之衆曰力何可及大師曰不然
作一墩種栢五株即五百墩也凡微言奧旨皆
此類也至若關玄關諭生死弘敷至績不可備
論咸通十五年琪祇命四明郡戒休以其跡微

余之文遂直書其事以旌厥德銘曰空王設喻
煩惱無涯唯大師心照盡塵沙大師降靈吳之
華亭方娘載誕厥聞惟罄童蒙墮井神扶以寧
母思眇目歸省而明漁人儔神其獲豐盈一戒
祠宇施鼠莫嬰像教中虧具萊斯隳手集三衆
遺文可披識羊祐環知仲尼命正色兵威寄詞
譚柄我来作牧空企音塵琢茲貞石庶乎不泯

雪竇山資聖寺明覺大師碑

呂夏卿

夫真空不空是有無證寂滅是往來相佛以權實之法開頓漸之徑使隨器而趨之有不離道場得大智慧有難行苦行為人天業日月為明矣而盲者不見睫毛母柰可濟矣而溺者淪於波浪人之未有愚明而忘濟者其心一也其塗異矣昆阪之性羣行食啄倦則息觸則避求所以安樂不待教而能也人之於貴賤貧富壽夭得喪不知自然知分愛惡悲欣廉貪靜躁糾纏桎梏無所解脫晝勞形骸夜動夢寐至于老死

且不知息彼昆坂之所以安樂人顧不能也佛之教人推性命之際以極天地之外乃至觀身如掌中物傳付法寶不寓文字是為禪那山岳之大有時而泐金石之剛有時而頑刑器之用也我則異於是無去無住無取無離不見于外不見中內不見于間自利義也利他人也是謂涅槃妙必諸佛法印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佛以授摩訶迦葉傳僧伽梨衣以待補處世出為成道之符自是衣法相傳二十有

七世香至王子初入中國謚曰圓覺圓覺傳太祖大祖傳鑑智鑑智傳大醫大醫傳大滿大滿傳大鑒大鑒藏衣傳法而已大慧繼之大寂承之其後皆以所居稱若天皇龍潭德山雪峯雲門香林智門此其世次也禪師諱重顯字隱之大寂孫智門之法嗣也俗姓李氏母文氏以太平興年四月八日生大師於遂州始生瞑目若寐三日既浴乃豁然而寤屏去葷血不習戲弄七歲有僧其過門挽袂袈裟喜

不自勝聞梵唄之聲輒泣下父母問其故懇請出家父母執不可師不食者累日咸平中終父母喪詣益州普安院仁銑師落髮為弟子大慈寺僧元瑩講定慧圓菴疏師執卷質問大義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沉伺夜入室請益往復數四瑩不能屈乃拱手稱謝曰子非滯教者吾聞南方有得諸佛清淨法眼者子其從之彼待子之來也久矣師於是東出襄陽至石門聰禪師之席居三歲機緣不諧聰諭之曰此事非思

量分別所解隨州智門禪師子之師也師乃徒
錫而詣之一夕問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
過祚招師前席師攝之趨進祚以拂子擊之師
未曉其旨祚曰解麼師擬答次祚又擊之師繇
是頓悟尋往廬山承天林禪師道場問之曰法
尔不尔云何指南林曰只為法尔不尔師遂佛
衣而退衆皆股慄有毀於林者林諭衆曰此如
來廣大三昧也非汝等輩以取舍心可了別也
師辭往池州景德寺為首坐為衆解肇法師般

若論知州曾公會至以果子抵于地曰古人云
不離當處常湛然即今在何許師指景德老曰
只此長老亦不知落處曾公云上座知也不得
無過師曰明眼人難瞞師南游杭州住持蘇州
洞庭翠峯嗣智門也朱幾曾公出守明州手疏
請師住持雪竇資聖蘇人固留不可師曰出家
人止如孤鶴翹松去若片雲過頂何彼此之有
雪竇本智覺禪師之道場智覺亦雪峯五世孫
備傳琛琛傳益益傳韶而壽繼之智覺其號也

一法同源而地有盈虛師之至猶家焉決橫澗
變清泚掖甃偃爭迅馳州邦遠近輻湊下座駙
馬都尉和文李公表錫紫方袍侍中賈公又奏
加明覺之號師住持三十一載度僧七十八人
先是門弟子建壽塔于寺之西南五百餘步一
日命侍者洒掃塔亭行至山椒歷覽久之曰自
今過此何日復至左右皆大驚衆迎師還師堅
指塔所衆皆號泣隨至塔前或曰師獨無頌辭
世邪師曰吾平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屨衣

孟散遺其徒有問疾者留食殷勤與之約曰七
月七日復來相見是夜與浴整衣側卧而滅時
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
以七月初六日入塔如師之約嗚呼師得妙用
善機不取諸法故能知去來達性命故方是時
升堂皇游牆藩者悟性相體空賴息萬緣為大
乘法噐曰義懷在和凡百五十人傳其法於天
下彼遮護意根網絆初心背奄合塵逐念流徒
得少為多妄立知見難三詣投子九陟洞山師

亦援手濡足而無以救之是猶孔子之有宰我
孟子之有盆成括非其師之過也自師出世門
人惟蓋文軫圓應文政遠塵允誠子環相與褒
記提倡語句詩頌為洞庭語錄雪竇開堂錄瀑
泉集祖英集頌古集拈古集雪竇後錄九七集
師惠語之多而其徒帳然猶以為編攜有遺蓋
利他之謂也予得其書而讀之二十餘年矣雖
瞻仰高行而祿利所縻無由親近使得稽首避
席霑被去雨覺悟塵勞庶幾可教者今蔑如之

何師辭世十有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
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明繼踵過門
褒文請以予跋慕之心重之以門人之請之勤
抑有待耶愚公叩壤以移山雖不量力其誠則
至矣謹焚香再拜繫之銘曰噫蠢愚背本源一
念異生二根勝與劣駟馬奔嗜所得自詐謾失
大道南北轅艾至老愉朝昏正遍覺天人尊述
者挽溺者掀朝暎出慧霾雲渴得漿寒得薪悟
報化知非貞趣安穩擺客塵王救生廣佛事破

六宗應彈指法來東非會際信衣傳隻屨遊頂
五山真法器立積雪殊其臂忍得非忍得法髓
債必償有裔嗣皖公潜佛日醫翮南游立如榴
乞解脫疆哉慧攘蜂蠱神兵衛破頭峯衆雲從
橫六氣醜二宗教任意付懶融黃梅兒陌上童
闕七相了諸空聖服勞杵白傭和心偈培爭鋒
夜南驚懷是逢帝稽首晞下風舟復新葉歸叢
有道得無心通世有承四衆依燈相續壙應筮
師異稟自孩提介腴雋蹈聖梯慈固拒不得施

起恭孝終苴縗銑落髮瑩質疑漢之東得我師
抉育贖柞荒菑昔無有今委蛇遇霑洽發萌莠
淫龜鳴鐘未蘆魚目藏明珠吐歸二山下擔負
來萬里足繭踽旬春雷披蟄戶辨縛解決去住
沃醜酬軒甘露百五十胄蕃無窮車轍誦句語
瞻骨目軸繪素遠胡越近杖屨損麤相悉開悟
山第鬱泉呬幽虎跡交黠猱啾塔門悶松柏膠
天南重海彪彪囊破褐笈單裊來環繞五體投
名韁身祿飽喉狙怨憎甘鮑繡耽真乘等贅疣

慶我辨薰蕕蘄誘掖邈無由琢堅石攄我憂

天童山交禪師塔銘

黃龜年

黃龍南禪師受法於慈明傳臨濟正法眼藏叢
席之盛冠絕諸方一傳而東林摠得之東坡先
生贊之曰巍巍摠公僧中之龍再傳而泐潭乾
得之無盡居士贊之曰禪人過得香卓子它日
鑪中莫負恩又再傳而天童交得之潁川了翁
贊之曰撥破黃龍第四關世人猶問生緣法是

二三巨公遍遊名社究此一事因緣非大善知
識深悟宗乘確然竒特為天人眼目詎肯筆端
推重之如此耶余大觀初寓四明招提見了翁
贊語讀之聳然又聞四方衲子爾足而至者歎
慕畏服交口一詞詢其宗旨所自來則曰臨濟
兒孫是貢端的者遂携杖屨請從師遊徐而扣
之則崇岡峻嶺壁立千仞未足以喻堂皇之峭
拔也迅雷怒雷不及掩耳未足以喻機鋒之敏
捷也長江活沓洪鐘巨響未足以喻辨才之無

窮也是貞所謂大善也知識者歟從久之因以
遐想當年黃龍叢席之盛而坐揖東林泐潭之
遺風知師之門庭凜凜其所由來者舊矣師諱
普交明州鄞縣萬齡鄉畢氏之子自幼穎悟未
冠從釋初往錢唐南屏山聽天台教觀因修懺
悔佛事遇道人於塗中忽問曰師之懺罪為自
懺耶為懺它耶若自懺罪罪性何來若懺它罪
它罪非汝烏能懺之師不能對歸詰南屏亦不
能決遂憤然辭去尋師訪道幾遍天下逮造泐

潭泐潭知其為法器見入門即訶之擬問則杖
之使去師不復敢進一日忽呼之曰我有古人
公案要與商量何不自室中来師擬進泐潭喝
之師豁然有省呵呵大笑泐潭下繩林執師手
曰汝會佛法耶師以手托開亦喝之泐潭呵呵
大笑而坐師以偈呈曰若人問我解何宗一喝
須教兩耳聾滿杓黃齏飽喫子生涯揔在鉢盂
中自是機辯迅發學徒爭歸之士夫夫數虛席
以迎師悉遁去歸隱天童山掩關却掃者八年

偶寺闕主僧郡僚邀師甚力遣介候於道師不
得適居之六年引退以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
沐浴陞座留偈辭衆曰寶杖敲空觸處春光陰
掣電舊曾聞昨霄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
雲擲筆坐遊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八後七日
開龕儼然如生闍維獲五色舍利頂骨牙齒不
壞以其年四月十日葬于天童寺山之西源師
修持清苦行屨孤潔正揚祖令灑落鞅羣鮮有
能奏泊其機者凡見僧來必訶罵之曰柳標未

擔時為汝說了也且道說个什麼吹毛洗鉢招
扇張弓趙州栢子靈雲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
無恁麼閑唇吻與汝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柱
杖悉逐之泐潭聞之笑曰要人如此悟解僧堂
草深一丈去也師既得法於泐潭猶欲遍參一
時號為尊宿者聞師至皆倒屣出迎必居第一
座故雖為天童山主人矣而叢林至今猶以交
首座稱之亦足以見師之禪望疇昔藹然不待
出世而後道行也嗣法者三十餘人雲巖泰誠

香山考文吉祥清逢智門行潛茂椿圓應太平
子瑄德圓道場山曇俊皆能傳師之道闡揚于
時以余知師最詳屢以銘文見屬義不可辭乃
銘曰西來誰露貞消息教外別傳要端的黃龍
佛法付兒孫臨濟宗風本竒特珍重天童老古
錐聲名四海日星垂當年一喝獅子吼狐狸望
風而避之直截機鋒難湊泊摘葉尋枝何太錯
滿堂龍象競交叅側耳唯聆師一諾虛空撲落
水流東護塔松秋長舊叢龜毛拂子三千丈光

彩流傳太白峰

延慶院圓照法師塔銘 何涇

予故君鄭江之東舍南不百步有古招提曰廣
壽崇寧間住持圓照法師者以義學導其徒以
求丐給其食以寬恕不授御其下時廣壽衆二
百堂厨蕭然無僭石儲師每旦未明則就講講
罷具小舟徧走檀越門所至無貧富皆樂施暮
必捆載而歸如是者十餘年雖祈寒隆暑不少
輟予固已異未之幾偶相見軀幹堂堂音吐如

鍾蓋偉然竒男子也徐與之語論辯蟬聯出人
意表辭深義祕落落難窮詰其所宗則曰天台
大師吾祖也其教即言說而詮解脫繇文字而
契性空語其次第因戒入定因定發慧慧生八
萬四千法門攝諸方寸而無餘擴之照用而皆
足要其極致則心離名字法等虛空空假雙融
有無俱遣成法破法皆名涅槃智慧愚癡通為
般若包大千而不礙亘萬古而常存茲所謂不
與法縛不求法脫無得無證極深而探願者與

不然又安得稱不思議境耶予益服其辯博始
大竒之爾後師教主名利予亦官遊南北聲跡
了不相聞一日比丘悟定清皎自城抵山居寒
暄外袖出文書一通曰先師圓照法師已葬顛
丐公筆誌其塔予既與師有疇昔之雅又熟其
行業之詳故不辭而與之銘師諱梵光字和甫
姓楊氏圓照其錫號也世居明州奉化縣初母
王氏感異夢而娠十有二月迺生既生室有香
異親族駭嗟髻齡警穎不類常見授以儒書一

覽輒誦年十二出家依普安院鑿修為師十六
落髮受具戒器識已自卓越一朝語曹輩曰三
世諸佛戒為根本菩薩六度率先尸羅戒律吾
儕稻梁也詎可一日亡哉迺詣湖心壽聖見通
照律師授以毗尼之學凡三年盡通律部始來
延慶從神智習台教無幾何厭城市囂塵慨然
有遊方志即東走丹丘禮智者塔仍遍歷祖師
往昔經遊地當是時天台教盛於浙西秀有智
普杭有元淨梵臻四海學徒風馳霧合唯恐其

後師聞欣然即日芒屨西去初見辯才淨師於
天竺嘉其精專為授記荊及傳圓頓大義得解
脫知見復之白牛慧海謁梵慈普師心法相契
一見忘歸留十有三年日夕諮叩雖疾病不廢
業或勸其養病少休則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普
講法華至如來壽量品廣場三身報應遂於言
下大悟久之求還鄉普撫其背曰吾道東矣子
去必大振四明法席宜自愛既歸止郡之承天
衆請說法舉塵揚音滿座歎服俄請住茅山普

安師受業也院居有間太守王公資深以廣壽
召師焦勞一紀聲價俞光政和四年春屬延慶
虛席太守呂公深固請不獲辭初離廣壽其徒
願從者百有二十却之弗聽於是延慶增至五
百衆其盛殆過法智之席矣給事中傅公墨卿
使三韓寄徑四明傳家會稽稔師譽望首過延
慶請陞座敷宣妙旨歎重久之因贊所繪像以
示傾倒靖康改元高麗遣使修貢及境訪師云
國王問訊翹佇大名無階瞻禮謹獻法衣一并

寄海東曉師所著疏論二百卷屬師流通名稱
遠聞雖蠻夷亦如嚮慕焉建炎三年以老謝去
退居茅山湛明菴婆婆林泉七閱寒暑將有終
焉之志後寓奉化之福聖會延慶燬廢積年太
守待仇公念思得人以振起之迎師再還至避
避力辭終不許入院日郡僚畢集佇聽講演仇
公歎曰微言發覆聞所未聞士庶無不改觀紹
興十二年示疾丐閑衆挽留之不能乃以院事
付傳法弟子道琛而歸老于擇陽之悟貢住持

義誠者師弟子也平日尤所親善故往依焉擇陽之西半里許即前發運使陸公賓之舍館往歲陸倅明時雅重師與為方外友至是數過從明年春忽謂陸曰老病久以口腹累悟員且辱公異顧銜戢亡可言者生雖無常滅必有所今將以後事託延慶請從此辭陸公即具舟楫遣行既抵延慶沐浴更衣跏趺宴坐集衆誦無量壽經索筆書遺訓付稟法弟子復作頌告別投筆于几再命衆誦安樂行品至深入禪定見十

方佛恬然隱几而逝實紹興十三年三月八日也俗壽八十僧臘六十四手度弟子二人曰正勤正因師孫八人升堂入室稟法傳道者二百餘人其餘四方學者殆不可勝紀以是年四月二十八日葬于城南宗法院祖塔之側師天資樸素不事矯飾坦率有度量待人無貴賤之殊公鄉輿臺禮遇惟均或者難之則曰吾法以平等為心常不輕為行豈容分別耶其在講席妙如玄文句止觀皆再終帙平居似不能言至剖

析經旨決隱破疑罪罪如吐木屑聽者終日忘
倦諷唎齋薰尤務虔恪雖陰功密行痛自韶晦
若乃隨緣利物却魃救災顯然在人耳目有不
可得而隱者初住延慶宣和壬寅夏旱祈禱備
至而旱日甚郡中官吏以式法築壇請講雲雨
經始披軸則雲興甫離席而雨作一境霈然平
賴以濟昌國縣戴氏為鬼物所擾呼巫覡召羽
流百方驅禳故弗效迎師誦呪及門而崇滅其
在福聖道俗請師增授大衆菩薩戒奉化縣鄔

氏子方疾革如有物憑附語家人輩曰吾汝之
先父處幽冥聞人間有光法師者道行高潔為
衆施戒是日冥中異類悉脫沉淪故得暫歸別
汝師之異跡如此非一然亦未嘗語語人人或
詰問則正色拒之領家衆逾五十載接物度人
始終無如一日及其示滅識與下識皆涕泣戀
慕云頌曰宣尼居聊士絕橫議夢奠之後儒墨
分類大雄降靈心印不二金棺甫闔教禪殊致
岐判途別其歸則同曰教曰禪均助宗風教或

譏禪執有非通禪復訶教病在溺空兩者紛紛
玄相予盾孰能統一各固封畛於赫天台悼法
將泯兼綜二家為世標準妙玄文句教是以明
開止觀門禪那廼行智者既寂傳數十燈垂五
百禩法智中興飛兵鄞江掀雷扶電又百餘年
不絕如綫逮生圓照死灰復煽適追三智示佛
知見脫法齊衆蓋五十春匪恕伊教其徒日親
攘斥異端如荊榛極漂援溺如航巨齋盛德
辟邪妖魁犇怖聲譽遠騰蛮夷嚮慕早旣大甚

演經澤靈幽魂靡託戒戒法能度襟量汪汪軀
幹堂堂釋門領袖慧苑琳琅道行雖高鎊采埋
光豈如疊鄙自伐已長化緣旣周跣跌告別不
斷世諦示有生滅惟師之心鑑像水月嵩岱可
磨師名不沒

龍井新廟紀德碑

張良臣

乾道二年郡自夏不雨六月我制置敷學趙公
分禱山川丁丑鄞尉趙君公砵將命來龍井讀
祝竟天油然作雲得蜥蜴二目歸戊子有司迎

神甬水門至則猶不雨公亟起告中甫燎薰雨
則大至越三日告作尉復奉神歸已事而竣俄
有光發波間如叢炬復紅燄飛動不見龍之首
甚大不遠顏咫尺大復現全體鱗甲燦燦有光
久不沒陰風颭然見者鬼變神動已而前二蜥
蟴躍起注視尉若送歸者問旁香火老僧皆合
瓜歎未有巧上其事七月建新祠拜神之休不
忘良臣謂周漢之際咸有壯侯巨屏以衛王室
晉介江甸廼有琅邪武王保釐東夏汝南文成

摠一往許扶風梁王逸據關右爰暨東瀛作司
并州雖託茲腹心而風迹不競惟我敷學內自
色養外以事君庇民無不成唯誠故能幽通萬
物之情龍宜有知者也故公命之不訾期而雨
施轉耗歎之憂為豐年之慶新祠是營以神
娛於惟休哉方尉之眡其事盡勤又圖有言以
見之良臣不肖寔拜其辱夫以羊祜登臨峴山
而湛輩依以揚聲矧吾屬橐筆撰屨得以奉公
周旋異時依來餘光圖寫金石且有大于此者

今姑志祠之所從事以刻諸其側尚俾來者有
考歲次丙戌八月十三日

隱學山復放生池碑 沈 遼

隱學山之棲真寺有放生池焉在錢湖之陰其
流西出而南匯其為浸三百畝唐大曆時弘教
詮師於此修行垂三十年有徒萬指方天下鑿
放生池而此寺寂為勝者以錢湖之廣弥亘數
百里而蟲魚龜鼈蠱蚌之屬咸集於幢下洋洋
然圉圉然使有生之命饗無窮之樂者於是為

聖人之澤其至乎詮師入滅其徒散去五代焚
擾寺與池且廢而其故址餘波幾不可辨教較
大曆之世方袍圓頂者百無一在居離離若將
旦之星或在或亡尚誰統律哉熙寧元年太常
博士張侯岫為令乃廢改作使聚十方僧以寶
雲正公領之未踰時而正公去以修公至主之
縣為召山旁耆耄畫其經界於是地倣正矣後
三年黃侯頌時民或治其地益辨正之四隅為
立石表焉蓋池與湖相通而不相紀也迄今光

祿丞虞侯大寧乃始白於州州為出檄以詔來
者然復^後筆然復大曆之勝矣余以為放生池者
以好生之德被及羣物堯舜之事也為政者以
堯舜之事事於上其可不謂賢於人乎今教主
修公乃昭慶法師之高第本天台之學為時所
依嚮以余備官於州往來數相從請余紀其因
緣之緒余方得惠施之樂而識流水之義於是
喜為書之而不拒焉熙寧七年十一月辛亥承
奉即行太常寺奉禮郎監市舶司錢塘沈遼記

新刻漏銘

王安石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屬
謂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噐則弊
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
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寧不勤得罪于時
厥荒懈廢乃政之庇嗚呼有州謹哉惟茲茲惟
其中俾我後思

香山智度寺新鐘銘

舒 亶

慈溪香山智度寺作鐘樓而鐘不稱於是正覺

禪師謀新之一治而就寶元符改元十一月五日也是寺真應大師貞身在焉冥感旁通四走檀施則是鐘不日而成豈特人力也哉亦樂居士舒亶開而贊嘆為之銘曰
三界冥冥白日夜行非雷非霆聞者震驚是聲非空破一切聾十方三世不離其中是聲非有假一切手復歸於盡誰作誰受是大因緣具大神力非聲而聲不德而德其万斯年與世作則

白鶴廟銘

陳玠

白鶴廟本出臨海郡民世奉事奉無怠者凡所虔請疾若響答明之像山與台連境其民素聞神之異遂立祠塑像如台民之事每亢旱禱雨亦未嘗無應焉迺知神公心享誠靈通濟物不特限乎一方也神之本未事跡嚮台從事蘇君作記得其祥此不復紀敢從而為之銘以刻諸象山之祠且以示來者銘曰道本虛寂術無邪正在人施為孰譎孰今譎焉則訛令焉行偉哉公阿學仙臻聖曩歲入台時方薦病爰以其術

救民之命民受其賜莫不安定及乎云亡衆憫
遭橫共建祠宇依山勝至今禱祈蔑有虛應生
術弗佞沒靈孔多禦患捍菑厥功可歌酌是道
也非正而何象山之民享神之異迺創廟寢塑
神像位祠祭必恭曷敢慢事凱此蒙福與台同
致前歲仲夏時雨輒愆邑薄石君款祠告虔曾
未崇朝四野霽然今我来斯甫十旬日復偶亢
陽苗殖幾矣三詣謁款應禱若一焉知炳靈非
昔之術我河既盈我稼既蔚室家熙如愈重疾

皆神錫休敢不昭述簫鼓皇皇牲肥稻香民之
德神子孫不忘海波渺瀰海山巍大神其福民
萬世永賴

妙喜泉銘

張九成

育王為浙東大道場地高無水僧衆苦之紹興
丙子佛日禪師杲公受請住持周旋其間命僧
廣恭穿穴茲地為一大池鍤鍾一施飛泉溢涌
知州事姜公祕監見而異之名曰妙喜無垢居
士為之銘曰

心外無泉泉外無心是心即泉是泉即心或者
疑之以問居士心在妙喜泉是育王云何不察
合而為一居士曰來汝其聽取妙喜未來泉在
何處妙喜來止泉即發生心非泉乎泉非心乎
謂余未然妙喜其決之

寶陀山觀音贊

黃龜年

稽首寶陀山觀音大菩薩三十二妙應垂福於
人天慧日廓圓明微隱無不照我等由宿植於
菩薩有緣曩善一毫端菩薩悉能鑒今茲一何

幸聯檣來宝山淑景德惠風滄海如鑑淨朝發
東秦岸湏臾達蓮宮僧飯洗鉢時相與瞻遠嶠
跨巨浪側足骨毛自念塵空身得泮清淨侶同
聲諷密語復念我師名注目渴慈光忽睹紫金
相崆峒石窟上宴坐自在容雲霧不蔽虧跪禮
得良久偕來無老稚咸識應現尊讚歎且忻懽
得所未曾有我念現前衆中多大福人久新近
我師所禱如響應為我懺衆惡遂亦見如來同
辨起心香復陳一日供儻以昔善積獲此大吉

禎願敦未來因永託如來記浮生如夢幻孰處
放教生戒殺多素羞廣閱如來藏分陰實可惜
棲遲必山林料理般若舟長想菩提岸羣生迷
苦海拯援使之津共發向上心世世同佛會

基法師貢贊

楊億

巍巍哲士出生像李演教台巖領徒鄆水安養
靜因假中了義花綫談空新仄滅智雷潮聞寂
丹采章施卓尔具相儼然正思牛檀匪歇犀柄
如揮師承有衆瞻諦烏依

智覺禪師貢贊

陳瓘

吳越錢氏崇信佛法智覺禪師妙以覺應身為
其師範錢氏之好生或殺師有助焉

聖宋之興也錢氏重民輕士捨別歸摠用師之
勸也誨嗚呼摠相無虧別願自滿錢氏之尊王
庇民餘波自潤不恪之福流及其後師之方便
摠別偏圓無不具矣初吳越天台智者教有錄
而多闕師謂錢氏曰日本國有之錢氏用師之
言貽書致金求寫其本今其教盛行江左發信

之士得而習證師之力也師所著宗鏡錄一百
卷禪經律論與世間文字圓融和會集佛大成
考師之行事然後讀師之書則師之書則師所
建立可不言而喻矣師錄所引周易禮記之意
言謂佛不同建立各異語不可徇文不足據故
曰後儒皆以言辭小同不觀前後本所建立但
見言有小同不知義有大異是知不入正宗焉
知言同意別未明正眼寧監名異體同所以徇
語者迷據文者惑然則入宗明眼者不著文字
依語滯文者未免迷惑融乎宗鏡則一而已矣
一而不一三亦非三寂然不動猶為建立之言
名異體同何必混和其相我今所讚歎者亦師
之相而已矣雖然既有相矣敢不讚乎讚曰
師之性大而嚴師之相人所瞻性相不二南北
一致別不壞揔大故如是

與雪竇法藏大師開堂病不能

赴以偈隨喜

陳 瓘

明覺曾來坐道場百年優鉢再馨香清天忽作

風雷吼知是高人正舉揚

四明陳及之日誦金剛經於如如
堂多年矣忽於誦經之所有芝草
之祥作伽陀以贊之 陳瓘

念念然燈佛發此無根草堂上默觀之髮白何
曾老

江瑤柱傳

蘓軾

生姓江名瑤字柱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
媚川避合浦之亂徙家閩越閩越素多士人聞

媚川之來甚喜朝夕相與探討又從而鐫琢之
媚川深自晦匿嘗喟然謂其子孫曰匹夫懷寶
吾知其罪矣尚子大乎何人哉遂并其挈浪跡
澗塗中潛德不耀人莫知其所終媚川生二子
長曰添丁次曰馬頰始來鄞江今為明州奉化
人瑤柱世孫也性溫平外慤而內淳稍長去襦
類頰長而白皙圓直如柱無絲髮附麗態父友
庖公異之且曰吾閱人多矣昔人夢資質之美
有如玉川者是兒亦可謂瑤柱矣因以名之生

寡欲然亟好茲味合口不論人是非人亦甘心
焉獨與我賓洞車公清溪遐丘子望湖門章舉
先生善出處大略相似所至一坐盡傾然三人
者亦自下之以謂不可及也生亦自養名聲動
天下鄉閭尤愛重之凡歲時節序冠婚慶賀合
親戚燕朋友必延為上客一不至則慊然皆云
無江生不樂生頗苦之間或逃避於寂寞之濱
好事者雖解衣求之不憚也至於朝達官名人
游官東南者往往指四明為善地亦屢屬意於

江生惟扶風太守不甚禮之生浸不悅跳身武
林道感溫風得中乾疾為親友強起置酒高會
座中有合民子亦江淮間名士也輒坐生上衆
口歎美之曰聞客名舊矣蓋卿曲之譽不可盡
信韓子所謂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非客耶客
弟歸人且不爱客而弁之海上遇逐鳧之夫則
客歸矣尚何與合氏子爭乎生不能對大慙而
歸語其友人曰吳弁先祖之戒不能深藏海上
而薄游樽俎間又無聲馨德發聞惟腥宜見擯

於合氏子而府公貶我固當從吾子游於水下
不苟不德志雖粉身亦何憾吾去子矣已而果
然其後族人復盛於四明然聲譽稍減云
太史公曰里諺有云果菘失地則不榮魚龍失
水則不神物固且然人亦有知嗟乎瑤柱誠美
士乎方其為席上之珍風味藹然雖龍肝鳳髓
有不及者一旦出非其時而喪其真衆人且掩
鼻而過之士大夫有識者亦為品藻而置之下
士之出處不可不御名也悲夫

請柱醇先生入

學書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
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教制事為其具也其
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
不知所以為臣為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
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
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放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
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不雖然有鄙夫問焉而

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光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再書

王安石

惠書何推褒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為先王道之今先王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為有之者豈某人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人毋為師其孰能為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謗之卹是薄世終無君子唯某人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四明圖經卷十二

太守題名記

唐開元二十六年置明州首命秦昌舜為本州
刺史至皇朝建隆二年就畀錢億以奉國軍之
節凡十有八年而其猶子惟治繼之太平興國
二年二泐圖籍歸我職方徒惟治于鎮國軍始
選朝臣右贊善大夫趙易知為太守自建隆迄
今蓋百一十有八人而既去復來者劉瑄陸傳
孝友聞張汝舟仇愈趙伯圭六人典鄉郡而留

再任者樓并秩未滿而被命再任者張公津今著列于后

錢億

奉國軍節度使建隆中

錢惟治

奉國軍節度使開寶中

趙易

知太子贊善大夫太平興國年

錢象先

太常博士雍熙年

陳矜

侍御史端拱年

孫扶

吏部郎中端拱年

丘崇元

淳化年

陳充

殿中丞淳化年

胡旦

秘書監淳化年

凌景陽

度支員外郎淳化年

鮑當

職方員外郎至道年

徐繼宗

司封員外郎至道年

丁顧年

庫部員外郎咸平年

王膺

虞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年

蘓耆

戶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年

范諷

祠部員外郎直史館大中祥符年

康孝基

太平博士大中祥符年

劉綽

太常博士大中祥符年

李夷唐

吏部員外郎直史館天禧年

燕肅

司封員外郎天聖年

曾會

戶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天聖中

劉睿

司勳員外郎天聖年

張交

司封員外郎明道中

李照

刑部員外郎明道年

林殆庶

屯田郎中集賢校理景祐年

徐起

太常少卿景祐年

張弁

司封員外郎景祐年

席平

太常少卿景祐年

李制

侍御史寶元中

鮑亞之

兵部郎中康定年

錢延年

工部郎中集賢校理慶曆年

陸軫

工部郎中直史館慶曆年

王周

司封郎中慶曆年

范思道

戶部郎中直龍圖閣慶曆年

沈扶 祠部員外郎
慶曆年

呂昌 齡 金部郎中
皇祐年

齊廓 兵部郎中
校理嘉祐年

錢公輔 太常寺博士
校理嘉祐年

李思道 兵部郎中
治平年

趙誠 太常少卿
治平年

苗振 光祿卿
熙寧年

曾鞏 直龍圖閣
熙寧年

馬琬 曾任左司員外
郎元豐年

安稹 度支郎中
校理皇祐年

沈同 工部郎中
至和年

鮑軻 工部員外
郎嘉祐年

即玘 工部郎中
嘉祐年

俞昌 兵部郎中
治平年

王罕 太常少卿
熙寧年

李紘 戶部郎中
校理熙寧年

李定 集賢殿修
撰元豐年

王誨 曾任宗正少卿
元豐年

王汾 直龍圖閣
元豐年

李莘 曾任兵部郎中
元祐年

王子淵 曾任光祿少卿
元祐年

劉淑 曾任戶部郎
中元祐年

姚勛 寶文閣待
制紹聖年

王子韶 集賢殿修
撰紹聖年

葉濤 曾任起居舍
人紹聖年

陸傳 曾任兵部員外
郎建中靖國年

葉棣 曾任吏部員外
郎崇寧年

韓宗道 曾任司農少卿
元祐年

李開 曾任虞部郎中
元祐中

張修 曾任太府少卿
元祐年

呂溫 卿 曾任軍器少
監元祐年

劉程 曾任戶部郎中
紹聖年

劉程 紹聖年

韋驥 曾任戶部郎中
元符年

王資 深 集賢殿修
撰崇寧年

彭休 曾任戶部員外
郎大觀年

白同 曾任刑部郎中 大觀年

宋康年 曾任戶部郎中 大觀年

檀宗旦 曾任太僕少卿 大觀年

李圖南 顯謨閣待制 政和年

周秩 集賢殿修撰 政和年

毛友 顯謨閣待制 政和六年

李友聞 直龍圖閣 宣和四年

蔣猷 徽猷閣直學士 宣和四年

魏憲 顯謨閣直學士 宣和七年

錢景逢 曾任本部提刑 就差大觀年

陸傳 曾任祠部郎中 中大觀年

蔡肇 顯謨閣待制 政和年

呂宗 曾任軍器少監 政和年

周邦彥 直龍圖閣 政和五年

樓异 徽猷閣待制 政和七年至宣和四年

蔣彞 直秘閣宣 和四年

趙億 右文殿修撰 宣和六年

李弼孺 直秘閣宣 和八年

李友聞 集賢殿修撰 宣和八年

金受 直秘閣建炎二年

張汝舟 直秘閣建炎三年

向子志 直秘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吳懋 直秘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 建炎四年八月四日到任

陳戩 寶文閣待制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 紹興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任

陸長民 直秘閣兼兩浙東路兵馬鈐轄 紹興二年八月十五日到任

李承造 直龍圖閣 紹興三年三月初三日到任

郭仲荀 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兼汾海制置使 紹興三年三月十三日到任

蘇攜 直龍圖閣 建炎元年

沈晦 集英殿修撰 建炎三年

劉洪道 徽猷閣待制 建炎四年

張汝舟 直顯謨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張汝舟 直顯謨閣兼管內安撫使建炎四年

任

仇愈

徽猷閣

待制

兼

公海

制

置使

任

周綱

直龍圖

閣

兼

主

管

內

安

撫

潘良貴

集賢殿

修撰

兼

主

管

內

安

撫

仇愈

徽猷閣

待制

兼

主

管

內

安

撫

梁汝嘉

寶文閣

學士

兼

主

管

內

安

撫

莫將

文閣

學士

左

朝

請

即

紹

興

江

太平

觀

舉

江

二

十

四

年

州

太平

觀

舉

江

二

十

四

年

秦棣

數文閣

待制

紹

興

十

五

年

正

徐琛

右中

奉

大

夫

充

數

文

閣

月

初

十

日

除

任

二

十

年

曹泳

右朝

請

大

夫

直

徽

猷

閣

九

日

除

知

紹

興

二

年

六

韓璉

右奉

直

大

夫

提

奉

兩

浙

到

任

三

年

三

月

初

七

日

李莊

右中

奉

大

夫

直

顯

謨

閣

崇

道

觀

提

奉

台

州

日

到

任

當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王會 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請郎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

李琬 除兵部侍郎 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二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會 敷文閣直學士右朝請郎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

李琬 除兵部侍郎 紹興二十五年七月二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十四日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姜師仲 召赴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王侯 罷任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方滋 致仕 紹興二十六年九月十八

趙師夔 朝奉郎充敷文閣待制兼汾海制

任 改差知平江府 初九日 十年十月十三日到

耿秉 朝奉郎 祕閣修撰 兼主管汾海制 置

任 當年九月二日 十三年八月初十日 到

延璽 武公大 高州刺史 權兩浙東路提

二十月十六日 到任 當年十二月 十三年

岳甫 朝奉郎 兼主管汾海制 置使 公事 淳

本路提 本年常 司除 尚左 郎 到任 以

十一月初二日 到任 在任 除煥 章閣 待制 紹熙元年

林栗 中奉大夫 集英殿修撰 知明州 兼汾

海制 置使 紹熙元年 十一月 到任 觀

程大昌 兼汾海制 置使 紹熙元年 十一月 到任

初八日 到任 觀

林杓 朝請大夫 直煥章閣 知明州 兼主管

汾海制 置使 公事 紹熙二年 正月 六

虞儔 朝奉大夫 權兩浙東路 提點刑獄 公

事 被旨 兼權 紹熙二年 十二月初二

日 到任 當月二十九日 交割 回司

高夔 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 紹熙二年十

二月 初八日 到任 至紹熙三年十

朱佺 中奉大夫直徽猷閣 知明州軍州兼

改除邊郡 到任 紹熙四年二月二

進士題名記

端拱二年 陳堯叟 榜

楊詵 王慈

淳化三年 孫何 榜

李泳

咸平五年 王曾 榜

許鉉

景德二年 李昉 榜

郎簡

盧御 名徽

張合

祥符五年徐奭榜

王周

葛源

祥符八年蔡齊榜

沈偕

許惲

天聖二年宋郊榜

沈兼

天聖五年王堯臣榜

李爽

虞恊

天聖八年王拱辰榜

宋公綽

施渥

景祐元年張唐卿榜

許敏

沈言

景祐五年呂溱榜

丁漸

慶曆二年楊寘榜

沈起

申屠會

慶曆六年賈黯榜

陳說

馮準

王該

周造

周處厚子造之

李撫辰

俞翺

沈絳

皇祐元年馮京榜

杜諮

郭暨

陳翊

皇祐五年鄭獬榜

盧隱

陳詒詒之

樓郁

陳諒詵之

項晞

葛良嗣

周師厚子造之

嘉祐二年章衡榜

陳輔詒之

劉仲淵

于欽

嘉祐四年劉焯榜

俞充

朱長文

豐稷

嘉祐六年王俊民榜

童子

項瞻晞之

袁轂

嘉祐八年許將榜

葛蘊

馮碩

陳謚

柳韶

治平二年彭汝礪榜

樓常子郁之

舒亶

治平四年許安世榜

馮師古

熙寧三年葉祖洽榜

王欽宗廟諱

王天子周之

馮景

沈輔臣

熙寧六年余中榜

項傳瞻之子

俞偉克之叔

韋著

熙寧九年徐鐸榜

陳伯彊

姚萼

杜杞

樓光子郁之

翁巘

王說該之弟

郭渾暨之弟

元豐二年時彥榜

吳矜

周鏐師厚之子

陳鏐詒之弟

元豐五年黃裳榜

江炳

翁升

俞夔

豐安常稷之子

陳撝宗之族

王瓘該之子

楊總

周溫厚造之子

陳謹諒之堂弟

元豐八年焦蹈榜

樓异子常之

陳詡子謹之

王景賢

元祐三年李常寧榜

吳正平

姚希

張宏舉經明行修

陳攄弟撫之

陳諷諒之弟

王發

姚竦

元祐六年馬涓榜

童鞞

袁灼子穀之

劉渭

俞伸弟偉之

吳遵古子矜之

元祐九年畢漸榜

俞彖子偉之

胡幹化

舒介兄亶之

沈俞

紹聖四年何昌言榜

蔣璿

馮涇

童韞鞞之堂兄

茹開

夏敦

吳博古遵古之兄

元符三年李釜榜

陳禾子謚之

陳拊弟為之

郭敦實暨之子

馮軫

樓弁子常之

汪洙

楊師旦

崇寧二年龔端友榜

周銖師厚之子

李育

崇寧五年蔡蕤榜

馮滋涇之弟

蔣琬璿之弟

馮子濟涇之堂弟

夏承敦之子

汪思齊洙之子

曹貫

顧文

汪鎮

大觀二年舉遺逸

陳之翰伯彊之兄

于定銳之子

大觀三年賈安宅榜

王珩說之子

胡旦

吳升矜從弟

蔣安義

翁斯

貝雲

姚阜希之堂弟

張卯宏之姪

陳伯修伯彊之兄

政和二年莫儔榜

汪思溫洙之子

汪庭秀發之子

張邦彥宏之姪

林保

林靈保之堂弟

徐特

王玉該之子

李嗣宗

政和五年何臬榜

樓航

劉待旦

政和八年嘉王榜

林孝雍

陳時舉

陳秉

證之舉八行

姚持

阜之姪

桂舟

陳宗翰

說之孫

吳秉義

升之子

汪廷彥

鎮之姪

史才

薛明龜

王勳

說之孫

姚大任

持之堂弟

陳休錫

謹之姪

林唐

顧良能

文之父

樓肖

郁之子

宣和元年上舍釋褐

樓瑋

航之子

宣和三年何煥榜

王瓊

何涇

楊正權

師旦之孫

吳秉信

升之子

莫昌

張宣

宏之弟

宣和六年沈晦榜

王璧

庭秀之子又於紹興五年魁博學宏辭科

曹粹中

貫之姪

林孝友

雍之弟

于銍

銳之弟

汪廷衡

鎮之子

雋成可

江與文

建炎二年李易榜

張嗣良

馮輓軫之從叔

紹興元年上舍釋褐

高閱

紹興二年張九成榜

王瑋珉之弟

史純臣

郭敦頤敦賓從弟

紹興五年汪應辰榜

于閱銜之子

嚴翼

于庭式定之子薛靖朋之族

周廣譽 葉之才

石師能

史師雄 鄭若谷

趙敦臨

高安世閱之兄 劉濤

陳該 黃麟之

紹興八年黃公度榜

吳邦傑遵古之孫

蔣棟璿之姪 陳曦禾之子

余遇

蔡毅 徐公庠持之子

林端

汪思文洙之姪 何脩文

紹興十二年陳誠之榜

豐至稷之姪孫

姚孚阜之子

俞觀能夔之子

姜濤

褚棣

蔣襄

鄒審權

翁襄

吳秉仁子升之

陳晉錫休錫之弟

紹興十五年劉章榜

史浩才之姪

張濟嗣良從兄

汪大猷思溫之子

周維

莫冠卿

王淪夫孫

林大節孝雍之弟

高閻安世之弟

陳瑀

林嵩

沈子霖

紹興十八年王佐榜

沈中立

童大定

方逢辰

陳雲從

紹興二十一年趙遠榜

方天保

陳居仁

裴定

吳化鵬

張遜

任三傑

項伋傳之從弟

紹興二十四年張孝祥榜

蔣鐔璿之從姪

王鐸

紹興二十七年王十朋榜

紹興三十年梁克家榜

方南強天保之弟

顏師尹
姚僕

胡滂旦之姪

陳栖筠拊之姪

樓鏐昇之孫

樓鉉昇之孫
卞圜

高文虎安世之姪

葉時
王明發

鄭鏗

劉侯
沈元憲

莫堂冠卿之子

黃巖叟
董彌明

翁材

舒散

隆興元年木待問榜

李唐卿

李霖
鄭若容若谷之弟

樓鑰昇之孫

張良臣
林圭

馮緯文涇之姪孫

汪大辯思文之子
林頤嵩之子

張孝伯

王廣
邊友聞

趙省

趙大方
李燁泳之孫

薛敏思朋龜從姪

劉宏
嚴九齡翼之從弟

童亦顏

任允迪
陳綸居仁之叔

傅巖

乾道二年蕭國梁榜

乾道五年鄭僑榜

施純仁

高開安世之弟

楊簡

袁章

戴樟

葉遜志

楊王休

沈銖子霖之子

王時會

王時叙

沈鏜

林東之

俞茂系

俞茂先觀能之子

沈煥

史彌大

楊正功

時叙之弟
嵩之族

鏜之弟

銖之子

會之弟

煥之子

彌大之子